

蘇聯的軍隊

美國·卡爾·著 關夢覺 譯



五十年代出版社發行

THE RUSSIAN ARMY

by

WALTER KERR

蘇 聯 的 軍 隊

譯 覺 夢 關 著 爾 卡 · 國 美



3 0646 8902 3

五 十 年 代 出 版 社 發 行

蘇聯的軍隊目錄

第一章	軍隊及其人員	三
第二章	紅軍將領	一六
第三章	高級統帥部	二四
第四章	莫斯科之戰(一)	三〇
第五章	莫斯科之戰(二)	三九
第六章	莫斯科之戰(三)	五〇
第七章	騎兵	七七
第八章	步兵	八九
第九章	『死亡或瘋狂』	一〇〇
第十章	『如燃料所能支持的那麼長久』	一一一

第十一章	空戰	一三三
第十二章	政治委員	一三二
第十三章	兩個俄國	一三九
第十四章	蘇聯淪陷區	一四七
第十五章	紅軍的後方	一六一
第十六章	斯大林格勒之戰(一)	一六九
第十七章	斯大林格勒之戰(二)	一七七
第十八章	斯大林格勒之戰(三)	一九〇
第十九章	斯大林格勒之戰(四)	二〇三
第二十章	蘇聯與日本	二一〇

第一章 軍隊及其人員

從前年十二月，當蘇聯軍隊正在從莫斯科近郊驅逐德軍的時候，我會看見一列軍情正在成單行沿着一條森林的道路前進。馬騰腹蓋上一層白霜，御者呵護着寒冷，跟着騎少行，打算恢復腳部的血液流通。

時間剛過午不久，太陽還照射在蔚藍色的天空上，但森林中已經像薄暮那樣暗淡了，因為樹枝上覆蓋着雪，而樹木又長得非常緊密。在這半幽暗的景色中，散佈着一小羣一小羣疲倦的人兒，他們臉已發黑，看來筋疲力竭，在青色木頭的火堆上烤手，烟火向雪地上投出來暗影。

輾轉慢慢地向西移動，在西方，大砲正在開着火，人們正在為生命而戰鬥。它滾滾着鐵帶。接骨用的夾木，輸血所用的血瓶，凍牛肉，麵包，一二二輕榴彈砲砲彈，騎兵的芻秣，步兵的來復槍彈藥。馬踏踏地走着，御者默默地步行。當天氣如此寒冷的時候，你是不想說話的。你正在趕路呢。

那還是我第一次所看見的紅軍。在隨後的幾個月中，通過了莫斯科之戰和後來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我會繼續看到了更多的紅軍。我曾在訓練場上，在莫斯科的歌舞院中看見過他們，我會見他們在紅軍

俱樂部裏，他們的 girlfriends 跳舞。我看見他們得到伏得加酒的時候縱情豪飲，我看見他們在戰線後面休息，我也曾看見他們死了以後屍身破碎，總臥在淺壕裏，淺壕變成他們的公墓了。我會體會到，這被軍隊的力量，並不僅在於它的人力和軍火方面，而在於其士兵的戰鬥精神，在於它的嚴格訓練，在於其鐵的紀律，它使國家官員和人民力意的熱情組織中所得到的援助。這既是一些應該計算到的因素——戰鬥精神，訓練，組織和援助。

否則我看紅軍也和別的軍隊沒有兩樣。關於它的裝備，並沒有什麼可驚異的地方。假如它比德軍擁有較少的坦克，可是它的大砲却更多一些。假如它的飛機並不是什麼工程學上的奇蹟，可是無論如何，它却力爭上游，而且最低限度。這些飛機是適應於俄國情況的。關於紅軍的組織，我也沒有看見什麼可驚異的地方。然而，從一種意義來說，它的本身就不平凡，因為它並不是從來就如此的。

沙皇的軍隊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而支離破碎，革命者在廢墟上去開始建立新軍。然而他們的軍隊會是一支人民的軍隊，會不能從一個貴族政治當中去選拔軍官。事實上，當時根本就沒有軍官——所有的只是同志和首領。做總司令想起舊日的往事，於是敬禮被廢除了。肩章令人想起舊日的往事，於是肩章也被廢除了。在新的軍隊中，會沒有強迫動員，士兵們全是自動服役。

當時的觀念真是奇異，但只是在幾個星期之後，列寧和他的同事們就理解到，軍隊沒有紀律就不能

整頓，而沒有權威就沒有紀律。因此，在第一年，他們就廢除了選舉指揮官的制度，並頒佈命令實行強制動員。等到和納粹德國開戰的時候，德國已經恢復，高級軍官則被稱為「將軍」或「元帥」了。在戰爭中，軍隊都帶上了肩章，而他們的新制服則類似沙皇時代的制服。於是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的紅軍，已經不復是一九一七年由革命士兵們在一個理想國家中所形成的軍隊了。但列寧是一個實際家。斯大林也是一個實際家。結果組成一支具有高度效能的戰鬥力量，和全世界其他國家的軍隊相似。

在這支新軍隊中，就指揮官而論，除了他們比較年青以外，我也未會發現什麼特異之點。而他們之所以年青，這是容易解釋的。

大多數的將領們都在四十歲的光景，其簡單的理由就是年老一些的軍官都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的大肅軍中被殺掉或排除了。

我發現這些青年的將領們會應用現代戰爭的標準方法而不乞靈於容易陷入窰境的謊詐戰術。在莫斯科之前，在斯大林發動之前，以及在前線別的地方，他們會遵行着軍事科學的正統原則。按照這個原則，就是在正臨的時間，在重要的地點，集中比敵人更大的火力。當他們忘掉了這個原則，或當他們因缺乏裝備或運輸不靈而不能應用這個原則的時候，他們打敗了。當他們遵守着這個原則的時候，他們打勝

了。

我不是在組織方面發現了紅軍的真正力量；他不單是在其將領的年青，它的人力和軍火方面，發現了它的力量。我發現它的力量是在於共士兵的戰鬥精神，他們的訓練，他們的紀律，和他們背後的人民的力量。

我希望你能够看見這些人，當他們回到莫斯科或在前進的時候——他們是中等身材，短胖的結構，有些人帶着輕鬆的頭髮和藍色的眼睛，也有些人是深黑色的眼睛，他們全有一副結實的嘴，一副優美的體格。他們並不是超人。他們並非是不顧死活的戰鬥的動物。他們願意活着。他們願意回到他們的家庭。然而他們並不怕死。

我打算告訴你其中的一位，我的一位青年朋友，我想他是他們全體中的一個典型。

當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侵犯蘇聯的時候，格利高爾（Gregor）纔二十歲。當時他正在學習做一個無線電技師，他和他的父親，母親和姊姊住在一個古老的磚建築物的一間房子裏，他父親是一位鐵匠，他母親在一個紗廠做工，他姊姊正在一個技術學校讀書。他的一位哥哥在空軍裏當駕駛員。在戰爭爆發三星期後，格利高爾得到命令去當地的陸軍司令部報到。在那裏他遇見各種年齡的人，有許多是他從前所知道的。他和許多別人排成行列，等候了三小時以後，他受到一個迅速的嚴格檢查，結果被接受入營，並告訴他當日下午就得離開這裏去參加部隊。在那天的辦公處裏，一切事情都天迴地轉了

連午餐都沒有吃。大約在午後三點鐘的光景，他得到了他的制服。約莫五點三十分的光景，他和七十個左右的別人走出了辦公廳的建築物。其中有許多人是工廠工人，和他父親一樣，另外一些農民則來自莫斯科附近的集體農場。農民子弟，是乘公共汽車和街車而來的，他們背上背着一大袋黑麵包和乾魚，有一些袋，竟達七十五磅之重。和一切俄國人一樣，他們依稀尚記過去博覽的日子，和一切農民一樣，他們對此將永不能忘懷。

這樣，格利高爾踏上了征途。在從前，他的薪水每月會是三五〇盧布。現在他一月的薪水是一〇。四〇盧布，而指揮他這個分隊的陸軍少尉，每月的薪金則為六〇〇盧布，還要算是紅軍中最低級指揮官的待遇了。一個士兵和一個軍官的待遇，誠然相差懸殊，但格利高爾也和別人一樣，曉得一個軍官乃是一個職業軍人，應該得到一個熟練工人的待遇，而普通士兵則係應召去為他們的國家而戰，並不是為了金錢。況且，他並不需要多許的金錢。因為他的父母都有工作，而他自己幾乎就沒有開銷。

我可以想像那天晚上格利高爾和他的朋友們走向車站去的情景。我當時沒有在莫斯科，但我會看見過許多其他類似的團體。他們大約靜悄悄地步調散亂地滑着大街走去，沿途的工人們嘲笑農民們因為他們攜帶食物，而農民們則彼此談話，好像說必要時你實在不能信賴一個市井的滑頭。

因為紅軍也像別的軍隊一樣，格利高爾和其他的人，在開車以前也在車站上等了許幾個鐘頭。他們

乘的是國產車，裏面有一個火爐——一切雖不華美，但卻能把他們帶到指定的地點。第二天早晨他們到達一個小城，在車廂上用過早餐後，大約再走兩英哩的路程，就到達他們的訓練場所了。

格利高爾每日四點，看見營舍被打掃得乾乾淨淨，不久他就會明白，他自己也得把營舍保持得清潔。每個人都穿的是夏季制服——黑靴，褐色短褲，寬敞的襯衣，寬闊的皮帶和海外式的帽子。每個人都有一枝來復槍，不管他被指定的任務為何。格利高爾進入新師團的通訊班，在他到達的第二天早晨就開始熱心地訓練了。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終期每日工作得很累，新兵們不久就了解到了，紅軍是遵照着加薩林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時代的名將蘇瓦洛夫（Alexander Suvorov）的儂言——「在操場上困難，在戰場上容易。」

他們每天早晨六時起床。做過片刻的早操之後，他們洗臉刷牙並在七時早餐。早餐平常包括一碟，用大麥做的熟粥（Kasha）冷肉或冷魚，茶，和略少於一盎斯的糖。麵包的分配量一天是八〇克爾姆或略少於兩磅——這對於任何人來說吃够了。八點鐘的時候，整團師團開始了連續四小時的野外步兵訓練。這在開始的時候是一件疲乏的工作，尤其是對於從城裏來的人，因為七八月的天氣，中部俄羅斯正是烈日當空。午間他們被授以一小時的，關於使用來復槍，機關槍和手榴彈的理論教練或教授這些兵器的特許。

午後一點鐘，他們坐下吃午飯，有熱的甘藷湯，大麥粥，雞肉，麵包和茶。下午的程序常常變化。有一天，這個師團也移到野外去作三四小時的勞動。另外一天，也許去作野外個式教練。每星期六約要有一個下午去作室內講授或政治教育，其中包括簿籍研究，總軍如何來到蘇聯鄉村的故事，關於紀律和遵守命令的講演。五點鐘的晚餐，平常又有大麥粥，魚，茶，麵包和多量的菓子醬。

晚間，他們集讀莫斯科的報紙，由政治委員講述。他常常念報紙上的社論，有時也從紅報選讀一兩篇軍事論文，偶爾也從外國報上選讀一點東西。他們時次到劇院去看電影或看戲，或到俱樂部去參加由首都來的旅行藝人所舉辦的音樂會。每隔十天他們到公共浴室去洗一次澡，然後換上清潔的衣服。十點鐘吹過熄燈號以後，全師就準備就寢了。每天除了留出半小時去寫家信，整理行裝或讀書以外，誰自己也沒有時間。

在這個軍隊裏，格利高爾之重視紀律，恐怕是美國軍隊裏的士兵們所不能了解的。自然，美蘇兩國的軍隊同樣無問題地得服從命令，但在蘇聯，某些對於破壞條例的懲罰，是可驚的。一個軍官能因隱瞞過久而被撤職並被判以八年苦役執行的有期徒刑。他將被當作一名士兵而送回前線，假如他在這個期間能善盡職責，則前項判決可在幾日撤消。同樣的，一個人可以因某項過錯而被槍決，但在美國頂多不過住住禁閉室而已。這將在某些蘇聯的朋友中間引起來疑問，但我願意再度指出，斯大林是一個實際家。

• 在那些日子裏他的國家方在背城借一。既不能優柔寡斷，亦不能姑息養奸。兩者都不能够。

我的朋友並不喜歡這種紀律，他並不比任何軍隊的任何一人更喜歡紀律，但我以為他被訓練得比大多數的美國人更能遵守紀律。自從他記事以來，在聯邦的生活就一直是一種鬥爭——爲完成第一五年計劃而鬥爭，爲完成第二五年計劃而鬥爭，經常的去鬥爭俾使聯邦在二十五年之內充分強大，乃至能抵抗得住像機械化的希特勒德國所發動的那種進攻。在學校裏，以至後來在工作中，他早就被教會紀律。從勞動紀律轉變到軍事紀律，並不是一個很大的震動。

格利高爾對於這種紀律安之若素，他變成一個好士兵了，如同今天他外衣右邊的傷兵條所表示的那樣。他告訴我，從很早的日子起，他那個師團的士氣就增漲得很快。起初，他們便願意去作戰，但他們曉得他們自己還不十分明瞭怎樣去作戰。有些人，老早以前就受過訓練。另外一些人則是未經訓練的。逐漸地，他們的體重增加了，他們的肌肉結實了。日復一日，他們聽到德軍向莫斯科推進的消息。他們曉得他們的朋友正在前線英勇作戰。他們曉得這些朋友們需要援助。不久他們就感覺到，他們正是給予那種援助的人。接着，聽到繼續撤退的故事。接着，聽到前方的個人英雄主義的故事，聽到航空員彈藥用盡後撞毀敵機的故事。他們也躊躇欲試。

格利高爾會說，在那幾個星期他們對於訓練和紀律都臻於佳境了。他們所不喜歡的和公開談論的就

丹當他感覺他們準備要上前綫的時候，他們不能堵塞後方。德軍佔領了明斯克、斯摩棱斯克、摩茲哈斯克（Mozhaisk）並進迫首都。對於外部世界，好像沒有什麼力量能够阻止住德軍似的。但格利高斯和他的朋友們，則開始感覺到他們單獨就能够阻止住德軍。

最後，在十一月中旬，這個師團和許多別的師團，得了命令。他們的一團人當夜便搭上火車，第二天黎明以前，他們宿營在莫斯科附近，準備加入俄大的反攻。幾個月以來，格利高爾就聽見砲聲越來越近。他曉得俄國人被打退了，正如斯大林所曉得的一樣，正如前綫司令長官朱可夫將軍（A. I. Zhukov）所曉得的一樣。可是格利高爾和他的朋友們都納悶爲何他們這個師團不被調上火線，但斯大林曉得朱可夫也曉得。他們在等待着有利的時機。然後，在十二月六日凌晨，當時雪深深地掩蓋着大地，在火線上筋疲力竭的俄國人，開始懷疑到他們是否會得到援助，各後備師團接到了命令，開始發動強大的反攻。這次反攻，雖然當時世界上還不大了解，乃是德國軍隊末路的開始，乃是納粹黨和希特勒末路的開始。德軍被打退了。

在一直持續到一九四二年二月的莫斯科戰役以後，格利高爾現在變成了一個有經驗的士兵，被轉派到前線去，進入卡爾科夫下首的火綫。他受傷了。在醫院裏療養了兩個月以後，他被派入另一個師團，在莫斯科以西的拉茲亥夫（Razhaysk）地區作戰。八月間，他又受傷了，當時他在醫院裏住了三個月。

在這個時候，我初次遇見了他。一天晚上他在大街上喊住了我，向我要一根火柴。他會用疏鬆的煙葉和一條報紙捲成了紙煙。他問我關於美國和戰爭的情形，我們大約談了有二十分鐘。第二天夜裏他帶領兩個朋友到我旅館的房間來，我們談到了開闢第二戰場的可能性問題。從我們的談話中我了解到過去和他談話的政治委員們，從未曾提到關於開闢第二戰場的軍事困難。但他和我談話發生疑問的時候，他能彬彬有禮地傾聽。十二月初，格利高爾到佛羅內茲前線去。一九四三年一月，他和他的師團被派去參加高烈科夫上將（Colonel-General Filip Golikov）所率領的反攻，但他又受傷了，則當時僅受輕傷，於是他被給假去省視莫斯科的家庭。二月間，我在莫斯科第二次看見了他。他告訴我，他曾被派在莫斯科的司令部裏供職，但他已經謝絕，並要求重返前線。他曾聽說他的哥哥已經在一九四二年九月殉國了。在四月間我離開莫斯科的前幾天，他佩上了伍長的肩章。他的薪水已經從每月一〇，四〇盧布提高到一三〇盧布了。

他告訴我，在前線的人並沒有規則的時間。作戰的時候他們作戰，有閒空的時候就訓練，吃飯和睡覺。他說，當戰況允許的時候，他們吃得很好，很豐盈。

假如說紅軍自它成立以來的二十五年當中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麼它在格利高爾參加的二十一個月中，變化得更大些。在一九四三年一月，也曾看見一道命令，還在二十年前，十年前，甚至五年前

都得到海軍一個長官的許可。這條命令打算去改善軍隊的儀容和外表，並增進他們的紀律，特別整頓高爾，我，乃至和我談過話的任何觀察家，都從未想到他們以前還有什麼錯誤的地方。

但命令上說，凡官兵的制服不磨平，衣扣不磨光，穿毬靴，戴髮帽，穿毛皮靴，褲袋內塞滿了東西，未刮臉或未梳髮，一律不許涉足戲院，電影院及其他公共場所。在將來，他們還要被禁止在公共場所或在大街上攜帶笨重的行囊，除非在火車站上。小型而包裝整齊的行囊，允許攜帶，但僅限於用左手（留出來右手敬禮）。在公共市場或商品陳列所，不准穿着制服。軍官和士兵須坐在街車和公共汽車的後面。他們不許搭掛在車子的外層台階上，這本來是因為交通工具不足所引起的一個莫斯科的舊風俗。他們必須從後門登上街車，而既經進入以後，如有更高階級的人來臨，則官兵都不得就坐。

我並不以為這個命令含有多大意義，但它却足以說明在二十五年之間紅軍所發生的變化，一種從沒有紀錄過到缺的紀律的變化。

關於這個軍隊最後一件重要事情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它從國內人民所得到的支持。它所以能夠得這種支持，因為它在保衛國家的生存。假如紅軍能繼續抵抗住納粹的戰爭機構，那是因為一切事物都被歸屬於軍隊的需要。一切消費物品的製造都被停止了。對一般人民，食物嚴格地定量分配，並被保持於

維持體力所必需的最低限度。儘管成千成萬的莫斯科白領工人每人體重減少了二十磅到二十五磅，但軍人們還是足食。只是他們能夠得到充足的食料，他們就可以得到。儘管因年齡和體力的限制而不能工作的老年人和婦女，往往除了麵包和偶爾的湯以外，很少得到別的東西，但軍人們還是足食。

像在莫斯科這樣的城市，必需的糧食的供應得依靠於運輸體系，因為大部分的糧食均係出產在數百英里以外。但在戰時，火車和載貨汽車都被軍隊佔用了。這些交通工具僅在它們被用以供應軍隊之後，才能用以供應人民。因此在第一個戰時的冬天，人民用的煤炭供應，被停止了。衣服的生产也被停止。鞋子得繼續穿下去。青年婦女們在戰時裏要有三四件衣服，則設法和她們的朋友調換，以免她們穿老舊破爛的衣服。

俄國人並不願意這樣，他們也未曾打算這樣。然而他們要想生存下去，就必得這樣，這點他們是曉得的。也不能說沒有人發出怨言。許多人曾發出怨言，特別是白領工人（即散工——譯者）他們不了解，也從不想學了何以他們所分得的食物沒有工廠工人那樣多。然而每個人都不夠吃就是蘇聯埃機關當其以為自己够吃的時候，也拿出來去分飽給別人。什麼地方情況有了保障，事情就將可以說弄得更好一點。第一年冬天，莫斯科的生活極端艱苦，而列寧格勒第一年冬天的情形則令人膽慄。但第二年冬天的情況就改善了，這一半是因為前方情況的好轉，一半是因為後方的機構更有效能。第一年冬季所犯的錯

說未曾重演。在莫斯科，爲了節省燃料，曾頒佈一條命令根本不許房間升火。結果是水管破裂，撲滅的也難於修理。一年以後，又頒佈命令，認可升火的程度以足以保持水管免於破裂爲限。這樣，蘇維埃政府學得了艱苦的道路。

人民所受的一切犧牲並沒有白費。他對於軍隊力量的貢獻，也恰如士氣，訓練和紀律的貢獻一樣。而沒有這些，紅軍就不能站住腳跟，儘管它有優良的裝備和衆多的人數。

第二章 紅軍將領

蘇軍剛克復了考泰亞尼科瓦城 (Kotelnikovo)，它在斯大林格勒西南一一〇英哩的鐵路線上。這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末，大地覆蓋着一層薄雪。面色黧厲的衛兵正站在許多一層木框屋的前邊，我們曉得屋內是德國和羅馬尼亞的俘虜，正在等候着被運過大草原去到遙遠的西伯利亞。我們信步前行，一直走向一個大的公園。

「爲什麼德國人把公園變成了墓場。」有人說着遙指一排一排的雙十字架。

「讓我們看看去吧」，一位上校說，他指示我們參觀這個城市。

於是我們穿過了大街，踏過旁邊被毀建築物的斷瓦頹垣。我們能看見的第三批墳墓埋得很爲仔細。每一座墳墓的牆腳都有一個很整齊的碑界，頂上是一個木十字架，上面刻着士兵的姓名，他姓什麼，他的死日，他的階級和他的國籍番號。這裏埋葬的人都是在十月和十一月初陣亡的。

我們更向前走向公園的中央，在那裏，我們發現墳墓的人，都是十一月末和十二月初陣亡的。

這裏墳與墳之間沒有整齊的碑界，十字架也安置得很草率，因爲當他們下葬的時候，蘇軍已經追近

了這個故事。時間是短促的。

然後我們走到公園的遠邊，在那裏，堅硬的土地上有四個裂開的大洞，洞旁都有土堆，並有兩隻被拋棄的鐵鎗，埋在雪中隱約可見。每個洞的洞底，都躺着一個德國士兵，他的頭，手和腳都赤裸着，除了一件厚補衣以外，他的衣服已被剝掉了。他沒有碑界。也沒有木十字架。當我們立在那裏的時候，我們感覺到我們幾乎能夠聽見一個掘墓者尖聲地喊另外一個：

「拋掉了鐵鎗吧。他們來了。你不是聽見了機關槍聲嗎？我們快跑吧。」

不錯，他們來了。他們是由年方四十四歲的馬林諾夫斯基 (Molotov) 中將所指揮的軍隊，他佔領了考泰阿尼科瓦以後，便結束了希特勒拯救其跌入史太林營壟陷井裏的第六軍的任何希望。因為獲得了這次勝利，馬林諾夫斯基被晉陞為上將，並從軍指揮官的地位，被擢升的南部前線司令長官。

紅軍的組織是這樣的，在最高統帥部之下，有一些前線司令長官，每一個前線司令長官可以指揮兩、三個、四個、五個、或六個七個軍，視其戰綫的長度及該戰區的重要性而定。

一般說來，一位上將指揮一條前線，一位中將指揮一個軍，一位少將指揮一個師團。在大多數高級指揮官間之，存在着一種可驚的相似。他們全是共產黨員，而且區有年的，雖然在全國大約只有一個六十歲

的人持有黨證。(意即紅軍將領都很年青——譯者)。假如你不是——個黨員，則在紅軍中變成一個黨官軍的機會，和在英國軍隊中一位共產黨員變成一位將軍的機會相等。而理由相同。我以為這是值得記取的，因為這駁斥了某些人所說的總有一天紅軍「將領」會轉而反對黨。「將領」就是黨，也正如人民委員們就是黨一樣。

依我看來？這些將軍們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們的樣子都很相像。他們大約都是五呎七吋高，身體都很結實，都效忠於斯大林，都很文雅，都緩步闊視，都有權威，有時很冷淡常常很嚴正。不論是士兵，上尉或上校，都不敢直走到他們跟前稱他們為同志。他必須立正恭候，直到前線司令長官注意對他；然後他實行敬禮，向「將軍同志」報告，聽取命令，敬禮退出。

你可以發現這些前線司令官的經歷都相同。他們都是工廠工人和農民的子弟。他們在沙皇軍隊裏都是士兵或伍長。當革命來臨時，他們都「用腳來投票」(「Voted With their feet」，即參加之意)，他們逃出軍隊，參加大眾。

他們有些人曾立即加入了赤衛隊，這是為布爾塞維克人真正取得革命勝利的武裝工人的隊伍，他們當時和效忠於沙皇的軍隊作戰。另外有些人則加入了游擊隊，繼發和德軍作戰或和白衛軍作戰。不過，在幾個月之內，他們便全都加入了新成立的紅軍，所以今天他們的胸前還佩帶勳章，表承自一九一八年

春天紅軍成立以來他們即已參加。有許多人，如陶朱可夫，曾從赤衛隊轉入正規師團，在那裏當過戰黨
伍長。另有些人，如同提摩盛科，則從游擊隊轉入師團的司令部。然而，雖然他們都是優良的戰士，但
却極少曾受過高級軍事訓練。因此在內戰之後，由於他們是共產黨員和優秀的戰士，他們都入校受訓，
得到畢業證書。然後入伍服役，再到佛隆齊軍事學院研究大編隊的指揮。

一個在莫斯科的通訊員企圖得到關於這些將領中任何一個的詳細資料都不是易事。提摩盛科；布丹
尼和伏羅希洛夫的傳記材料是容易滿足的，因為他們是大元帥，在戰前便已聲名赫赫。可是那些新人物
——如朱可夫，羅考索夫斯基和哥利考夫——便大成問題了。

紅軍正如共產黨一樣，是一座難以看透的牆。在許多國家是毫無害處的尋常報導，在蘇聯報紙上發
表出來便被認為洩露軍事秘密。我在莫斯科化了十八個月的時間才得悉朱可夫已結婚和家住首都。我轉
了許多灣子才知道這些事情。朱可夫有一個小兒子，有一天偶然我跟這孩子的學友談起話來了。他在街
上留住我要看我的手錶。

「朱克說我們殺掉成千的德國鬼子呢。」那孩子告訴我。

「誰是朱克？」我問。

「他是朱可夫的兒子，」孩子回答，「可是他好像「朱克」呢。」

我獲得這意思——「朱克」在俄語表示「種子」。

這位小朋友告訴我他會到過朱可夫的家裏。

「他住在阿爾巴脫廣場那邊，」他說，他又說朱可夫的家庭佔據一座兩家住宅的上層，樓下是一個警官住的。他說朱可夫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他的妻子「比他還高」。

這就是在莫斯科探訪小蘆蘭的路線。不過偶爾訪員們也有機會跟一個前蘇聯司令官談話。我們和馬林諾夫斯基將軍曾有過一次最長和最有趣味的交談。

我曉得俄國人的名字是很難記的，但我却希望你記住馬林諾夫斯基的名字。他是一位富於彩色的人物。我們是在頓河附近一個普薩克鄉村的木製小校舍中看見了他。這兒很像早年美國的「小紅校舍」(「Little Red School house」)。我們坐在小書桌子上，正想找個地方放放腳，馬林諾夫斯基大步跨入室內，他五呎七吋高，姿態莊重，面孔表情非常愉快。他坐下，把手掌放在一個桌子上，向週圍環視。

「這並不是壞天氣，」他說。「這種天氣對於戰爭很好。」

後來他告訴我們說，在上次大戰時，他曾是一個伍長和一個排長，當時他曾參加一個俄國的遠征旅團在沙國作戰，他們這一旅的作戰地區靠近一個美國師團。他這一旅團是一九一五年沙皇在莫斯科附近所編成的兩個旅團中的一個，一九一六年春天，道經西伯利亞，新加坡，印度洋和地中海被派到

法國。當時法國曾向俄國求援。沙皇派出去他所能擁護下來的一點力量。

「法國的姑娘們用驚奇的眼光來看我們」，馬將軍說。「她們盼望我們蓄留長的鬚鬚。」

「在法國，他的旅團與法國軍隊，突圍軍隊，比利時軍隊，和德國軍隊並肩作戰。」

「在神廟上」，他說。「俄國人和美國人比任何兩個民族都更能合得來——特別是在酒館裏喝酒的時候。」

但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發生了兩次大革命中的第一次，結果是但布爾喬維克們控制了隨後的十一月革命。但布爾喬維克們「譁者」。當時在沙皇的軍隊中引起了空軍，消息傳到，在法國的俄國旅團。伍馬爾斯基，當時才十八歲，參加了革命。他們放下了武器拒絕作戰。

「我們的兵營」，他回憶說，「被協約國的軍隊包圍了。法軍企圖用砲火來鎮壓我們」。

但這些是協約國獲勝了，他們這一旅人突破了包圍。有些俄國人留在法國。有些人到北非去。馬爾斯基則率領着一些人回祖國去參加革命。他在西伯利亞登陸，不久就加入一個紅軍來福槍師團去和高爾察克海軍上將 (Admiral Koltchak) 所指揮的白軍作戰。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在這次戰爭期間他娶了一位西伯利亞女郎。他和他們的兩個兒子現在卜居於伊爾庫斯克。

在馬爾斯基說話的時候，馬林諾夫斯基坐在那裏把手掌擱向桌子的書桌頂上，他的黑羊皮帽子，這同代表

將軍階級的金黃色的冠冕，妥放在他旁邊的長凳上，但他還穿着外套。我注意到他的濃密的黑髮，一直梳向後邊，已經染上灰色了。他的圓而豐滿的臉，看來略顯疲倦。

他說他在內戰時期曾變成了一個軍官，後來到黑海濱的奧得薩去。不久他又去回到軍隊，進入軍事學校，學習，歸隊服役，再學習。當這次戰爭爆發的時候，他還是一員少將，任蘇維埃第六軍軍長，他曾在下聶伯河河岸長時間地滯留了德國李斯特上將（Paul Von Kleist）所指揮的坦克軍團。因此他獲得了列寧勳章。

在向我們談過他的軍隊並告訴我們一些斯大林格勒戰役的經過以後，我們轉入學校的另一個房間，作將軍的座上客，共進午餐。好一個午餐！開始的時候將軍握起一大杯伏得加酒。合衆社的艾得，基爾摩爾（Eddy Gilmore）坐在我的下席。將軍先給艾得滿斟一杯。那是一種標準的大杯。然後他爲我斟滿一杯，他自己也斟滿一杯。最後他舉杯祝飲。我不記得他說些什麼話了。我只記得斯大林的名字曾被提起兩三次之多。糟糕的是，他勸我們一飲而盡。他自己乾杯了。艾得和我打算開口，但將軍又起來到國家廣播公司的馬基道夫（Robert Meidolf）的跟前。馬基道夫是我們的通譯，是一個很好的通譯。他斟滿了馬基道夫的酒杯。然後他又斟滿了艾得，我，和他自己的杯子。再度舉杯祝飲，大家又乾了。

當此之時，很清楚地，我們當中應該有一個人，這杯祝飲，但我們連喝幾杯之後，已經微有醉意了。

。結果是酒量很大的矮人兒倫敦每日快報記者郝爾特 (Paul Holt) 站立起來。他的祝辭係對紅軍而發，但將軍却站起來加以修正。

「是的」，他說，「應當向斯大林致敬，是他組織了紅軍，並引導它走向勝利。」

在這個下午的其餘時間，無論什麼時候，凡是我們其中的一個人有勇氣舉杯祝酒的時候，將軍總是加以修正，把斯大林的名字包括進去。我並不認爲他不當。艾得·基爾摩爾向我耳語說，這位將軍將飛黃騰達。

下午已晚，當新聞記者們剛好酒力不勝的時候，將軍作一次演說。他說得溫和而清醒，他的最後幾句話是：「同志們，我要告罪，現在我得辭去。我必須回到我的崗位去，回到我所指揮下的軍隊那裏去。」

我以爲馬林諾夫斯基將軍是一位典型的前綫司令官，而紅軍裏的前綫司令官乃是俄國最好的野戰軍官。他們所指揮的戰區，其寬度不同，從五十英哩到二百五十英哩。在戰爭初期，戰區的範圍要廣闊得多，當時整個的戰綫僅分成三個戰區。在一九四二年秋天最高統帥部改組織以後，一共有十四個前綫。

第三章 高級統帥部

比較的青年朋友這職位比格利高爾更高的，比前總司令長官更高的，就是紅軍最高統帥部，它本身則隸屬於國家的政治領導。在戰爭期間最高統帥部會幾經變化，但政治領導權依然在由十四個人組成的聯共中央政治局的手裏面，一個人的地位任憑怎樣提高，其重要性也不能與十四個人中的任何一個人比肩。事實上，不僅軍隊未能掌握住政治領導權，而是政治領導權掌握了軍隊。在戰爭初期，在十四個人中僅有一個軍人，即伏羅西洛夫。現在，其中有五個人是穿戎裝的。

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如下：

斯大林，自從戰爭爆發以來就變成了最高統帥和蘇聯元帥。他又是人民委員會，人民國防委員會，和國防委員會的主席。

莫洛托夫，外交人民委員長，也是國防委員會的委員。

伏羅西洛夫，蘇聯元帥和國防委員會委員。

加崗諾維茨 (Lazar m. Kaganovich)，鐵路人民委員長，當一九四二年德軍向蘇聯油田推進的

時候，他會負責組織高加索的人民國防，他是國防委員會的委員。

加里寧，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按照蘇聯的組織法可以說是一個不重要的職務雖然在一般情形下相當於國家的元首。

安德烈夫 (Andrey A. Andreyev)，聯邦院主席。聯邦院是最高蘇維埃或議會的兩院中的一院。

克拉什捷夫 (Nikitin S. Khrushchev)，烏克蘭共產黨書記長，他是好幾個軍事委員會的政治委員，被授予中將階級。

日丹諾夫 (A. A. Zhdanov)，一個快樂而莊重的人，被稱為「列寧格勒保衛戰的組織者」，列寧格勒市共產黨委員會書記長，最近被授予中將階級。

米高揚，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長，國防委員會委員。

另有五個候補委員：

柏利亞 (Kavroni P. Baria)，喬治亞人，內務人民委員長，更特殊的，是全國警察力量的首腦也是國防委員會的一個委員。

什沃尼克 (Nikolai M. Shvernik)，最高蘇維埃第二院的民族院主席，全國總工會大會主席。

馬林科夫 (G. M. Malenkov)，從前是斯大林的祕書，現在是國防委員會的一名委員，一個被注

目的人物。

沃茲尼森斯基 (Niko Iai A. voznesenskiy) ，與馬林科夫同爲國防委員會最年長的委員，據說極端顯赫，現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

施恰巴科夫 (Aleksandor S. shcherbakov) ，人民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蘇聯情報局局長，莫斯科共產黨領袖，紅軍政治部部長，最近膺中將官銜。

由此可見，這十四個人中的六個人組成了國防委員會，該機構在戰時領導蘇聯，而其中的五個人——斯大林，伏羅西洛夫，克拉什捷夫，日丹諾夫，和施恰巴科夫——在軍隊中佔居高位。

軍隊的指揮，沒有政治領導那樣固定。戰爭初期之時，共有五位蘇聯元帥 (Marshals of Soviet Union)：伏羅西洛夫，提摩盛科，布丹尼，沙博士尼考夫 (Boris m. Shaposhnikov) 和庫里克 (Gregory Kulik) 。在戰爭的最初幾個月中間納粹逼迫莫斯科的時候，伏羅西洛夫指揮北路軍隊，提摩盛科指揮中路軍隊，騎兵將軍布丹尼指揮南路軍隊。他們都是老布爾塞維克戰士，斯大林居住和生活的高牆巍巍的克里米林宮的寵兒，並且是良好的軍人。但斯大林不久就理解到某些地方有了錯誤。伏羅西洛夫和布丹尼被解除了指揮軍隊的職務，而被派去訓練後備兵員。提摩盛科則從中央前綫轉到南部前

現在談談一位軍官，他不是一位元帥，是一位比較年青的人，但確是一位很有經驗的軍官，戰爭以前的名字在蘇聯很少聽說。他就是朱可夫（Georgi Konstantinovich Zhukov）將軍，年方四十八歲，農家出身，過去在沙皇軍隊裏當兵，內戰時期在紅軍一個騎兵師裏起先是一名士兵，嗣升為一名伍長。大概沒有人比他是一位更好的現代戰爭的學生了，而斯大林知道這點。內戰以後，他曾指揮一個騎兵團，然後一個騎兵旅，然後一個騎兵師。當布丹尼任騎兵總監的時候，他會是副騎兵總監。有五年光景他指揮騎兵第四師，一九三八年他會是一個特種騎兵軍團的指揮官，駐防在靠近邊境的白俄羅斯軍區，密邇波蘭。

然而當時在遠東正和日本醜釀着糾紛，朱可夫被派到遠東去，一九三九年八月。他率領蘇聯軍隊，在外蒙和偽滿邊境的諸門坎包圍並消滅了日本的第六軍。這僅在德國侵入波蘭以前的幾個星期，因德國侵入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因此，世界對朱可夫乃很少注意，而對於他所打的勝仗更少注意，雖則由此他變成了第一流的指揮大坦克兵團的軍官，並精通於使用坦克之道。我以為他是第一個進行閃電戰爭的人。

很有趣的，就是朱可夫曾毀滅過日本的第六軍。後來德國第六軍在斯大林格勒被消滅的時候，也是他任指揮。

不管怎樣，當戰爭的第四個月，提摩盛科被調到南部前綫去的時候，斯大林把中部前綫托付給朱可夫將軍，而防守中部前綫就意味着保衛莫斯科。這次任命，標誌出紅軍領導的第一次轉變。朱可夫打了勝仗，莫斯科得救，但在第二年夏天（一九四二年），德軍却集中其攻擊力於南部前綫。又是提摩盛科當德軍攻擊之衝。他把軍隊掌握得很好。他向後退却，保護他的側翼，組織他的後方。但在八月初，他退到了頓河，而中部前綫朱可夫正在進攻。斯大林又召喚朱可夫，派他去解救提摩盛科，而提摩盛科則被派到西北去指揮一個更為狹小的戰綫。這次新的任命，標誌出紅軍領導的第二次重要轉變。

同時，斯大林方在更積極地參預軍機。一個新的組織被形成了，去領導紅軍。這個組織名為最高統帥部大本營，斯大林自任最高統帥。這個新的統帥部改組戰綫。大的前綫被分裂開來，而在新設立的戰綫，則由比較年青的人去指揮，如同高福洛夫上將（Leonid Govorov）、羅科索夫斯基上將（Konstantin Rokossovsky）、和高利科夫上將（Galikov）。

爲了協同這些仍稱爲「前綫」的戰區，最高統帥部曾派出了像朱可夫和瓦西萊夫斯基（Alexander Vasilievsky）這一般人物。瓦西萊夫斯基後來代替沙博士尼考夫而爲參謀總長，沙博士尼考夫則因傷退休。朱可夫又打勝仗了，而在大反攻中，起於斯大林格勒，終於卡爾科夫，綿亘三百五十英里，年青的「前綫」司令官們，也都證明了他們的價值。於是朱可夫變成了一位蘇聯元帥，這是戰時任命的第

人。這三升起以後，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繼承沙博士尼茨夫的，瓦西萊夫斯基將軍，也變成了一位元帥。隨後斯大林自己也取得了相同的階級。現在，此三人是紅軍的顯赫領袖，而他們則由一羣能幹的青年軍人輔佐之，如同砲兵人才伏隆諾夫（Nikolai Voronov），年僅三十八歲，他是全國砲兵總指揮，以及年青的諾維科夫（Aleksander Novikov），現在他是赤色空軍的領袖。伏隆諾夫是第一個軍官，榮任新創設的砲兵元帥，而諾維科夫則是榮任空軍元帥的第一人。

斯大林，身為最高統帥，領導着包括三百五十多個第一綫師團和許多後備師團的一支大軍。他在紅軍裏，不僅是一個政治因素而作為一個元帥，他遠不是一個有名無實的領袖。他的三百五十個師團大約有五百萬人。

第四章 莫斯科之戰（一）

在德軍侵入蘇聯的五個月零三天後，納粹的軍隊就迫近了莫斯科。德軍在三次大掃蕩中向前推進，第一次始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開戰之日，第二次是開始於同年十月三日佔領了斯摩稜斯克之後，第三次是在十一月十六日，當時它曾投出所有的東西向莫斯科孤注一擲。

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最後攻勢開始後的第九天。被稱爲第一警衛騎兵軍團的指揮官，比羅夫少將（Major-general Pavel Belov），在一個靠近卡什拉（Kashira）附近的掩蔽部裏，位於莫斯科東南僅有七十英里。和他對壘的，是德將古德林（Heinz Guderian）的第二坦克軍團的一部分，這一股軍隊已經從側面越過了圖拉（Tula），而正在抄襲莫斯科的後路。古德林的任務就是從南面包圍首都。另一股德軍則想從北面圍攻它。

比羅夫掩蔽部裏的電話鈴響了。是統帥部叫的，朱可夫將軍和他講話。當時朱可夫是前綫司令長官，他是在一個月以前接代提摩盛科的。比羅夫被告訴說，反攻的時機已經到了。

朱可夫說，增援的部隊正在途中，等他們趕到時他就使用這批後備軍。他指示比羅夫要逐追德軍的

正面進攻，而使用他自己的打擊力於德軍側翼。

同一天晚上，另外一個蘇聯指揮官羅科索夫斯基中將正在沿著莫斯科西北的公路上打一個敗仗。他掩蔽部裏的電話機也壞了。羅科索夫斯基曾描述過這段會話：

「斯大林說。情況如何？」我向他表示得很詳細，力圖不遺漏每一個細節。我解釋我這個戰區的每一個部分的情況。然後我又聽到了平靜的聲音。「更堅強地支撐下去。我們要援助你。就是這樣。」

在快到十一月末的那些日子裏，莫斯科前綫屢進屢退，蘇聯最高統帥部開始把它的戰略後備軍投入戰鬥。幾個月來，前綫的各師團已經被打得七零八落並被迫後退。有些師團陷入包圍再也聽不到消息。另有些師團則被切成殘段。但終歸還有一條某種的戰綫，而德軍在任何一點也未嘗打開一條通路。

在莫斯科以西的主要公路上，高福洛夫中將正在苦撐。摩茲哈斯克已經陷落了。十二月一日，德軍發現他們不能從正面突破，乃開始包圍運動，去轉移他的戰綫。

但朱可夫却緊握住他的戰綫，當他感覺時機成熟時，另作一個巨大的突進而將敵人打回。他即本此方針去分配他的兵力。他有七個巨大的軍和兩個騎兵軍團。他的前綫寬達二百英里，向莫斯科以北伸延八十英里，向莫斯科以南伸延一百二十英里。

在亞北面，他派李薩盛科中將（Dmitri Kelushenko）指揮，李氏是一位三十八歲的將軍，後來威爾基對他的印象很深。

次於李薩盛科的，他派庫茲納索夫中將（Vasili Kuznetsov）指揮，庫氏是一個很矮的人，蓄有一撮希特勒式的小鬍。

在庫茲納索夫之南，是夏高個的夫拉索夫少將（A. A. Vlasov），他戴的黑邊眼鏡使他看來活像一位教師。

在夫拉索夫的下手，是羅科索夫斯基將軍，這位能幹的指揮官，後來曾在斯大林格勒負責消滅德國第六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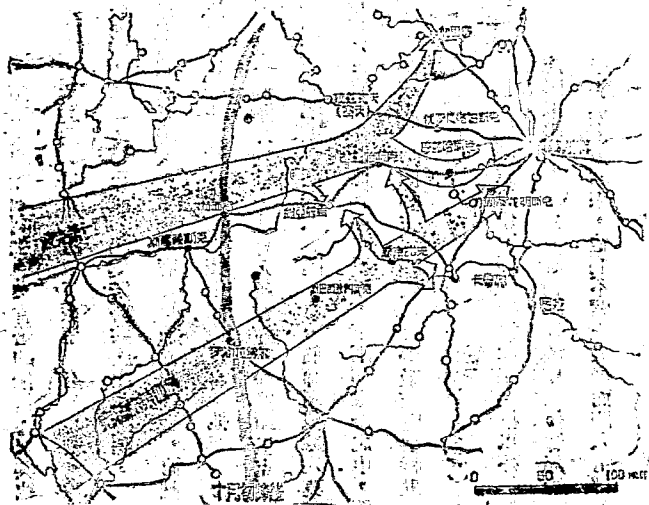
在戰綫的次一部分，並掌握着最重要地區的，是高福洛夫將軍，他是蓄有希特勒式小鬍的另一位軍官。在第二年夏天，他變成整個列寧格勒前綫的指揮官了。

在戰綫的南端，是高利科夫上將，他剛隨倫敦和華盛頓的軍事代表團回國，後來他指揮佛羅內茲前綫。

他們就是朱可夫將軍的七個軍的指揮官。比羅夫和他的第一警衛騎兵團駐在南部的鮑爾丁（Baldin）和高利科夫兩軍之間作戰。第二警衛騎兵團，由年輕的杜瓦特少將（Major-General Lev Dovator）

準備，即指定在北
路和羅舒科索夫茲將
軍的部隊協同作戰。

慢慢地，朱可夫
向首都引退他的軍隊
，在這個期間內，他
從遠方把後備軍調來
，將他們集中在莫斯科
附近的森林裏。十一
月廿五日以後，他逐
漸把這些後備軍開上
前綫，但直到十二月
六日，他還未打算發
動他的偉大的反攻。



莫斯科之戰圖

把這些後備軍保
護在森林裏，俄國的高
級統帥都會付出代
價。早在十月十三日
，就已經向莫斯科人
民發出了號召。志願
軍被需要了，包括各
種年齡的人，也不管
受過訓練與否，需要
他們去幫助箝制納粹
的軍隊，以待高級統
帥部去準備使用其受
過訓練的後備軍。在
同日（即十月十三日

（譯者）下午，成千成萬的人就湧現在徵募站的門口，他們都背著行囊，裏面裝的是特別的衣服，食物和錫碗。他們都是非國防工廠的非戰鬥工人，官署的僱員，及其他各色人等。他們有些人曾受過軍事訓練，但為數不多。在幾天之內，他們就編成了隊伍，送入兵營，並組成師團。在第六天，他們就加入了戰鬥，共分為第一，第二，第三及第四莫斯科共產主義師團。

他們是莫斯科所有的最好的人。他們本應該受適當的訓練。他們本應該被適當的裝備。但德軍正在前進，而高統帥部需要時間。俄國人從火綫上向後退却，他們為每一個鄉村，每一個十字路口，每一個橋樑而戰鬥。但這是一個閉電戰爭，德同人所有的是飛機和坦克。

並不是所有的志願師團都被直接送入戰鬥。有幾個師團被送入莫斯科西郊由婦女們所攝的戰壕。他們沒有制服，他們缺乏重裝備；但他們都車泥濘，下雨和寒冷之中，等待着德軍，並在戰壕最衝要的部
分掘壕自固。當時曾向第三志願師團的防務徵集幾百個敢死隊去援助第四志願師團，原來第四志願師團正在通往斯摩棱斯克和明斯克的公路以南的波洛夫斯克（Borovsk）附近，被切成許多小段。每個人都願意前去。他們依然有軍服，他們依然除了輕機關槍和來復槍以外一無所有。莫斯科人成千成萬地殉難，而德國人依然前進。志願軍戰鬥至死亡，他們不知道高統帥部的計劃，因為他們不應該知道。在這同時，正規的後備師團已經從東方開來，他們不開上火綫而開入市郊附近的森林裏去等到朱可夫準備

用他們的時候，才使用他們。

德軍佔領了一個村莊又一個村莊。莫斯科志願軍力圖固守它們，但失敗了，而死在廢墟之中。當希特勒說和他作對的竟是這等人等，他便尖聲喊叫他在莫斯科之前快要將蘇軍毀滅完了。但他並不比志願軍更知道，克里姆林宮正在緊束它的彈簧，而在轉瞬之間，後備師團就要被投入戰鬥了。

這就是那個十一月的夜間比羅夫少將掩蔽部署的電話鈴響動時的情況。是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夜間，雪覆蓋着大地。隊多已經拘束住德國機械化軍隊的行動。俄國用其雷霆萬鈞的力量實行反擊的時間，正在臨近了。直到這時，某些後備軍才能用以去延緩敵人的前進。蘇軍將從消極防禦轉到積極防禦。

當比羅夫少將正在接電話的時候，某些後備軍就已經向前移動了——受過訓練的師團，來自烏拉爾，來自上伏爾加河，來自遙遠的西伯利亞。有些師團集中在莫斯科的正北，恰在莫斯科——伏爾加運河以東，準備去援助李盧盛科、庫茲納索夫、夫拉索夫和羅科索夫斯基等各位將軍。另外一些師團則集中於莫斯科正西，準備去援助不通往斯摩稜斯克主要公路上的高爾洛夫。其餘的師團則集中於首都之南，恰在鮑爾丁，比羅夫和高利科夫將軍的背後。

我以為朱可夫使用他的北路和南路的後備軍，比他的預定計劃稍早一點，但他所以如此，乃因德軍迴轉去包圍首都的原故。德軍的該項計劃，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加以阻止。

不過，在中路，凡是高福洛夫和羅科索夫斯基能够守得住的戰線，朱可夫還是繼續等待。羅科索夫斯基，曾有一些險惡的日子。在一個地方，曾有幾輛德國坦克和一隊步兵鑽到他的背後，而直到他們到達了離莫斯科僅十五英里的小村莊克希姆吉（Khimki）的近郊以後，才被消滅。假如今天你到那裏去，你還可以看見那個破碎的行列。一輛坦克比別的跑得更遠。它的生體的殘骸指示德軍接近莫斯科的最近之處。

高福洛夫最險惡的日子，是在十二月一、二、三、四日，當德軍沿着主要的公路從正面進攻既已失敗，乃企圖攻取南北兩翼以包圍守軍。然而，如高福洛夫後來所告訴我們的，在庫茲哈斯克的一間小屋裏，當德軍已經被逐退以後，他聽得了德軍的計劃。他的某些弄換，會獲得一張德國的地圖，上面指示進攻的路綫。

高福洛夫堅守距首都四十英里的庫賓加城（Kubinka）。十二月一日的早晨，納粹企圖從側翼去奪取這個城市。從南邊，他們派出了兩團步兵，由六十輛坦克支持着。從北面，他們派出了第二六七步兵師團。

不過，這次進攻，如同高福洛夫所知道的，只是一種佯攻。主要的攻擊是在很遠的南北兩側。其目的乃是想要突破離庫賓加很遠的各點，並在庫賓加遠後方的加利辛諾（Galitsino）會師。在南面的一組

德國人會使用一個龐大的坦克部隊，由步兵及自動步槍隊支持着。在北面，他們投出了第二五二，第八七和第七八步兵師團的各一部分。

在南面，德軍突破了一個狹窄的地區。他們的坦克逼近了一位步兵師長波羅蘇金上校（Colonel Leonid Polosukhin）的司令部。全師官佐用火器戰鬥了一兩個小時，只是在另一個指揮所被組織起來以後，他們才脫離戰場。然後，波羅蘇金玩弄一套詭計；這在以後俄國人在作戰中會幾度應用。在他的新防綫之前，他命令他的入用從附近民房中所取出來的麥稈、乾草，樹枝、木頭——凡是可以用燃燒的東西——建立起來一道阻塞綫。這條阻塞綫比四分之一英里還長，其部位則在德軍所愛來的地方。

這樣，等德國坦克到來之後，波羅蘇金命令把阻塞綫燒着。火頭起得很慢。因為乾草和麥稈已經被雪潤濕了。汽油被傾倒上去，火焰在空中升起七英尺，八英尺，乃至九英尺。這就是德國坦克部隊的遭遇，當裝甲機器迴轉逃避的時候，他們乃向其容易毀傷的地方傾注反坦克砲火。

當此之時，高福洛夫將軍已經能夠向波羅蘇金派出坦克部隊增援。在第二天日暮以前，納粹被打回原來陣地。

在他的戰綫北端，高福洛夫會使用一切他所能省下來的東西。他堅持到十二月四日。那天夜裏，朱可夫の後備隊趕到，十二月五日和六日，高福洛夫的軍隊採取了攻勢。十二月七日，蘇軍在庫賓加以北

這個地區，已收復了十六個村莊。

這就是彈簧逐漸拉緊的情形。在十二月五日的夜裏，所有朱可夫の後備軍都已進入陣地。六日的凌晨，大約在天明以前^一的幾個小時，他的七個軍和兩個騎兵軍團，全部經過增援之後，乃沿全綫發動總攻

了。

第五章 莫斯科之戰（二）

和朱可夫相對抗的德國司令官是野戰元帥波克將軍（General Field-marshal Fedor von Bock），他的兵力包括三十三個步兵師團（約五十萬人），十三個坦克師團（每師包括兩團，每團約有四百輛坦克，另有一個摩托化團），和五個摩托化師團。這五十一個師團分成兩個野戰軍，第七軍和第四軍。波克親率第七軍，第四軍則交由野戰元帥克魯格將軍（General Field-marshal Guderer Von Klenow）統率。

當十月三日波克向莫斯科發動第二次大攻勢的時候，他已經越過了斯摩稜斯克，並已經前進了約二百英里。他分兩大縱隊前進。他自己的第七軍，大約在斯摩稜斯克通莫斯科的主要公路以北約四十五英里與之平行前進。他派克魯格的第四軍在同一公路以南約六十五英里與之平行前進。波克通過開關的鄉村前進。克魯格則粗暴地沿着公路前進，經過羅斯拉佛爾（Roslav），斯巴斯狄門斯克（Spas Demensk），烏克諾夫（Vkhov），馬羅雅洛斯拉維茲（Maloyaroslavetz）與波達爾斯克（Podolsk）而至莫斯科。地圖上的橫線係由北而南經過斯摩稜斯克至莫斯科公路上的雅爾特西高（Yartsevo）至

羅斯拔佛爾。

在最初兩週內，兩軍曾獲得了驚人的進展。蘇軍全線撤退，直至十月中旬以後，防守者才能立定脚跟。

波克沿斯摩棱斯克通莫斯科的主要公路以北踏破他的道路在向前推進，他僅派一個別動隊由北而南攻維亞茲馬（Vyatna）。克魯奇從羅斯拉佛爾經過斯巴斯狄門斯克也很迅速地前進，直到他已經到達並佔領了烏克諾夫以後，才派他的別動隊從東南攻維亞茲馬。維亞茲馬的保衛戰變成無望的了，蘇軍退出了該城。

現在波克和克魯奇都將他們其餘的兵力分散開來。波克派一支別動隊向東北直趨莫斯科通列寧格勒公路上的加里賓（Kalinin），而其大部分兵力則扇形展開，他派幾個師團進攻庫茲哈斯克，該地在斯摩棱斯克公路上，離莫斯科僅六十五英里，另外的師團則更向北進直趨伏羅卡洛姆斯克（Volokolomsk）。克魯奇則派一個大的戰術兵力攻取基茲哈斯克（Gzharsk），該地在維亞茲馬和庫茲哈斯克之間，位於斯摩棱斯克公路上。另外一隊兵力則直向馬羅雅洛斯拉維茲突進，第三隊兵力則向東南急轉卡盧加（Kaluga），企圖推向莫斯科正南的圖拉（Tula）。

這是勝利的德軍的偉大的日子，他們從未曾在任何戰場上打過敗仗，而波克本人，如同他向希特勒

所報告的，已經斷定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停止他前進了。在薩茲哈斯克正南，克魯奇的一些軍隊正在突入莫斯科志願師團的陣地，這些志願軍，連軍裝都沒有，他們沒有重機關槍或重砲就被派上了火線。

然而德軍的攻勢已經被遲緩下來了。十月十九日，斯大林宣佈中路前綫的指揮官已任命朱可夫繼任，提摩盛科則改調至南路。有許多象徵表示蘇聯的抵抗力正在增加。波克沿斯摩稜斯克公路以北向東挺進，曾因佔領維亞茲馬而得到助益，然而他派向北邊奪取拉茲亥夫的軍隊，則在城市週圍的高原地帶被制止了。在這裏，雄偉的伏爾加河的上游，在它向北奔流以前，從加里寧到拉茲亥夫向南轉一個很大的曲線。蘇軍破壞了橋樑。他們在北岸堅強地設防。

向東北直趨加里寧的波克的兵力，曾幫助了斯特勞斯將軍 (Strauss) 的第九軍去奪取該城，但德軍却不能更向東進了。他所派進去攻佔伏羅卡洛姆斯克的各師團曾達成了它們的任務，但也不能繼續推進。在十月最後十天內，德軍所能獲得的唯一進展，在中路總共大約為十五英里，正好越過了摩茲哈斯克，而在南路的圖拉方向，則大約進展了二十英里。

彼時波克停止前進，重整他的軍隊，研究情況，並擬定他最後的攻勢計劃，攻勢的日期定為十一月十六日。就是在這個時候，波克是否看出來凶兆，都很成疑問。大地上覆蓋着雪，但還不足以阻礙軍事行動。過去兩星期內，已經疲憊了他的人員並削弱了他的師團，但他仍然認為他可以佔領莫斯科。

幾個星期之後，我得到一個機會去和蘇軍七位軍長中的三位，談論十月上旬的情況，這三位軍長就是蘇軍右翼的庫茲納索夫將軍和夫拉索夫將軍，以及中路的高福洛夫將軍。他們一致同意，在那些日子裏，蘇聯的計劃就是向後撤退，保持蘇軍的完整，在可能的範圍內予敵軍以損害，但總是向莫斯科撤退。他們說，他們本可以站定腳跟，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和德軍周旋，但代價將是可怕的重大，而結果如何尙成疑問。因此，他們盡力作戰而不以他們的主力孤注一擲，他們信賴高級統帥部的計劃。根據這個計劃，等時機成熟時，再行反擊。

他們說，在這個期間，德軍在坦克和飛機方面尙佔很大的優勢，雖然他們的大砲在一個重要方面感覺不足。他們有很少的輕砲，納粹的軍事專家們斷定，白砲可以代替輕砲。如同高福洛夫將軍後來所解釋的，只在短距離內，白砲才可以代替輕砲，但當射程達到四英里五英里和六英哩的時候，白砲就不能勝任了。

現在，俄國人也在改進他們首都周圍的防務，他們佈置鉄絲網，從城市動員農民和婦女去掘戰壕，坦克陷阱和砲兵陣地。蘇聯政府努力去補救在其自己軍隊裝備方面的幾個缺點，特別是在手提機關槍方面，該項武器對於森林戰具有無上價值。

這個問題以驚人的敏捷而獲得解決。紅軍已經有一種手提機關槍，容易製造又便於攜帶。它很輕，

——只有十磅重——一次能射出七十一發子彈，並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它只包含八十三個金屬零件。我相信大多數的手提機關槍——例如美國的陶姆遜式（Thompson）——有二百多個零件。爲使這種手提機關槍迅速生產，俄國人乃把舊的來復槍身，切成兩半，用以製造兩支手提機關槍的槍身。在一月之內，這種由狄格雅里夫少將（Major-General Georgi Degtjarev）所發明的武器，就成千萬地由工廠、工學校和商店加以製造。

波克在其向莫斯科發動最後攻勢之前，曾等待了十六天，他需要十六天去重整他的五十一個師團，但朱可夫需要十六天去把他的後備師團從遙遠的烏拉爾山和西伯利亞調來。德國的攻擊計劃也許是很靈巧的，但我想在朱可夫的心目中，一定洞若觀火。波克計劃的弱點就在這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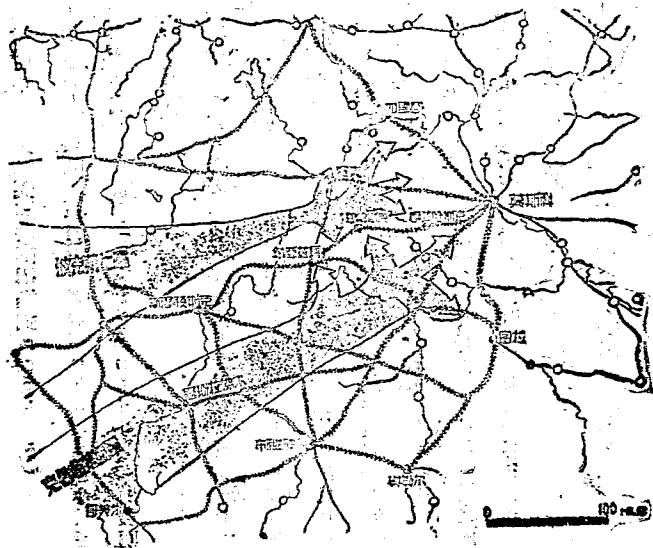
波克的計劃是在中路採守勢，但用不斷的壓迫以牽制住高福洛夫的師團，同時則向莫斯科南北派出別動隊。三個縱隊從莫斯科北面向首都推進，第四路縱隊則從南邊推進，而莫斯科外國正面的縱隊則在首都背後五十英哩的奧利克浩沃——朱伊沃（Orehovo-zuevo）與之會合，以完成對莫斯科的包圍。

波克北路軍的骨幹是第三和第四坦克軍團，由赫伊波諾（Huepner）和浩斯（Heimann von Ioth）兩將軍指揮。它們包括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七，第十和第十一坦克師團，由第十四和第三十六摩托師團及第二十三，第三十五，和第一〇六步兵師團輔助之。

在中路，波克率領第七、第九、第十二、第十三、第二十、和第四十三軍團，另由第十九和第二十坦克師團加以支持。

十一月十六日

，德國開始了攻勢，而蘇聯如果不是由東方趕到了後備師團，則德軍證不定將得到成功，因為他們的側翼是堅



莫斯科之戰 圖二

固的，在當時，據某些觀察家看來，好像沒有什麼東西能够阻止住他們似的。德國的北路軍，分三路前進，攻擊蘇軍的背後。緊北邊的那一股，捉取了離莫斯科五十英里，位於到加里寧及列寧格勒公路上的克林（Klin）穿過了公路，壓迫李盧盛科和庫茲

後，該地在克林以東二十五英里，在莫斯科正北約四十英里。這一股德軍在經過米特洛夫的莫斯科——伏爾加運河上被制止住了。中間的一股，從克林以南開始，壓迫夫拉索夫的軍隊穿過開闢的鄉村，折而南下進攻莫斯科。南路的一股，從伏羅卡洛姆斯克出發，壓迫羅科索夫斯基向後追過伊斯特拉（Ostra），離首都恰爲三十英里。

最危險的推進，是中路的那一股德軍，因爲夫拉索夫將軍，曾被逐退遠到克拉斯那亞·波爾奄那（Krasnaya Polyaná），恰好離莫斯科二十五英里。德國近抵克希姆吉附近的少數坦克從未造成一個嚴重的威脅，並被迅速地消滅了。

德國的南路大軍，就中古德林的第二坦克軍會是一隻鉄鏈，也進展得很快。克魯奇派這其四股軍隊中的一股從那羅——伐明斯克（Naro-Fominsk）直趨莫斯科，那羅——伐明斯克位於莫斯科西南四十英里。它從未能源展得很遠。少數坦克會橫過那拉河（Nara River）奔流的深谷，但被高福洛夫將軍的部隊所摧毀了。另一股德軍從那羅——伐明斯克以南出動，企圖進抵莫斯科——圖拉公路上的塞布克洛夫（Serpukhov），但被西雅連夫上校（Colonel M.A. Sizov）所指揮的一個俄國師團所阻止住了，這個師團後來變成了第十二警衛來復槍師團。西雅連夫和鮑爾丁將軍的軍隊協同作戰，鮑爾丁的任務就是保衛圖拉，並防禦德軍從整個南面追進莫斯科。

克魯奇南隊大軍的另外兩股，係由古德林指揮，其任務就是奪取圖拉並繼續抵莫斯科的後路。他終未能佔領圖拉，該城的保衛戰會是戰爭中最英雄的事蹟之一。

鮑爾丁將軍——比羅夫的第一警衛騎兵軍團就附屬於他的軍隊——會敘述這，圖拉保衛戰的事蹟，當時多得力於圖拉的居民，這個軍火城市的居民，曾在砲火下擡設壕，建築障礙物，然後派出一個工人支隊去幫助戰場上的守軍。

古德林從正面進攻奪取圖拉失敗以後，他從克魯奇那裏得到了一個新的指令。現在，他將繞過這個城市向斯塔林諾高爾斯克（Stalinograd），溫尼葉夫（Vennov），和卡什拉進攻。如果可能的話，他將從卡什拉直趨莫斯科，而如果在卡什拉遇到很堅強的抵抗，則他將向西急轉，在圖拉上邊切斷莫斯科公路。同時，另一個克魯奇的軍團則將肅清西雅連夫上校的軍隊而在公路上與古德林會師。從這裏，他們將協力向首都推進。

爲向卡什拉推進，古德林會使用其四個坦克師團中的三個師團，即第三師，第四師和第十七師，並調來兩個生力的步兵師團，即第二九師和二九六師。鮑爾丁堅守了三日。當時的戰鬥血肉橫飛。兇猛異常。斯塔林諾高爾斯克陷落了。在溫尼葉夫，蘇軍堅守兩日，在一個鄉村道路上使德國三十六輛坦克和摩托化師團的一個團，失去戰鬥能力。於是德軍乃改從兩側攻發該城並向北推進。第四天，溫尼葉夫陷

落了，德軍急速擴展他們的勝利，向北和東北作扇形展開，指向卡什拉。

「德軍進展得很快。」鮑爾丁後來說，「但就在這個時候，蘇軍失敗的前途就已經很清楚了。他們一個勁兒在延長其已經延長了的交通線，使燃料和軍火的供應困難。到卡什拉的路徑竟如此狹窄，我們隨時可以把它切斷。德軍的側翼是暴露的。」

古德林對卡什拉加以猛擊，而等到發現比羅夫的騎兵隊堅強固守以後，他乃轉而實行他的第二個計劃。他留下兩個師團的掩護部隊去扼守他的戰綫，他自己則率領兩個坦克師團，由步兵支持着，迅速向西推進，掉頭直趨莫斯科——圖拉公路。他的第三和第四坦克師團，分四股越過了鄉野，沿途佔領了好幾個圖拉後方的重要城市。同時，克魯奇則派其第三十一步兵師團從遠方趨向圖拉公路，但又被西雅速夫上校打回去了。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在卡什拉附近掩蔽部裏待命的比羅夫將軍，接到了朱可夫的電話，命他的騎兵軍團從消滅防禦到積極防禦。他開始打擊古德林留在那裏的師團。但古德林繼續移動他的坦克趨向圖拉公路。有二十輛坦克進入了卡斯特羅沃（Kostrovo），三十輛坦克進入了里維亞金諾（Ryvkino），四十輛坦克佔領了盧得尼奧沃（Rudnovo）。還有第四破裝甲部隊直趨圖拉。當時似乎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停止他前進了。圖拉陷於四面砲火之中。鮑爾丁艱苦作戰，保持他的實力。

最後，在十二月三日，古德林到達了莫斯科——圖拉公路，而圖拉除了在公路正西的一小條開闢的鄉村以外，從各方面被切斷了。十二月四日，古德林的坦克離開來自西面的其他德軍，僅三英里或四英里了。

德爾丁將軍會描述當時的情形如下：

「看來德軍好像要達成它的目標了。我們向後退却，縮小我們的前線，重整我們的兵力，但同時又建立幾支打擊的兵力，包括機動砲兵和大量的坦克，當此之時，我們多數的坦克和一部分步兵，正在從戰路後備軍開到前綫。

「我們已經過得夠了。在十二月四日晚上，情勢是這樣，我們可以執行我們計劃中的第二部了，就是包圍並消滅古德林的軍隊。」

鮑爾丁於是開始實行他這一部分的反攻。他開始得很慢，正如比羅夫已經開始得很慢一樣，也正如羅科索夫斯基、高福洛夫、夫拉索夫、高利科夫、庫茲納夫、李盧盛科正在開始得很慢一樣。十二月六日早晨，蘇軍的攻勢正在如火如荼。後備軍到處開上前綫。德軍到處被擊退。他們到處被一種力量所打擊，這種力量他們本相信是不存在的。

冬天來了。不錯，天氣很冷，但天氣並不能解釋在未來兩個月中德軍的遭遇。不過，天氣終有它的

作用。德軍比紅軍機械化的程度更高。因此在冬天，它的活動更受深雪和堆積物的阻礙。然而還有許多別的因素，使德軍在莫斯科之前遭受挫敗。

其中之一就是火力。朱可夫在十二月六日，有充分的火力。應該記住，德國的交通線很長，難於保護。德軍後方蘇聯游擊隊的惡毒攻擊。我認爲德軍高級統帥部在莫斯科之前，曾犯了一項任何軍人所能犯的最大的錯誤，那就是不知道他的敵人。德軍不知道他們的敵人。他們不知道其敵人究竟能集合多少師團。他們不知道俄國人將爲他們的國家而死戰硬戰，不管他們的敵人是多麼堅強。他們不知道和他們作戰的俄國人，是有訓練有紀律的軍隊，習慣於執行命令，並準備去自願地執行命令。

我想要告訴你在未來幾個月中所會發生了些什麼事情，希特勒所建立的德國軍隊會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支軍隊，過去在戰場上從未打過敗仗，這支軍隊會闖入了挪威，擄奪了荷比，驅英軍退出敦刻爾克，粉碎了法國，並進入巴爾幹。在莫斯科之前，它吃了第一次大敗仗。後來，它在許多別的前綫，也連吃敗仗，在斯大林格勒敗於蘇軍，在埃及和利比亞敗於新的英國軍隊，在突尼西亞和西西里敗於一支戰鬥的英美聯軍。

第六章 莫斯科之戰（三）

十一月末，朱可夫的七個軍和兩個騎兵軍團分成四個集團軍作戰，保衛莫斯科的四個主要進路。北集團軍包括李慮盛科和庫茲納索夫兩將軍的部隊。西北集團軍包括夫拉索夫將軍和羅科索夫斯基將軍的部隊，由杜瓦特將軍的騎兵軍團輔助之。西南集團軍由高福洛夫將軍指揮。南集團軍包括鮑爾丁將軍和
高利科夫將軍的部隊，而比羅夫將軍的騎兵軍團則在他們兩軍之間作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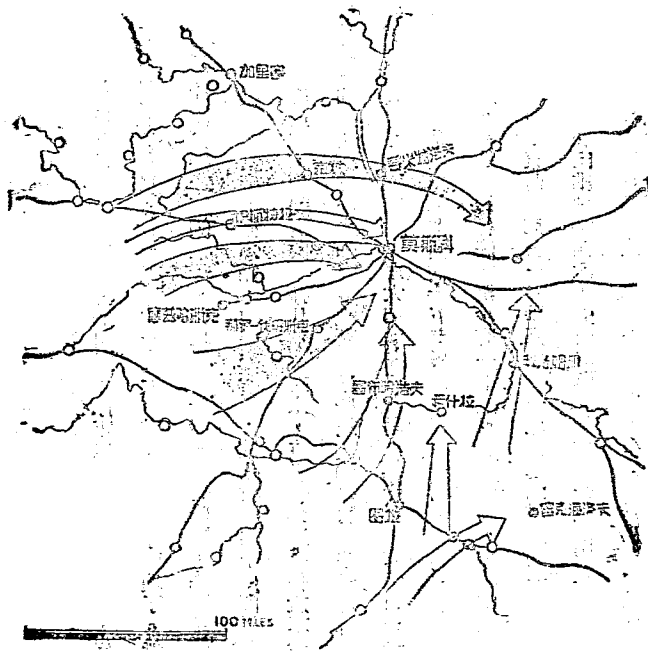
朱可夫拉緊他的戰綫並派他的後備軍到需要的地方去。在莫斯科，可以聽見遠處的隆隆砲聲，但只有少數人才曉得地圖上所指示的事情。

北集團軍已經被逐退到遼遠的莫斯科——伏爾加運河河岸，那兒適在莫斯科的正北在這個地區，德軍曾希望從北邊去包圍莫斯科，而在這裏，最近的德軍離首都三十五英里。西北集團軍正在防守通往列寧格勒和里加的公路。伊斯特拉已經落落了，這兒德軍離莫斯科僅二十五英里。高福洛夫的西南集團軍仍在防守庫賓加，這兒離首都四十英里。南集團軍已經封鎖了古德林從南面包圍莫斯科的運動，但在圖拉正在陷入苦戰。

然而現在，蘇聯高級統帥部已經準備好了。戰況的進展如下：

北集團軍

在反攻開始前的幾個星期，當我訪問北集團軍的時候，大地上雪深十八英尺，寒暑表指示溫度在零下十度。他們已經渡到了莫斯科——伏爾加



莫斯科之戰 圖二

運河的西岸，更向西前進二十五英里，克復了莫斯科——列寧格勒公路上的克林，而當我看他們的時候，他們仍在向西推進。

我從未看見過這樣淒慘的破壞。沿着公路和遙遠的田野，你可以看見散亂的坦克，砲塔突出，在兩側有鋸齒形的洞眼。卡車翻過來了。遮風屏（Wind-shields）破碎了。引擎毀壞了。無論是這裏或那裏，你可以看見從汽車上因爆炸而撕裂下來的頭燈。在地上，是機具箱的殘骸，德國和蘇聯的鋼盔，破地圖，刺刀，破來賓槍，特種機關槍槍身，砲彈箱，迫擊砲砲彈，機關槍彈藥帶。死馬到處皆是，偶然地，我看見一匹死馬，仍然迎風站立，前腿彎曲，掙扎着要起來，好像它知道一仆就不能再起了。

戰爭的破壞，集壘在迂迴曲折的鄉村小路的許多地點，這些起伏的鄉村，半為森林的掩蓋。看來好像德軍被俄國人圍陷在那些地方，他們從森林裏用大砲和白砲攻擊，然後用自動步槍和手提機關槍的火力加以消滅。兩個最驚人的場面，是在克林迤西約十五英里的彼得羅夫斯考伊（Petrovskoye）和巴薩爾特西沃（Bassaltsevo）兩個村莊。在第一個村莊，至少有一七五輛被破壞的各色車輛包括坦克，運兵車，裝甲車，迫擊砲和反坦克砲。這些東西排列在一條狹街上，一直伸延到村外的一座被破壞了的橋邊。工兵們在舊橋附近建築一座木橋。在巴薩爾特西沃，受傷的卡車和客車是被俄國兵搜羅來的，凡是有用東西他們都拾起來了，而當我到那裏的時候，農婦們正在拾起廢下來的少許東西，樣些東西，當她們開

始重建家園的時候，是有用的。在這些車輛的附近，是死的德國人或俄國人，他們的屍體半被雪所掩蓋，他們銅盔從他們倒下的地方擱出去五六英尺。有一個人的整個肩部被炸裂開了。另一個人前額有一個被炸開的洞眼。當我沿着道路前進，去訪問庫茲涅索夫將軍的司令部時，我注意到俄國的農民們正在割取死馬充作食物。

大約日落的時候，我在那高爾諾伊（Golovnoye）小村的一個灰色未染過的農民木舍中，找到了庫茲涅索夫將軍。該村離莫斯科僅約四十英里。

在那個未經斧斤的木頭小屋中，庫茲涅索夫將軍告訴環繞着他的新聞記者們說，企圖從北面包圍莫斯科的德軍，會把他自己的軍隊逐退到季米特洛夫地區的莫斯科——伏爾加運河東岸，離首都大約四十英里。不過，在原茲納索右翼的季盧盛科的軍隊，還能停在運河西岸。和他們對壘的，是一般雖有力的德軍，包括德國第三和第四坦克軍團的各一部分。

十一月二十七日，德軍佔領了運河西岸的羅加切夫（Rogachev）和雅契羅馬（Yacherna），對岸就是季米特洛夫。當時季盧盛科的任務，就是從北面保持壓力，俾使德軍指揮官不敢把所有的兵力投回季米特洛夫。庫茲涅索夫的第一個任務，就是阻止敵軍渡過運河，以奪取季米特洛夫並佔據向正南通往莫斯科的公路。

當日德軍面對着季米特洛夫的，是第六坦克師團和二十三步兵師團。夜間，他們又調來了第七克師團和第四十一步兵師團的幾個聯隊，以及第一〇六步兵師團全部。這支兵力，遠兩隣近的師團，佔據一個寬達二十一英哩的前綫。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們企圖強渡運河，但僅在季米特洛夫一地，他們達到了運河的東岸，而渡過來的二十四輛坦克，在其建立橋頭堡壘以前，全被擊毀了。

次日，李盧盛科和庫茲納索夫，都得到了後備師團增援前綫，第二天夜裏，他們就開始他們自己的攻勢了。庫茲納索夫將軍說，攻勢開始得很緩慢，這樣一來，德軍就相信這僅是一種地方性的反攻。李盧盛科直趨羅加切夫，經過了二個重大的犧牲之後，終於奪取了該地，犧牲之所以重大，乃是因為會必須冒着敵人的砲火渡過覆蓋着一層薄冰的澤沼地帶。同時，李盧盛科，從其右翼向面對着他德軍北方，派出第三警衛坦克旅長羅特米斯特洛夫少將 (Major-General Pavel Rotmistrov)，往德軍後方實行大包抄。羅特米斯特洛夫於一年以後，會指揮警衛軍團佔領斯大林格勒西南二一〇英哩的考泰爾尼科瓦。他是一位高個瘦人，戴着黑邊眼鏡，後來成爲紅軍中最好的坦克軍官之一了。當時羅特米斯特洛夫執行任務很好，幾天之後，德軍就發現有一支機械化部隊在其後方作戰了。

同時，庫茲納索夫開始渡過運河，進攻雅契羅馬，該城位於地勢較高的西岸。當夜溫度爲零下二度。步兵們徒涉過河，水深沒肩，把他們的來福槍和機關槍舉在頭上。起初他攻入了雅契羅馬的南郊，然

後又被逐出。他再度攻入，這回站穩了。

然後，庫茲納索夫在派其主力西轉以前，先略向西南。現在，他和李盧盛科一面在中路堅持，一面向德軍兩翼進攻，結果，該地區的全部德軍，很迅速地被從兩翼包圍起來。德軍開始後退了。增援部隊趕到。德國後退的軍隊和增援的軍隊狹路相逢，途爲之塞，裝備堆積起來。此時蘇軍繼續壓迫。蘇軍在中路和兩翼一齊進攻。德軍指揮官下令向正西總退却，退向莫斯科——列寧格勒公路上的克林。

但李盧盛科在右，庫茲納索夫在左，繼續猛攻，他們從克林南北越過了列寧格勒公路，決定去包圍佔據克林地區的全部德軍。他們並未會完成他們的包圍，但除了德國五個聯隊不顧死活地迅速逃脫以外，他們終於切斷了所有向西的退路。羅特米斯特洛夫的坦克隊在克林城西。被圍的德軍沒有希望了。

在克林城外——此時克林城的少數磚建築物，磚工廠和許多木房子已經處於蘇軍的砲火之下——德軍扼守一個高度二二〇呎的小山，其高度足以控制全區。他們放射嚴重的阻塞砲火，希望打開一條道路，並派遣自動步槍隊和白砲隊去掃蕩堵住他們逃路的蘇軍。蘇軍六次進攻這座小山，但六次都未能佔領。第七次他們佔領了，但蘇軍指揮官毛科夫上校 (Colonel Malev) 在攻擊中陣亡了。

現在，李盧盛科的軍隊在城北和城西北，庫茲納索夫的軍隊在城南和城西南，晝夜扶掖德國守軍，同時，李盧盛科和庫茲納索夫聯軍的主力則繼續西進。十二月十四日午後二時，蘇方派一個中尉和兩名

士兵打着休戰旗子到德軍那裏去。德國克林守軍司令回答的是拒絕投降。答覆是用鉛筆塗寫在一塊小紙片上。簽名很難辨認，但看來像是奈丹特上校（Colonel Nedart）。

約莫午後四時的光景，一場可怕的暴風雪開始了，雪竟下得這樣大，乃至後來我和庫茲納索夫將軍談話的時候，他不能告訴我攻城中俄國兵究竟死了多少。實在的，幾百人陣亡了，但雪掩蓋了他們的屍體。午後十一點鐘，攻擊開始了。蘇軍先清除了按置在扇林克城頂上的德國機關槍手和自動步槍手。然後一隊人攻入了城西南郊的磚工廠中，而其他的軍隊則從北進攻，兩隊人，在暴風雪的掩護下，沿着一個狹谷進入了城市中心。第二天早晨，他們攻佔了火車站，但直到次日，即十二月十六日，克林才完全入於蘇軍之手。

庫茲納索夫將軍說，在莫斯科——伏爾加運河附近，德軍會遭受了最大的慘敗，自此以後，僅是這樣一種情勢，即德軍不得極快地逃脫，而蘇軍則企圖阻止他們漏網。

他說，從那裏到克林以及克林以外地區，德軍沿全綫遺棄了他們的傷兵和他們的許多裝備。他說，他自己的軍隊在反攻的最初十四天中，即會擄獲了二九九輛坦克，約三〇〇〇輛各種車輛，和一五〇門以上的大砲。他估計德軍僅在克林一地，就陣亡了三，〇〇〇人。

整個於北集團軍，庫茲納索夫和李盧盛科的軍隊合在一起，曾挫敗了德國第一、第六和第七坦克師

團，第十四和第三十六摩托化師團，第二十三步兵師團，和第四十一、第二〇六步兵師團的各一部分。僅在南面幾英哩的地方，西北集團軍也會獲得了相等的戰果。

西北集團軍

這個集團軍，在北部，包括夫拉索夫的軍隊，在南部包括羅科索夫斯基的軍隊，外加杜瓦特的哥薩克騎兵軍團。其任務就是防衛從列寧格勒到佛羅卡洛姆斯克（Volokolensk）的公路。在大反攻中，它向西推進，與庫茲納索夫及李盧盛科的軍隊相平行。

我很抱歉說，我從沒有機會去和羅科索夫斯基將軍談過話，他無疑地，是紅軍中最能幹的野戰司令官之一，而他的軍隊構成了西北集團軍的主力。不過，我曾在夫拉索夫將軍的軍隊中盤桓過一個下午，而幾個月之後，我又曾在杜瓦特的騎兵軍團中停過一個下午，雖然杜瓦特本人在反攻的早期就陣亡了。他變成了紅軍中三四個偉大的軍事英雄之一。

十一月末，四十六歲的羅科索夫斯基將軍和他的四十二歲的參謀長，馬林寧中將（Lieutenant-General Mikhail Malinin），率領他們的第十六軍密邇莫斯科，並跨過來自列寧格勒和伏羅卡洛姆斯克的公路。在他後面作為後衛軍的，是杜瓦特的騎兵軍團。在他的右翼，介於列寧格勒公路和伏爾加運河

之間這個地區的，是夫拉索夫將軍的第二十軍團。

奧羅科索夫斯基相對壘的，是德國第五，第十和第十一坦克師團，第三十五步兵師團和一個SS師團，即納粹黨的黑衛軍（The Black Guards），蘇軍認為這是德軍中裝備最好並且是最頑強的戰士。與夫拉索夫相對壘的，是德國第二坦克師團及第十步兵師團的一部分。面對着羅科索夫斯基的敵人，雖莫不裝備三十英哩，但面對着夫拉索夫的少數裝甲部隊，離莫斯科卻僅有二十英哩，因為在十一月末，它已退進到克拉斯那雅·波雷安那（Krasnaya Poljana）村了。

在十一月上和中旬的全期內，蘇軍一直向後撤退，但當他們接近首都的時候，他們的抵抗增強了，德軍會力圖去分割並包圍守軍，而蘇軍則依賴縱深的防禦，並配合着鋒銳的反攻，以保持他們的陣線。夫拉索夫防區的情勢會如此其嚴重，以致前線司令長官朱可夫將軍令他在十二月二日即開始反攻。

現在，夫拉索夫部下有三位軍官，在戰爭結束以前，他們在紅軍中就已經赫赫有名了。一位是李蘇科夫少將（Major-General Alexander Lizukov），四十一歲，第一警衛摩托化師團長。他在次年六月佛羅內茲週圍的戰鬥中陣亡了。他的兒子是他部下的一位連長。另外一位優秀的軍官是克拉夫琴科少將（Major-General Andrei Kravchenko），一位坦克旅團長，他後來在斯大林格勒之戰中，曾指揮第一坦克軍團，並隨傷斯大林格勒第五警衛坦克軍團的番號，第三位軍官是契斯蒂亞科夫少將（Major-

General Ivan Chis-takov)，這位當時的師團長，後來在斯城的反攻中，曾指揮第二十一軍。

當夫拉索夫開始反攻的時候，德軍不僅佔領了克拉斯那雅·波雷安那，並且佔領了附近的村莊高爾基（Gork），加圖西（Katushi），和盧高瓦亞（Lugovaya）。

這樣，他在十二月二日的早晨，從卡伊娃村（Koiye）開始了他的攻勢。高爾基和加圖西兩村曾五次易手，但等到盧高瓦亞村也陷落了以後，該兩村終於入蘇軍之手，迫使德軍退出克拉斯那雅·波雷安那。現在，蘇軍的攻勢方興未已，德軍開始撤退了。德國第二坦克師團向西北稍退。蘇軍穿過了森林，阻撓追擊，用手榴彈，白炮和輕砲攻擊德軍所經的鄉村小路，衝散了德國的裝甲部隊並消滅其小股裝甲步兵，這些步兵，乘半軌道的運兵車，方在退却途中。

● 第二坦克師團正在逃逸，而德國步兵用以填補戰線的空隙者，也經不住蘇軍的壓迫。第一〇六師團的幾個聯隊，會企圖堅守。以待波克能派遣後備軍前來。增援部隊趕到了，但他們却不能堅守。隨着蘇軍的推進，這一地區的德軍企圖停留在列寧格勒公路的西邊，但北面的庫茲納索夫將軍的軍隊已經切斷了克林以南的公路，而羅科索夫斯基部下的一個旅團，更南向早已切斷了蘇爾尼契諾高爾斯京（Sulniczinsk）以下的公路。

十二月十一日，德軍以最大可能的速度向後撤退。其第二坦克師團繼續逃逸，蘇軍竟未能再趕上它

當日遲暮，夫拉索夫的部隊進入了蘇爾尼契諾高爾斯克，並越過列寧格勒公路的西邊。在那裏，它衝入了德國第二十三步兵師團及從後方開來的隊伍。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訪問夫拉索夫的戰區。克拉夫琴科的坦克，最初到達主要公路，已經又向西開動，企圖切斷德軍的逃路。李蘇科夫的摩托化師團和契斯雅亞科夫的步兵師團正在窮追，他們每天行進十英哩至二十英哩。我能遇到的唯一有時間和別人談話的師團長，就是考羅爾少將 (Major-General Fedor Korol)，他是蘇聯第三步兵師團的師長。他的部隊正在掃蕩納粹留以掩護退却的幾個強固據點。

我們是十二月十四日下午離開莫斯科的，大概一行有六位或七位新聞記者，一位蘇聯外務局新聞部的監察官，一位軍司令部派來的嚮導。我認爲嚮導只使我們在費了一部分時間，雖然他好像不大知道多少地方似的。在費時間並非是他的過錯，因爲當反攻繼續進行的時候，考羅爾一天要把他的司令部移動兩三次之多。我們所以要看看考羅爾，因爲嚮導曉得夫拉索夫將軍有好幾天是和他在一起的。

第一站是蘇爾尼契諾高爾斯克，一個戰前得有三、〇〇〇人口的村莊，當我們到達該村的近郊時，我們看見老百姓們正在一個小公園或小方場內掩埋蘇軍的屍體。蘇軍環村而駐，等待下一個命令；有些人在試圖開動德軍所遺棄的機器腳踏車，有些人則用德國的自動步槍向小農舍上打靶。環村大約有三〇

○傷婦女和兒童，她們是於德軍撤退之後從森林裏回來的。當一個俄國的村民或農民遷走不及時，他就到森林裏去躲藏，他在那裏可以一直住到狼食用盡為止。我以為蘇爾尼契諾高爾斯克最憤怒的居民，是一個小孩，紐約時報的蘇爾茨柏格（C.L. Sulzberg）曾和他談過話。他曾和他的祖母倉惶遁入森林，只是在他回來以後，他才發現德國人已經把他所鍾愛的小豬吃掉了。

第二天早晨當我們離開公路西進去追隨夫拉索夫和考羅爾的時候，天正下雪。

沿着狹窄的公路走向前綫，我們看見一些四輪馬車正在給軍隊運送供應品，士兵們正在架設電話綫以代替德軍退却時所破壞的電綫，沿途還有破碎的坦克車和裝甲車，以及三個女人和一個小孩正在穿過田野，從森林裏回到她們的鄉村。在一些小的村莊裏，曾留有戰爭的痕跡，那裏有毀壞的大砲、死屍、以及尚在燃燒中的房屋。另外一些村莊，則完整無缺，這表示德軍撤退經過那裏時，是多麼倉惶。

和我們談話的士兵們，會解釋德軍撤退的體系和蘇軍追擊的方法。每一個德國的後衛部隊包括一個約八〇〇人的步兵大隊，約三個輕砲中隊，以及二三十門白砲。這支部隊，間或得到俯衝轟炸機的援助，但就整體而論，這個地區的制空權是還在蘇軍手裏。這可以由這件事實加以解釋，即德國的飛機沒有適當的冬季飛行裝備。蘇軍分成許多步兵小組前進，由坦克，反坦克砲、輕砲和白砲加以支援，但他們壓逼森林，經常企圖包圍敵軍後衛部隊的側翼。不過，他們在消滅德國抵抗的結節中，只得到一部分成

功，因為敵軍害怕被包圍，一曉得蘇軍在其側翼，就不斷地撤退了。

經過一個長時間的奔波，我們終於找到了考羅爾的司令部，但又曉得考羅爾已經和夫拉索夫將軍同視察前綫去了。

這是奈考爾斯考葉村 (Nekolskoye)。它並不是一個什麼了不起的地方，只有一條街道排列着單層的小房子。街道在一座堂皇而破敝的教堂前面向南轉灣，這座教堂已經被廢棄多年了。我們進入作爲司令部的小房子裏去，以待將軍們歸來。很顯然地，考羅爾並無意於在這個村子裏久留，因為他的司令部並沒有什麼設備。正有一張大地圖展開在桌子上。一位神色抑鬱的士兵正在一個破敝的打字機工作。

後來兩位將軍回來了，夫拉索夫告訴我們反攻初期的情形。他說，大的戰鬥是發生在最初幾天內，而現在德軍僅欲在蘇軍捕捉住他們以前逃脫掉。他說，他已經派一個機動部隊到大前方去，以切斷德軍從伏羅卡洛姆斯克向北退却的道路。他的計劃是幫助在其左翼作戰的羅科索夫斯基將軍的部隊，不僅要攻佔伏羅卡洛姆斯克，同時並盡量殲滅德軍。

同時，羅科索夫斯基在杜瓦特的騎兵軍團的協助之下，也正在反攻，並且他在俄國另一位優秀的坦克指揮官第一坦克警衛旅旅長加圖克夫少將 (Major-General Mikhail Katukov) 的援助之下，進行得

很好。他的任務遠較夫拉索夫為艱難，但他有充足的兵力去執行他的任務。

他和他的參謀長馬林寧將軍證明是很合手的一對，如同在一年以後，當他們在戰場上指揮軍隊殲滅斯大林格勒的德國第六軍時所表現的那樣。羅科索夫斯基在紅軍中，變成最能幹的軍官之一。我不曉得有一種傳說是否真確，但在莫斯科的大多數人都說，當德國入侵的時候，這位將軍由於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的應募，不是退休就是被囚禁。許多觀察家說，當戰爭開始時，紅軍參謀總長沙博士尼考夫元帥會請求斯大林釋放羅科索夫斯基，因為羅科索夫斯基在前線上是被需要的，而斯大林同意了。

直至十二月六日，他的第十六軍才開始攻勢。在那一天，已經從十一月二十九日起就發動攻勢的李盧盛科和庫茲納索夫兩將軍，以及從十二月二日起就發動攻勢的夫拉索夫將軍，已經把戰線拉直了。

羅科索夫斯基一開始就把他所有的東西投上戰場，因為他後來說，他曉得在向莫斯科發動最後攻勢中，德國的後備軍就已經用盡了。德國第五坦克師團和第三十五步兵師團在許多次反攻中會頑強作戰。

在克盧卡娃（Krnkova）一天內就反攻四次，當時會使用一整個步兵師團，由六十輛坦克支持着。蘇軍往往必須用刺刀衝鋒來攻取強固的據點。最後，德軍被逐出了克盧卡娃，十二月七日夜裏羅科索夫斯基從他的後備軍中開上七十輛坦克和一百二十卡車的步兵。十二月八日午夜，德軍開始在廣闊的前線退却了。

恐怕在整個的莫斯科地區，沒有再比伊斯特拉和佛羅卡洛姆斯克周圍的游擊隊更多的了，而羅科索夫斯基遂用他們。他們在夜裏炸毀橋樑。他們從森林裏出來在道路上埋設地雷。他們向德路的卡車投擲手榴彈。當德軍撤退之際，往往因橋樑破車而途爲之塞。德軍會埋伏下成羣的坦克和自動步槍手作爲後衛，但這些支隊很快地就被包圍或被從兩翼包抄。敵人開始遺棄裝備。他們退却得一塌糊塗。據羅科索夫斯基說，在一個地方，德軍昏頭昏腦地把六百輛卡車和四輪車沿森林的道路堆積起來。向這些集中的目標，他派出了飛機或重砲。

現在，羅科索夫斯基派出了杜瓦特的騎兵軍團，這支隊伍於九月間，曾在斯摩棱斯克周圍的德軍後方作戰多日。騎兵們在夜間移動，越過了鄉野，由年青的杜瓦特自己率領着他的各師團，有三次他們在一鈞新月的照耀之下於夜間突擊，他們的馬刀出鞘，像瘋人似地尖聲騾叫，據俄國人說，德軍被嚇跑了。騎兵襲擊伊斯特拉湖（Istra Lakes）德軍的背後，而在十一月十一日夜間，比洛波羅道夫少將（Major—General Amanasi Beloborodov）的第九來復槍擊衛師團，佔領了伊斯特拉。這個過去的美麗城市，已經不剩下什麼了；只有破碎的房屋和仍在冒烟的許多磚建築。最爲可愛的新耶路撒冷寺院（Mastery of New Jerusalem），已經在納粹放棄該城以前被毀壞了。

好幾個月以後，在莫斯科有一位將軍會告訴我，當德軍撤退的時候，他們開放了伊斯特拉湖的水

。在伏倫金區和埃莫斯科的洪水位。剛在這個大水港以外，莫斯科還有許多別的水源。無論如何，這位將軍說，當時大水滔滔，由谷谷向下怒吼，成千成萬的人和無數的軍需品，被洪水捲去了。在第二年春天，農民們還撈出來死屍，在森林旁的巨大的火葬場中焚化。

羅科索夫斯基將軍後來寫道，涉渡這個水災，曾遭受了可怕的損害。而他估計，他的軍隊在反攻的幾週之內，即會死傷了一三、〇〇〇人以上。實際上也許還不止此，但德寇在這個地區，也如在別的地方一樣，經過最初幾天的戰鬥以後，就迅速潰退了。

現在杜瓦特的騎兵軍團，由最高統帥部調歸羅科索夫斯基的部隊，開到佛羅卡洛姆斯克去，並轉到南邊去討高爾洛夫將軍的第五章。

第五軍構成了朱可夫將軍部下的西南第四軍。高爾洛夫的師團跨過了德新摩斯克和馬羅——雅洛瓦拉維奇至莫斯科的公路。他們是被一位能幹的指揮官率領着，因為後來，當列寧格勒被切斷與其他紅軍間的一切陸上交通而陷入危境時期，高爾洛夫會被任命為整個列寧格勒前線的司令長官。

西南集團軍

在彭利地保羅維莫斯科四十英里而位於由莫斯科通過亞哈斯克及新摩斯克公路上的庫賓湖之後，

並把德軍逐出了他們計劃從那裏用遠射砲轟擊莫斯科的斯文尼格羅德 (Svirigorod) 之後，高福洛夫將軍拉直了他的戰線，並集中了被派到他這個地區來的後備軍。在他的左翼，他可以看到德軍跨過公路到馬羅·雅洛斯拉維茲的陣地是堅強的。他決定沿着主要公路，集中兵力於其右翼。他從十二月十一日開始，在公路北面發動了勇敢的進擊。當此之時，他的右翼因羅科索夫斯基將軍的進展而得到了保護。試問首一下過去兩週的軍事行動，可以看出來，前線司令長官朱可夫將軍，實係以高福洛夫為樞軸而旋轉其軍隊。他的反攻是從兩翼開始的。隨着兩翼的進展，他中路的左右翼乃向前邁進。當他的右翼拉直了以後，他命令高福洛夫進攻了。

但在最初幾個星期內，高福洛夫却會有一段難熬的日子。直到他左右兩翼的軍隊已充分進展，足以保護他的側翼以後，他才敢投出來他所有的一切東西。這樣，在十二月十一日以後，他緩慢地實行攻擊，首先在一個地區，然後在另一個地區，終於肅清了通過庫賓加山南而北的高地並獲得一個大攻勢的跳線。他後來說，他十二月十一日的攻勢，起先並未實行應戰，以致出乎敵人的意料之外。

當時有一個期間，他除了等待時機以外，曾不能有什麼大的作為，不過，在十二月末，南鄂鮑爾丁將軍的部隊已經遠逼卡盧加，而他自己的軍隊則將德軍逐出那羅——伐明斯克。當時還僅有兩個危險點

在它的左翼，即馬羅·雅洛斯拉維茲和包洛夫斯克 (Morozovsk)。高福洛夫於一月二日和四日攻佔了該

兩地。

現在，他準備沿著庫茲克斯和斯摩棱斯克的公路發動他的大攻勢了。面對着他的那股德軍包括五個步兵師團，一個摩托化師團和一個坦克師團，跨過公路橋築堅強的防禦工事以自守。在北面，是德國第二九二步兵師團，再北，是第八十七和第一七八步兵師團。德國第三摩托化師團則恰在公路之北，而第一九八步兵師團則在公路以南。在第一九八師團的下首，是第七步兵師團，而在所有這些師團的背後，作為一種流動的青青，則是第二坦克師團，準備填補戰線上的任何空隙。

高福洛夫從一月五日起緩緩地展開他的攻勢。他沿着德軍全線進攻，以尋求弱點。他在一月八日找到了弱點，恰在公路以南第一九八師團所擁護固守的地方。二月九日，高福洛夫的部隊突破了德軍陣地。最激烈的戰鬥是發生在密克海拉夫斯考葉（Mikhalovskoye）。此時俄國的天氣可真正寒冷。溫度從零下二十度到零下四十度。這是一月嚴寒的時節，霜雪叢途，貶人肌骨，除了受過冬季作戰訓練的人，對於任何人都實在太冷了。

若干日以後，即一月二十五日克復了摩茲哈斯克以後，我會和德福洛夫將軍部下最好的一位坦克軍官波洛丹諾夫（Semen Bogdanov）上校談話，他後來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曾指揮第六機械化軍團。他告訴我，在這樣的天氣下，每個步兵將在十分鐘或十五分鐘內死掉，除非採取及時趕到，用厚

麵把他包起來並飲以含有嗎啡的伏得加酒。傷兵被凍結了。

高福洛夫所擊破的六個德國師團，佔據一個寬達二十五英哩的前線，每一個師團四英哩稍強，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個英國師團在西線所防守的地區則爲一，二〇〇至一，八〇〇嗎。然而在俄國，戰線竟如此寬廣，事實上根本就沒有戰線——沒有二十五年前在法國所了解的塹壕戰。任何一個將軍在俄國所能作的妥善措置，就是保證公路和側路，在村莊修築防禦工事，並組織流動部隊去幫助其防線上的弱點。

高福洛夫曾用一種有趣的方法去實行他的突破。他既然是一位砲兵將軍，並且過去在芬蘭會幫助着去突破曼納林防線，於是他乃藉助於砲兵，而在這一點上，他頗得力於這一事實，即蘇軍用一種四六釐的輕砲（砲銃直徑僅一八·英吋），而在其他大多數的軍隊，其最輕的野戰砲則爲七十五公釐，砲銃直徑爲三英吋。高福洛夫用砲兵楔入敵陣地，在這當中，他的輕砲隨步兵前進，往往只有一小隊步兵來庇護它們。

高福洛夫在其發動反攻後的十一天內，共推進了二十五英哩，而在一月二十日，他攻佔了摩茲哈斯克，該地是在十月中旬陷於納粹之手的。在這一推進中，他曾得到杜瓦特的騎兵軍團的兩個師的幫助，派來杜瓦特的部隊於攻佔了佛羅卡洛姆斯克之後，即離開了羅科索夫斯基的軍隊轉而南下。這支兵力，

會作二十五英哩的夜行軍以襲德軍的後方；然後又向北再進。

一直到佔領了摩茲哈斯克的兩天以後，新聞記者們才第一次得到機會去訪問這個地區。他們發現過去摩茲哈斯克陷落時，只略受砲火轟擊。房屋損壞得不太利害，只有少數建築物被毀。在一個小地方，我們會和高福洛夫將軍談了幾個鐘頭的話。他告訴我們，儘管如此之深，乃至不可能再使用坦克部隊，而結果，德軍乃派其一些裝甲部隊返回德國，並將其餘下來的裝甲部隊分成較小的單位，去和步兵師團協同作戰。

我們沿着斯摩稜斯克公路走幾英里，就到波羅丁諾（Borodino）了，該地是一八一二年大戰的戰場，當時拿破崙和俄國將軍庫圖索夫（Mikhail Kutuzov）會大戰終日，最後是雙方軍隊全都精疲力竭。拿破崙由此進入了莫斯科。庫圖索夫則被迫撤退，以備他日再戰。然而拿破崙在波羅丁諾以後，於俄國領土上再也不能進行大戰了。

德軍在這裏甚至都未過作戰，當高福洛夫進抵摩茲哈斯克的時候，他們就逃之夭夭了，而且他們以最大可能的速度儘快撤退，深怕蘇軍指揮部所派出來的衝擊部隊。在那以後他們就撤退，並留下堅強的後衛部隊，但後衛部隊亦僅留待破壞他們所放棄的俄國村莊而已。我們會目睹他們在烏伐洛窩（Ufaevy）所築的勾當，那裏壓根兒尚未發生過戰鬥。當我們到達的時候，它是一個冒爛的廢墟。那裏

已經沒有一所聳立的房屋或建築物了，只有岷巒突聳立的地方，曾是過去人家的所在。

在摩茲哈斯克，我們發現所有的大建築物都被紅軍變成醫院了，而當我看見傷兵車開入的時候，我想到了法國將軍考倫考特（Caulain Court）在「隨拿破崙在俄國」（With Napoleon in Russia）一書中的詞句。他在一二九年的拿破崙破崙在波羅丁諾作戰以後寫道，「摩茲哈斯克不過是一個大醫院而已。將軍們，軍官們和士兵們，全到這裏請求幫助，但無人能幫助他們。」在一九四一年，却不是如此。傷兵們到摩茲哈斯克得到了幫助，得到了軍隊所能給予的最大的幫助。

在佔領了烏伐洛窩以後，高福洛夫的軍隊乃進攻基茲哈斯克前面預先堅強佈置的陣地。他們企圖從兩翼包抄這些陣地，但失敗了，他們企圖從正面攻取它們，也失敗了，最後，他們放棄了攻取這些陣地的企圖。基茲哈斯克及其外圍的維亞茲馬，直到次年十二月，才入於蘇軍之手。

至此，朱可夫將軍已經貫徹了一個方略，這個方略，經過了許久以後，才為德國人所了解。

在他（指朱可夫——譯者）的左翼，他的四個軍於西進途中，會合到這樣一種程度，乃至使得得以從戰線上撤出羅科索夫斯基的軍隊，並把它兩派至高福洛夫軍隊的後邊，去幫助鮑爾丁將軍的部隊，而此時鮑爾丁的軍隊，已經掃除了從莫斯科以南的圖拉到摩茲哈斯克以南的卡盧加的一切道路。自此以後，羅科索夫斯基與杜瓦特騎兵軍團的一小部分，乃和南集團軍協同作戰了。

南集團軍

我永遠不能確切斷定在希助攻勢的最初三四天內，在莫斯科以南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情。鮑爾丁的軍隊當時大約是在莫斯科和圖拉之間的什麼地方，他仍在堅守着圖拉，顯然他在那裏的軍隊已經被古德林的坦克部隊給切斷了。比羅夫將軍的騎兵軍團則在鮑爾丁的左翼，掩護着卡什拉及從東南進攻莫斯科的通路。靠近比羅夫而在其左側的，是高利科夫將軍的部隊，這支軍隊掩護着趨向利森（Ryazan）的通路，該城位於莫斯科東南很遠的地方。

高利科夫的軍隊因係在遠側翼，故加入戰鬥較遲，但在一次從利森向西南的大衝擊中，却迅速地佔領了密克哈洛夫（Mikhailov）和愛庇帆（Epifan）。他把德國的第十八坦克師團和第十摩托化師團打得披零破碎。

比羅夫的軍團進入戰鬥較早，因為他是在中間作戰，同時並處在一個打擊古德林側翼的地位。十一月末，他曾召集他留下的各指揮官到他的掩蔽部裏去。這是上午八時。

「戰鬥將是猛烈的，指揮官必須被粉碎」，比羅夫說，「我們的計劃是消滅德軍第二十九師團，把主要的打擊加在敵軍的左翼，而在我們的右翼，用輕微的打擊以牽制住其他的師團。出其不意和爭取時

間，是必要的。進攻的跳躍必須及時佔領，連一分鐘也不要錯過，必須仔細掩蔽。在任何的情況之下，也不要逃跑，執行一切預定的計劃。把馬踏用乾草和破布包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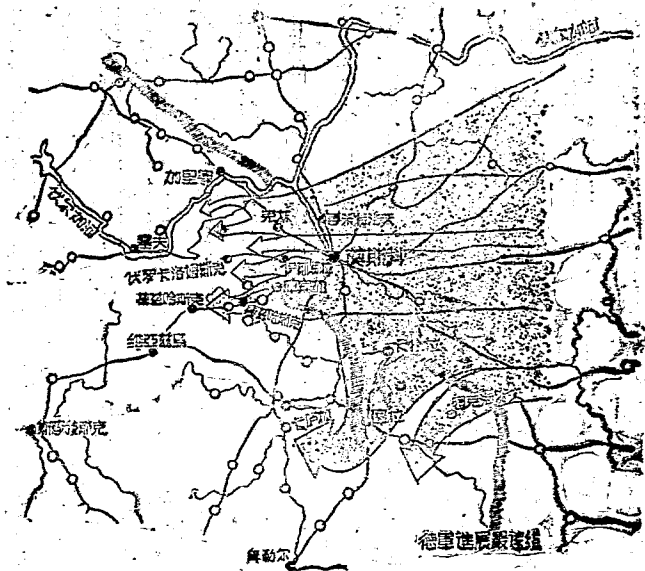
「敵人是活躍的。我們應該準備應付任何意外。那就是爲什麼建築防禦工事，立即建築防禦工事，是重要的。假如敵人採取攻勢向我們撲來，他就得進入一個計劃周詳而具有強大火網的設防陣地。鼓起勇氣來，鼓起勇氣來，再鼓起勇氣來。這就是我們的原則。不要怕冒險。沒有冒險我們就不能克服敵人。迅速進攻，即使是冒險也罷。天秤可以偏到這邊，也可以偏到那邊。敵軍陣地是可以通過的，而神經衰弱的人，是會驚恐的。即使敵人在我們的後方，我們也要打它。

「攻勢在午後十點二十分開始。把你們的鏟和我的對準。現在是午前九點十二分。全師的鏟都要鏟切和我們的對準。記住我們要在十點二十分進攻。」

當時和比羅夫軍團對壘的，是德軍第二十九摩托化師團和第一六七步兵師團，而由第十七坦克師團在後面支持着。古德林第二坦克軍的其餘部分，已經轉到西面去切斷莫斯科——圖拉公路，並且正在和鮑爾丁將軍的部隊激戰中。

比羅夫一開始是用坦克砲攻擊，並由下馬的騎兵支持着。第一天未分勝負，但傍晚的時候分，他前此派兵通過森林到德軍後方去的大股自動步槍隊，已經到達並佔領了庇亞特尼莎城（Pianitsa）。第二

天早晨，一支坦
克部隊通過了海
村小路，到達庇
亞特尼茨以南公
路上的巴拉班諾
維村（Barabano-
vno）。隨着德
軍向南去的主要
交通線被切斷兩
處以後，他們就
變得慌張了。他
們開始動搖。比
羅夫繼續壓迫，
德軍開始有惶撤



莫斯科之戰 圖四

選·馬德威斯（
Mordves）被佔
領了，接着是邁
尼葉夫和斯塔林
諾高爾斯克。

同時，鮑爾
丁將軍正在從比
羅夫的右面發動
反攻。十二月四
日夜間，他從朱
可夫那裏得到大
量的後備部隊，
於是立即開始組
織起來自動步槍

手，砲兵和坦克的機動的打擊部隊。第二天他們在一個廣闊的前線開始進攻。在最初幾天內，作戰的規模看來並不很大，一支蘇軍在土爾克浩沃村（Турк-Хово）摧毀了一大隊德國步兵和許多坦克及摩托腳踏車。接着另一支蘇軍在考洛狄茲那亞（Колодецкая）摧滅了一個 S. S. 團的第五大隊。同夜，該團的另一個大隊也被消滅了。於是鮑爾丁沿全綫進攻。一個德國坦克師團，在他的部隊和左翼比羅夫的部隊之間被解決了。馬斯洛瓦（Maslovo）被攻陷了。很當地，夜間戰鬥轉趨激烈，蘇軍的遠射程大砲向被佔領村莊的德國坦克開火。

十二月七日夜間，蘇聯的無線電截獲了德國第三坦克師團參謀部與古德林司令部之間的電訊。古德林回答說：「焚燬了器械，向東南撤退。」

鮑爾丁將軍後來寫道：「於是德軍開始毀壞機器腳踏車，坦克，大砲和載重汽車。在盧得尼奧沃，克魯考沃（Krukhovo）和泰波洛沃（Teplovo）各地區（均在圖拉東南），他們焚燬了二〇〇輛載重汽車，遺棄了大砲，機關槍，自動牽引車和軍火，在里維亞金諾，他們遺棄了十六輛失去作用的坦克。在另一個地方，他們遺下一〇〇輛卡車，幾輛坦克，汽車，和一所軍火庫。他們希望向東南逃脫，並經過他們的來路繞道圖拉，但他們退却的路線已經被封閉了。在一個地方，德軍會在他們的坦克砲塔上塗畫紅星，以圖混逃。在另一個地方，我們會發現有八個德國步兵，穿得像俄國兵一樣，企圖逃脫。」

不久，未被消滅的德軍乃向圖拉西南撤退。有些德軍，悉路退向奧勒爾（Orël），由此逼至南路。蘇軍曾在他們設防的障地進攻他們，造成一種印象好像鮑爾丁就要在這裏大舉進攻了。然而朱可夫却把他的眼睛放到圖拉西北六十英哩的卡盧加。他派鮑爾丁的主力沿着鄉村的小路實行迂迴，每日強行軍二十英哩者凡四日。蘇軍於十二月二十日到達了城郊，卡盧加經過十日的戰鬥而陷落了。

在卡盧加陷落以後，鮑爾丁的軍隊會準備休息一下，但就在此時，他們還是於羅科索夫斯基將軍的第十六軍從北邊開來過此而攻佔卡盧加西南約六十英哩的蘇克亨尼契（Sukhini Chi）以前，還出動攻取了一些重要城市。

一月嚴寒，剩下的主要戰鬥，只有高羅洛夫在中路了，但在他的軍隊進抵哥海斯克前的德軍防線以後，該項戰鬥不久也就停止了。自此以後，莫斯科前線就沒有多少戰鬥。在北路，李盧德科和庫茲納索夫兩將軍進迫拉茲亥夫，但在他們能够佔領這個重要城市以前，就被迫停止下來了。二月間的惟一行動，就是蘇軍在斯摩稜斯克以南所發動的突擊，於佔領了道洛高布茲（Derogobuzh）以後，始停止下來。但他們却不能堅守這個密遜斯摩稜斯克的前哨站，三月初開始融雪以後，他們退出該地。拉直了他們的陣線。

當冰雪開始融化的時候，紅軍已經疲憊了，但波克與克魯奇的五十一個師團，則已經遭受了其生命

史中空前未有的挫敗、過去德軍高級統帥曾準備用於夏季攻勢的計劃圖，竟被投入冬季的防禦中。德國裝甲部隊的精銳已經喪失殆盡。直到第二年秋季當德軍表現其無力奪取斯大林格勒時，他們在莫斯科究竟遭受了多麼大的挫敗，才為世人所了解。他們不僅不能奪取斯大林格勒，而且就連他們所派出去達成該項任務的第六軍，也全覆沒，最後，他們被迫退回原先躍進線的遠後方去了。

在莫斯科之戰進行之際，他們在極北方蒂克溫（Tikhvin）的周圍，在列寧格勒之東。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公路上陶加里齊，以及在極南方的羅斯多夫，也吃了敗仗。他們未能攻佔列寧格勒。從此德軍再也無力同時進攻一個以上的大地區了。在第二年夏天，他們所進攻的不是整個的蘇聯，而僅是南俄之南。

第七章 騎兵

在中部俄羅斯平原，某些天的下午約夕陽西下的時候，常常可以看見一隊騎兵，二人並列而行，馳騁於塵土飛揚的公路上，帶着黑帽子的士兵們，唱着草原之鄉的歌曲。他們兩腳踏在長鏢上，繫附着馬鞍。在他們前頭，是一個出隊的騎手，而當他們乘至邱陵突起之處，田野裏的農民們目送不捨，因為很少有这样的景象比俄國騎兵更能使一個俄國人激動的了。

並非一向如此。在三十年以前，曾有一個時期，沙皇的哥薩克人的來臨，曾驚嚇了兒童並苦惱了他們的父母。在那些日子，騎兵常被用為討伐隊以鎮壓地方的起義，而在漫長的冬夜中，祖母們向兒童講述，關於哥薩克人的故事，動輒風味盎然，驚心動魄。可是，一代接着一代，他們被認為是俄國最好的戰士。沿頓河兩岸以至於其自己的哥薩克鄉村，在這個古老帝國的庫班（Kuban）流域以及其他邊遠的地方，他們的婦女和兒童們，每引他們以自豪。在和平時期，他們是良好的父親和良好的農民。在戰爭時期，他們是殺戮手，從童年時代起就訓練騎馬，從童年時代起就訓練射擊和使用馬刀。

多少年來，哥薩克人即會發展他們自己的制服和他們自己的奪人心魄的馬術，兩者都是馳名於世的。

。當他們被召集參戰的時候，他們離開了田園，騎上他們自己的馬，並攜帶他們自己的武器。幾小時之內就可以報命。他們穿長統馬靴，戴黑絨皮的帽子。他們的斗篷長而飄飄下垂，緊綁在腰上，而在每個胸前，有九個小囊，稱為葛吉利（Gozli），用以裝帶子彈。在他們的肩上，披掛着一個綜合的肩巾和頭巾。他們稱之為巴什利克（Bashlik）。假如他們是來自頓河的哥薩克人，則這個巴什利克是淺灰色的。假如他們是來自烏拉爾山的草原鄉村，則他們的巴什利克是淺藍色的。顏色的不同，乃是告訴人家他們是來自哪裏的哥薩克人。在所有這些之上，騎兵們還穿一件厚重的用未完成的毛氈所製的黑色披肩，稱為布卡（Buka），一直拖到腳踝。哥薩克人採用這種披肩，是從居住在高加索山裏的人學來的。他們可以把它鋪在地上睡覺，而在冬天，它可以使右臂活動自由。

當一九一七年革命爆發的時候，有許多出身微賤的哥薩克人參加了革命，後來他們在布爾澤維克之下擢居高位。其中之一就是布丹尼元帥，他在沙皇時代會是一名下士。另一位就是阿班納森科軍長（Army general graff Apanachenko），在沙皇時代，他起初是一名士兵，後來是一位伍長，現在則是遠東前線的總司令，警戒着邊境以防日本。然而當年大多數的哥薩克人却很少關心革命，他們並且為反革命而戰，如同蘇聯現存的最偉大的作家蕭洛霍夫所優美描寫的。

事實是哥薩克人，特別是那些居住在頓河沿岸的哥薩克人，他們曾不大關心革命者所提議的新世界

他們已經領有他們自己的田地。沙皇在歐洲東線的苦戰已成過去，他們所希望的就是回到自己的家園，重建和平生活。然而內戰來了。哥薩克人乃參加白軍作戰，而因為白軍注定要失敗於紅軍之手，於是哥薩克人也注定失敗了。他們打了好多月的仗。最後他們被擊破了。

雖是之故，革命後，許多年來，哥薩克人不減得革命者的歡心。結果，他們雖被勸言以個人資格加入紅軍，但却不允許他們組成他們自己的部隊；並且也不允許他們穿他們自己的制服與維持他們舊的傳統。在那些年間，莫斯科曾採取強烈的措施去消滅哥薩克人作爲一個整體。曾希望他們與別的俄國人水乳交融。然而這項任務無望了。傳統是太頑強了。於是在蘇聯建國約十五年之後，乃又允許哥薩克人作爲哥薩克人而戰。哥薩克人的國和師被組織起來。他們又穿上了哥薩克的制服。當和納粹德國的戰爭爆發的時候，他們準備一戰。有許多人且佩上了過去在沙皇時代所獲得的勳章而進入戰鬥。

並不能認爲所有的騎兵都是哥薩克人。他們不是的。我不曉得哥薩克人與非哥薩克人的比例如何，但我們可以猜想不會超過百分之五十與百分之五十之比。然而所有的騎兵都是受過同樣的訓練，得到同樣的裝備。他們應用同樣的戰術，過着同樣的生活。一句話說，很難說一個騎兵是否爲哥薩克人，除非這位士兵穿着其本地有色的巴什利克，除非他唱着其家鄉的山歌，除非他具有無疑問的哥薩克人典型，帶着黑面孔和修長而得意的刺鬚鬚。

騎兵在紅軍中演一個重要的角色，雖然也許不像許多觀察家所相信的那樣重要。無疑地，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騎兵部隊，但大多數俄國將軍們會告訴你，他們寧願要一個裝甲師團而不要一個騎兵師團，而他們之所以衷誠地使用騎兵，根本上是由於坦克和裝甲車的生產不足。然而因為紅軍沒有一切它所需要的坦克，它仍用騎兵，特別是在戰爭的第一年度，並且他們使用騎兵很聰明，很成功。在紅軍中，紅軍的使用與其他大多數的軍隊不同。俄國人相信騎兵，應該大茲地應用，一個軍團包括兩個，三個或四個師團，而他們必須被用爲戰略單位，並不因與步兵合作而受到拘束。抑且，他們相信騎兵，應該是騎馬的騎兵，而並不是一個馬匹、卡車、裝甲車和坦克車的奇異的混合體。

當俄國騎兵進入行動的時候，他有一個確定的作戰任務，而爲了完成此項任務，騎兵軍團的指揮官常被給予一兩個坦克旅團和一些空軍中隊供他使用。他不要卡車。他不要摩托化砲兵。他不要足以阻礙其機動性的任何東西，因爲按照他的意見，機動性是他優於步兵的惟一利益。他的騎兵軍團可到僅適一馬的地方去。然則，假如他的砲兵是摩托化的，而他的卡車又不能通過積雪的峽谷，可將奈何？而卡車就意味着汽油，汽油又足以使供應系統複雜，至於他的馬兵，則將攜帶着他們自己的食物，四輪車則將攜帶着大砲的彈藥和馬匹的飼料。

在俄國，我會和許多俄國的騎兵軍官談過話。在他們心目中，一位完全的騎兵，就是美國內戰時的

漢士斯塔特將軍 (General J. E. B. Stuart)。他們曉得在一八六二年，他曾因襲擊麥克利蘭 (Moochland) 的軍隊並在一年以後他侵入了賓夕法尼亞洲。他們會研究過他的作戰方法。當你私他們談到其他軍隊中的現代騎兵的時候，說這些騎兵有摩托化的砲兵和成百的卡車，他們將告訴你去研究斯塔特將軍。

在對德戰爭中，有許多例子指明俄國的騎兵軍團會遭遇並擊敗了敵人的坦克和步兵師團，但也有許多別的例子，指明是德軍打勝了騎兵。但對於俄國特殊的地形，騎兵依然有它的利益，而在經過了最初九個月的戰爭之後，德國人也開始使用大的騎兵部隊了。

一位俄國將軍會告訴你說，騎兵在什麼地方打了勝仗，乃是因為使用像軍團這樣大的單位作戰，至於它在什麼地方打了敗仗，乃是因為使用較小的騎兵部隊作戰。

俄國騎兵思想的偉大領袖，就是布丹尼元帥，他會是沙皇時代的一位下士，在革命以後組織起來布爾塞維克的第一騎兵軍，當時曾騷擾全國，起初在一個地區後來又在另一個地區擊敗了反革命者。在這部書中，有許多軍人在紅軍中擢居高位。伏羅西洛夫元帥就會是布丹尼部下的一位指揮官。提摩盛科元帥會有一個時期指揮過其第六軍高爾察 (Chouhar Division)。阿班納森科章長和現任全蘇騎兵總監高爾察 (Colonel General Ilya Gorodovikov) 也是布丹尼部下任職。全蘇紅軍政治部部

長施洽登科上將 (Colonel—General F. A. Shchadenko)，當年也會是第一騎兵軍中三人軍事委員會的一員，其另外兩個委員則是丹尼和伏羅西洛夫。朱可夫元帥也會屬於該軍。斯大林格勒前線指揮官伊利門科上將 (Andrei Eremenko) 亦復如是；外高加索前線的指揮官圖林涅夫軍長 (Army General Ivan Tulenev) 亦然。還有警衛偽滿邊境的外貝加爾前線指揮官考伐利夫軍長 (Army General Gregori Kovaliev) 李盧盛科中將也是騎兵第一軍的舊屬，他在打勝莫斯科之戰中，曾指揮七個軍中的一個軍。騎兵人員往往是紅軍的偉大領袖。這也許可以解釋他們的軍事思想。在內戰以後的許多年間，全蘇騎兵的領袖會是面目兇猛而鬚鬚修長的布丹尼將軍，後來他由高洛杜維科夫接替，又是一位鬚鬚百歲的將軍。

高洛杜維科夫現在仍然保有他的職位。他的副手是奧布科夫少將 (Major—General Viktor Oukov)，另一位騎兵第一軍的舊幹部，年方四十一歲，他的剝光了的頭和緊密的嘴唇，使他發怒的時候顯得很威嚴，而笑的時候又顯得無害。我會和奧布科夫談過幾次話。和所有的騎兵人員一樣。他認為騎兵恰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東西。有那麼一天我將願意看見他和馬林諾夫斯基將軍發生爭論，原來馬林諾夫斯基將軍會有一天下午告訴新聞記者說：「騎兵是軍隊的一個非常美觀的部分，但在現代戰爭中却只演一個無效的角色。理由是馬匹不能和摩托抗衡。假如我們有更多的摩托，我們將使用較少的騎兵。」

奧布科夫的想法相反，並且他還能回憶某些戰役來證明他的觀點。在戰爭早期，比羅夫中少將騎兵軍團在烏克蘭的斯泰波夫加（Stepovka）附近作戰，曾在敵軍突破了蘇軍防線以後，遭遇到德軍第九坦克師團和德軍第二九摩托化師團。比羅夫夫的騎兵經過一番長途奔馳之後乃在德軍側翼下馬。天明的時候他們進攻，日暮的時候德軍的坦克和摩托化師團被充分擊潰，乃至予蘇軍高級統帥部以時間去拉直其戰線。僅在幾個星期以前，該軍團在退却中曾遭遇到正在前進的一股德國摩托化部隊。它立即進攻，佔領了巴爾塔村（Balta）。然後向北迴轉到達敵人的後方，這樣擊潰了德國第十九摩托化師團和二九三及第二九七步兵師團。

關於騎兵在敵後長期作戰的例子，蘇維埃的軍官們看到了上校，後來是少將，杜瓦特的騎兵軍團。從八月十四日到八月二十三日，由這位青年軍官所指揮的一個哥薩克騎兵隊會和德軍打了一連串的小仗，以企圖在德軍陣線土尋求弱點。下馬了，他們進行白刃戰，切斷了德國第四三步兵團的第三營，由此突破過去，在敵後停留了兩個星期。在這整個期間內，他們分成小組作戰，但彼此密切協同，結果敵人誤認他們是孤立的小股。

用騎兵於防禦戰，這裏也有一個很好的例證。奧布科夫將軍會告訴我，在戰爭爆發的第五天和第六天，由克魯琴金少將（Major-General V.C.D. Kruchenkin）所指揮的騎兵軍團，會扼守靠近國境的

伊克瓦河 (River Itva)，以抵抗德國第十一項亞菲圖的反復攻擊。自然，那是下馬的行動，但它已證明了一個俄國軍團的火力。

在戰爭的第五個月，蘇軍統帥部開始對於作戰優異的部隊給予「藝術」的番號 (The title of G dards)。最初的榮譽已落到比羅夫將軍和杜瓦特將軍的部隊，前者變成了第一藝術騎兵軍團，後者變成了第二藝術騎兵軍團。兩者在莫斯科之戰中都打得很好，而當時杜瓦特本人殉難了。他的屍體被焚化了，而屍灰則被裝於屍衣窰裏置於莫斯科火葬場內。今天，他被回憶為一位戰爭的卓異英雄。

當德軍侵蘇之時，杜瓦特僅三十八歲。他生於克浩廷諾 (Khotino) 村，靠近白俄羅斯的威特比斯克 (Vitebsk)。童年時代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並變成他本村組織的書記，但在一九二一年他到明斯克去，在那裏他進入一個學院，意欲變成一個學校教員。當他床頭金盞之時，他乃加入一個駐在明斯克的騎兵部隊，從此他就常在軍中。經過一個期間之後，他被派赴列寧格勒，在那裏進入一個騎兵學校。他的太太隨同前往，並在斯考洛·克浩德鞋廠 (Skovo Knod Shoe factory) 做工。杜瓦特於一九二九年獲得委任狀而畢業，而在里維洛斯拉夫斯卡亞 (Yaroslavl'skaya) 村服務於軍隊之後，他又被派到遠東去當政治工作人員。然後他又回到中部俄羅斯並進入莫斯科的伏龍芝軍事學院。他畢業於一九三九年，並繼續去指揮大約騎兵軍團。當戰爭爆發時，杜瓦特實是一員上校，但八月中旬在他營入後期是期

以困擾敵人的交通線之後，隨即升為少將。由於這次作戰，他獲得了紅旗勳章。在十一月，他又獲得了列寧勳章。在莫斯科之戰中，他的軍團係配屬於羅科索夫斯基將軍的部隊，但在一天下午（那是十一月十九日），於魯薩河（R. Ruza）的巴拉什金諾（Palashkino）村附近，他觸地雷而殉職了。兩天之後，他獲得第二次的列寧勳章和蘇聯英雄的頭銜。

大約在六個月以後，當這個騎兵軍團駐在莫斯科以西充當後備軍的時候，新聞記者們會去訪問，我們不久就發現他部下的軍官是多麼追念他呀。當我們在那裏的時候，軍團的指揮官是一位短胖的克魯卡夫少將（Major-general Vladimir Krukov）。在一次午餐席上，美聯社的加西底（Henry Cassidy）和我會坐近杜瓦特一羣老同志的身傍。當一位年青的政治委員在一次感奮的祝酒時說道，杜瓦特的部下，追隨着克魯卡夫，甚至比他們過去跟着杜瓦特時，還要走向更大的光榮，加西底和我聽到了四周低聲作不快意的喃喃不平之鳴。但那似乎只是一個小小的人性的炫耀，因為克魯卡夫本人也是一位良好的軍官呀。和許多別的騎兵指揮官一樣，他在內戰時期也會在布丹尼部下服務。在納粹入寇以前，他曾指揮駐紮在芬蘭沿岸的漢科半島的駐軍，而在一九四一年早期的戰鬥中，他曾率領一個摩托化師團，在列寧格勒前線的蒂克溫——佛爾克浩夫（Tikhvin—Volkhov）地區的德寇戰線後方作戰。

除了這兩個騎兵軍團之外，另有四個別的軍團在戰爭的最初兩年內，也獲得了「蘇聯」的番號。克

魯琴金少將的部隊變成了第三警衛騎兵軍團。克利琴科 (Nikolai Kirichenko) 中將率領第四軍團。我從未發現誰指揮第五軍團，但第六軍團却由蘇霍洛夫 (Serej Sokolov) 少將指揮。

在戰爭的最初九個月之末，俄國人多少改變了一些其騎兵的訓練與裝備。在秋天和冬天，他們發覺飛機和坦克是騎兵的最大敵人，主要是由於避居困難，即大騎兵部隊的運動，無法隱蔽。一九四二年春天，騎兵總監部發出了新的指令。在每一個騎隊中，高射砲和反坦克砲的數目增加一倍，而騎兵中隊則重新改組。一天下午我會看見新的騎兵集團作戰門行軍。現在，每一個騎兵中隊配屬一門四五公釐的大砲或一門七六公釐的大砲（一·八英吋或三英吋的砲），這樣一來，無論在什麼時候，大約包括一〇〇個騎兵的中隊，就有野戰砲去對付坦克了。現在，每一個中隊也有充足數目的二〇釐的反坦克步槍，既可用以射擊飛機，又可用以射擊坦克。無論何時，敵人坦克迫近的警號發出以後，馬匹即從戰場上移開，野戰砲即進入陣地。反坦克步槍手則散佈於大砲的周圍，而自動步槍手則散佈開去保護反坦克步槍手和大砲，以防止敵人步兵的侵入陣地。

這些自動步槍是形狀粗糙的武器，實際上不過像大型的單射來復槍而已。它們是在戰爭開始之後所發明的。我記得有一天，當莫斯科之戰進行之際，我們訪問前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李蘇爾 (Laird Losener) 和我，曾看見一支反坦克步槍斜倚在牆上。那兒的周圍有一堆被損壞的德國裝備，但我們未

看見任何的士兵，於是我們斷定它是德國的戰利品。

李蘇爾和我那大的戰利品追求者，因此我們決定把這枝反坦克步鎗帶回莫斯科去。我們把它帶上我們的卡車，恰如大約有六個樣子很倔強的俄國人從森林裏走出來。我們迅即聯想到，他們怕是來問我們想要帶他們的鎗到那裏去吧，尋求戰利品本是在前線旅行的一種消遣，但我想李蘇爾和我，却比任何別人做得更爲吃緊。美聯社的加西底有一天下午會說過，假如我們回莫斯科時在卡車上帶一門榴彈砲，他也將不爲之驚異。在波羅丁諾戰場上，我們曾親過一個拿破崙戰爭時的博物館，這個博物館已經被納粹所毀壞了。我得到一個一八一二年年的舊的俄國刺刀，而我們的嚮導官則發現一枚舊的砲彈。李蘇爾帶來一件東西，他說是一個舊來福鎗上的鐵盤，但我們旋即想起用鐵盤放射的來福鎗，在一八一二年時尚未發明呢，而他所得到的戰利品，大約就是門控器。

在蘇軍的行軍中，我們會看見除了其自己的野砲以外，每一個騎兵中隊還擁有小型的五〇公釐的和中型的，二公釐的白砲。當德國入侵之初，紅軍曾缺乏白砲，但蘇聯政府曾組織一個特別的白砲生產人民委員會，在六個月之內，產量即已大增。蘇軍還得利於從德軍處獲來的白砲，把一枚二公釐的管子插入於其自己的八二公釐的武器，即能發射德國八一公釐的白砲彈。

俄國的騎兵人員告訴我們說，他們所有的最好的馬，就是一種中型的盎格魯——頓河種 (Anglo-Dnieper)。

（Ton breed）的馬。但絕大多數的馬是小型的俄羅斯草原馬，能在困難的條件下作長途跋涉。在冬季訓練中，騎兵中隊一天常行軍十八英里至四十五英里，而在夏季，他們往往日行七十英里。他們也作十英哩的行軍，每個人和每匹馬都戴着防毒面具，馬足上還穿着特別的襪子，以防芥子毒氣。在莫斯科，一九四二年冬天，我曾參觀一個在訓練中的俄國騎兵聯隊。這個聯隊只是在六個月以前才組織起來的，還未會上過前線，但其百分之八十的軍官，都曾目睹前一年夏季的作戰，而其訓練遠根據最新的戰鬥經驗。在這個聯隊中，其重機關鎗係用四匹馬拉的快速的三四輪車運載，這種三四輪車，俄國人稱之曰塔謝卡斯（Tachankas）。

所有的俄國人都告訴我，馬刀突擊並不是一件時代落伍的事情，自然啦，儘管它只能用於某種情況之下。一九四一年末，在瓦特的騎兵軍團在莫斯科以西隨同羅科索夫斯基的軍隊作戰，曾在一個月夜衝入一個德國師團，殲滅了一整個的聯隊，殺戮官兵二、〇〇〇人。在那次作戰中，杜瓦特的部隊會處獲了三〇〇多輛各種戰車，一〇〇門大砲，許多重機關鎗及其他武器。據說，當他們擊潰了這個聯隊的司令部之後，恐慌就傳佈開來，謠傳說有十萬哥薩克人已經突破了德軍陣線。不錯，他們是哥薩克人，但並不是十萬人呀。

第八章 步兵

德軍在侵蘇初期的勝利，主要是依靠於他們裝甲師團和摩托化師團的打擊力量並依靠於他們的空軍力量，這兩個兵種他們確佔優勢。蘇軍在防禦和反攻中對抗這些高度機動的力量，係依靠於他們的步兵和砲兵，這兩個兵種，他們却佔優勢。於是這次戰爭，乃是這些互相對抗的兵種的角鬥。德軍享有機動性，裝甲板 and 集中砲火的利益。蘇軍則得利於地形，天氣，在這樣一個大國的供應的困難，夜間戰鬥，以及當他們有時間去集合他們的大砲時，他們防禦的火力和進攻的重砲掩護砲火。

當大戰鬥正在進行之際，德國人會盡力去改進他們的步兵和砲兵，而俄國人則努力去加強他們的空軍和機械化部隊。雙方都會獲得相當的成功，但德軍却永遠不能在步兵方面與蘇軍抗衡，而它在這方面的失敗，將使它輸掉了戰爭。據蘇聯軍步兵師團的數目不說，我想其理由，第一是在訓練方面、第二是在士氣方面。

蘇軍從戰爭的歷程中，發現德寇步兵，無論什麼時候，凡是他的軍隊在坦克及空軍佔優勢的地區作戰，就打得很好。他過去被訓練於從事那種方式的作戰，即於轟炸機和裝甲部隊的線上掃開一條

鐵路之後，步兵才隨之前進。他過去在波蘭，在挪威，在低地國，在法國，以及後來在巴爾幹，都是按照這種方式作戰。他在蘇德戰爭的初期也是按照那種方式作戰。但等到冬天阻礙了坦克師團的廣泛應用並限制了飛機在戰場上的活動，或當德軍在前線的任何部分喪失了坦克的優勢以後，他柏林來的步兵就遲疑起來並且停後看了。他感覺總有些不對勁兒。這並不是他過去在訓練場上曾被告訴過的那種戰鬥呀。他在國內的軍事出版物中，關於這一點，並未曾讀過多少。他不喜歡這個。他神經錯亂了。

另一方面，俄國的士兵，雖然過去也曾被訓練去單獨作戰。但也會被訓練去單獨作戰。他喜歡裝甲部隊的支持並不亞於德軍，然而必要時，他也可以沒有裝甲部隊而作戰。他在訓練場上就已經知道，他有一天將屹然獨立，並和敵人坦克戰鬥。他曾被教以去使用一個汽油瓶子和一個重的反坦克手榴彈。假如他還有這些武器的一種，則他會被教以去臥倒隱蔽起來，直到敵人坦克離他二十五碼或三十碼以後，才躍起去毀滅它。假如他僅帶一支來復槍，則他被教以躺下不動，以待敵人的坦克過去。

德國人在德國的訓練場上本來也會學過那些，但若千年來，在他的耳朵裏會不斷地聽到裝甲部隊的支持，並從歐洲的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一直在裝甲部隊的支持之下作戰，於是這對他乃發生一種心理的影響。有時，沒有坦克和空軍的保護，他竟至於害怕戰鬥。在德國第六軍毀滅的幾天之後，當我對新大林格勒去的時候，我會聽到許多例子，說當時德國的步兵沒有這種保護，竟於殺人的來復槍，屢

機關和大砲的火力之前，在戰場上長驅戰慄起來了。對於他們是陌生的事情。這和美好的舊日不同！當時它追隨於坦克師團之後並在有力的空軍掩護之下，會衝過了開闊的草原之鄉。

正如這種訓練是德國步兵的一種經常的障礙一樣，德國軍隊的士氣亦然。並不是德國人不自認為他是一個比俄國人更好的戰士。我以為他是這樣想的。他對於他的部隊也並不缺乏高傲之感。我以為他也有這種感覺。然而總有一些經常活動的因素，他不能控制，德國的高級統帥部也對之無可如何。這些因素植根於一件事情——德軍遠離家鄉在異國的土地上作戰，而蘇軍則保衛他們的門階，而一切事情都是生死攸關的。俄國人相信西蒙諾夫（Konstantin Simonov）的詩篇上所告訴他的：

假如你不願把

你的家庭，你的妻子和你的母親，

一切我們稱為祖國的東西，

委棄於黑心的德軍，

應該曉得：沒有人拯救他們呀，除了你的自身。

應該曉得：沒有人殺死他呀，除了你自身。

任何德國士兵頂多能相信他侵入蘇聯是在打一個預防的戰爭，預防在渺茫的將來，會有那麼一天。

蘇軍將侵入他自己的國家。另一方面，俄國人則曉得他的國家已經被一個背信的侵略者所攻擊了，商人已經破壞了一個友好的和互不侵犯的協定，他已經在一天黎明越過了國境去毀滅俄國的家庭和鄉村，屠殺男人，女人和兒童。他所能做的只有兩件事情：接受立刻的奴役或者打回去。他們打回去了。斯大林曾說過，起初某些俄國人還打回去得不很熱心。他們不希望戰爭。他們也未會要求戰爭。和一切人一樣，他們寧願回到故鄉，重返他們的家庭和他們的職業。然而最初的日子過去以後，許多人死了，家庭被焚毀了，人民受塗灰了，於是俄國人才憤火中燒，以致怒淚盈眶。斯大林在戰爭的第五個月時會說過：

「德國強盜需要一個滅絕蘇聯人民的戰爭。好吧，假如德國人需要一個滅絕的戰爭，他們可以得到。」

而他們開始得到了這樣一個戰爭。他們在莫斯科，在列寧格勒，在基輔，在敖得薩，在塞巴斯托波爾，以及在斯大林格勒之前得到了它。他們在往復爭奪的市街戰中，在森林戰中，在積雪的戰場上，以及爲爭奪每一塊高地，每一個峽谷，得到了它。德軍往往能够在主要的戰區集中更大的火力；俄國人往往被迫後退。然而蘇聯步兵却總是能够以十足的勇氣和堅強的意志打回去，終於壓倒了敵軍。德國人永遠不能瞭解了無其故何在。他們繼續爲事實所挫敗。這激怒了他們。爲什麼俄國人受到了絕望的包圍並

在棄軍不敵的時候，他們還是不投降？爲什麼他們要戰至最後一人？難道他們真是鍾於了解他們惟一的求生希望就是放下他們的武器並且舉起他們的雙手嗎？希特勒管他們叫做「冷血動物」（Swamp Animals）。

自然，德軍總會俘虜了成千成萬的德軍。俄國人並非超人。有些人會放下他們的武器。還有些人戰至彈盡糧絕的時候也就投降了。然而他們大多數，却作戰至死，還有許多人，力戰突圍。在戰爭的初期，鮑爾丁中將的軍隊曾在德軍後方苦戰四十五天。它終於逃回來了，並得以參加拯救莫斯科的反攻。

然而還有別的軍隊未能逃脫而被消滅了。此中一役在戰爭的第一星期於比亞里斯多克（Bialystok）與明斯克之間被消滅了。一位美國軍官陶姆遜（Paul W. Thompson）中校，在「步兵雜誌」（Infantry Journal）上寫文章，曾引證一位重要的納粹軍事分析家蘇爾丹（Soldan）的話，蘇爾丹寫道：

「坦能堡（一九一四年）的俄國人和比亞里斯多克及明斯克（一九四一年）的俄國人，其區別就在於前者當被圍的時候即行投降，而後者則至悲慘的結局。它不像波蘭戰役或法國戰役。在完全沒有希望的情形下，俄國人還是繼續和我們作戰。從來只有很少數的俄國人才放下他們的武器，光榮地（並且聰明地）投降；他們大多數都作戰到底」。

假如蘇爾丹上校以前會用坦能堡戰役來衡量俄國人，那麼他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因爲歷史的證據

是反對他的。他應該研究一下法國的將軍們參加一八一二年俄國戰役的記事。拿破崙曾發現俄國人是不怕死的。他的一位軍官曾在波羅丁諾之役以後描述過當時血染的戰場：

「法國的士兵們並不是好欺哄的；他們很驚異於發現這樣多被殺的敵人，這樣多受傷的敵人，以及這樣少的俘虜，後者的數目還不到八百人呢。俄國人的屍體與其說是勝利的證據，還不如說是死者勇敢的證據。」

蘇爾丹還應該研究一下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歐洲東線的戰史，因為當時除了坦能堡之役以外，俄國人作戰，而且作戰得很好。他更應該去和芬蘭人談談關於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冬天和俄國人的戰爭。我當時曾在芬蘭軍隊裏停留四個月，而我從未會遇見一個芬蘭人他們不異口同聲地說，俄國人縱使其處境無望時，也還是照例戰鬥下去。但芬蘭人對此的解釋，也和法國人以及後來法國人的解釋一樣。他們認為俄國人繼續打下去，乃是因為他們害怕不打下，因為他缺少投降的想像力，因為他有一個野蠻人的心腸。有一天他們也許會了解到俄國人作戰是爲了與別人作戰同樣的理由：因為他們愛他們的宗鄉，愛他們的宗廟，願意按照其自己的方式去治理他們自己，因為他們會被訓練去作戰，會被教導去作戰。

俄國士兵的這種畏敵的侵入者。從這種憎恨產生了作戰的勇氣和紀律，而從這兩種特質，再加以訓練

紀律和訓練，遂使俄國步兵優於德國步兵。

在莫斯科，按我們根據薩羅多尼的估計，蘇聯大約有三五〇個步兵師團，總數約五百萬人。大概在任何時期，前線上也不會多於二五〇個師團。從可能的，當德國發動二五〇個師團侵入的時候，他們被動員起來的不會多於二五〇個師團。

隨着戰爭的進展，雙方都調用更多的師團，加入戰場。在第一年年底，德國軍隊，算上芬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意大利的軍隊，據說在前線上共有二四〇個師團。當時俄國的步兵在數目上要超過德國。俄國的砲兵亦然。然而俄國人，因為在裝甲師團和空軍方面較弱，乃用其步兵和砲兵的勇敢和技巧，來補救這個弱點。這就是他們的訓練和紀律被證明為有決定性的所在。

迄戰爭以前幾年為止，蘇聯的步兵師團大約包括一三〇〇〇人，其組織係分成三個步兵團，一個砲兵團和特種部隊。隨後其數目又增至一七・二〇〇人，因為蘇軍爲了增強師團的火力，曾增加了另一個砲兵團並分派更多的機關鎗手和來復鎗于於每個步兵團。當戰爭爆發的時候，一個步兵師包括三個步兵團，兩個砲兵團，一個工兵營，一個坦克營，一個偵察營，一個信號營，一個高射砲連，一個反坦克連，以及特種部隊和司令部直屬部隊。

不過，在戰爭的過程中，師團的編制又改變了。我開始聽說一個師團只有八〇〇〇人和九・〇〇〇

人，頂多是二、〇〇〇人。其理由是高級統帥部把兩個砲兵團中的一個團以及反坦克營撥歸大本營直轄，以便集中砲兵。還有師團的裝備和平時比較起來，也沒有那麼標準化了。

我想，隨着時間的進展，師團的人數和裝備，開始各不相同了。有些師團，所有的營和團都配備格雅里夫（Dogranav）式的自動步槍，有許多地方類似美國的加蘭德（Garand）師團。在其他的師團，則配以現代化的摩沁·納干特來復鎗（Mosin-naught rifle），其重量略輕於九磅。我還看見有一整個的營配備着美國造的陶姆遜式手提機關鎗。師團的裝備開始依靠於其作戰的地形和戰鬥的情況。假如是在森林茂密的地區，則有相當數目的人，攜帶着俄國式的手提機關鎗，這是一種輕型的鎗銃很短的武器，發射率很快，射程較短。如果是在開闊的草原鄉村，則有更多數目的來復鎗和自動步鎗。

在所有這些師團中，俄國人都使用阻擊兵，或許其應用的規模較大多數的其他軍隊為大。阻擊兵的人員係從全國各地挑選而來的。有些人曾是大城市裏工廠的工人，他們過去曾在私人生活的競爭中獲勝。另一些人則是來自烏拉爾和遙遠的阿伯利亞的獵人。他們全都是熟練的神鎗手。狙擊兵在他們的部隊裏是重要的人員。他們被尊敬，被倚重。每個師團內的神鎗手和另一種師團內的神鎗手，往往組織競賽。看在一一定的時期以前，誰射殺的獵鳥最多。

很少比這些人的故事更顯赫。後來俄國人民的興趣和想像力了。他們有些人會創造了令人難以置信

的訓練。報紙上會說他還射擊了二五〇乃至三五〇個敵軍的狙擊兵。他們也許能夠，但有一些懷疑派却
在一切的時候，會有一套套的伎倆，就是把假人舉在戰壕上面以吸引敵人的火力。狙擊兵
見了一個，就驚動他的同伴，於是第二個假人又在戰壕的另一個地方被舉起來。神槍手第二次拉動他
的機。在這幾分鐘之後，敵人就確定了神槍手的地位，而如果他不留神的話，便很容易當他正作第二
次瞄準的時候，被一枚白砲彈或輕砲彈所擊斃。然而狙擊兵畢竟能夠加強了步兵師團，而的確有成千成
萬的德軍，曾被發自半英里以外的槍彈所擊倒，尤其是被一個隱藏着的狙擊兵，藉遠鏡瞄準所擊倒。

有一件關於俄國步兵的事情在戰前，並未曾為國外所充分理解，那就是每一個團，都被訓練得相信
在任何時候都要進攻，那怕就是在退却的時候也好。那就是俄國人作戰的方法。他們凡是在情況許可的
時候，總是進攻，而往往就是在進攻似乎不可能的時候，亦然。像這樣的戰爭，需要技巧的指揮和十足
的勇氣。這幾乎總是代價很大的，我不願意去想俄國步兵越過開闊的原野，向德軍嚴重設防的陣地進攻
時的死傷倍數。

假如德國堅守住他們的陣地，則蘇軍的死者即將暴骨沙場。假如德軍被逐退了，則蘇軍陣亡者可望
只能在一個大集團塚中佔一小塊地方，這個大集團塚乃是一條長壕，在那裏，他將和他的同志们埋在一
起。凡是可能的時候，德軍總是把他們的死者葬於單獨的塚內，並標明死者的姓名。俄國人把他們的死

者非入他們所請的「兄弟塚」裏，但我不相信這對俄國士兵有任何恐怖之感，遭倒不是因為他願意死，或因為他沒有強悍，而只是因為他過去曾被訓練去預期死亡，並被訓練去相信和他的朋友們埋骨在一起，是一種光榮。

當他越過一個開闊的原野而向前衝鋒的時候，在他的心窩，有一種空虛的，不快的感覺，在這種情形下，任何人都有這種感覺。可是，他還是繼續前進。如果是冬天，溫度還在零度以下，他曉得受重傷而還能活着，那纔是倖運，因為除非担架隊迅速趕到，把他用厚氈子包起來，並給他一點點少許嗎啡，他只得加酒嘔，則一個受重傷的人難望長久活下去。伏得加酒和嗎啡，可以解除昏厥。

住在莫斯科的外國觀察家，很少有機會去研究紅軍的醫務設備，因為在最初兩年內，曾不允許任何人去參觀前線的醫院。不過，我們根據自己的觀察，相信他們的醫院是良好的，雖然往往設備不足並且，極其簡陋。

而且，另外對在成千成萬的關於紅軍醫務效率的證據，那就是我們在莫斯科街上，曾看見過無數的人，在他們的右胸前，戴着紅軍的傷兵章。

俄國的軍人也和他們的敵人一樣，喜歡佩帶勳章及其他的徽章，而從某些方面來講，我認為這些勳章對於俄國人是有更有意義的。他們的勳章是巨大的。有成千成萬的勳章被授予了將士。假如你看見

一個俄國軍人在他的左胸前沒有某種的徽章，你就可以斷定他未曾參加過多少行動。假如他是某一團著名的警衛師團的一員，他幾乎肯定可以有某種勳章。在戰爭的第五個月，蘇維埃政府對於戰功卓著的部隊恢復了「警衛」的稱號。這種習俗在俄國是源於十八世紀初期彼得大帝的時代，而在沙皇時代，一直繼續到大革命時為止。蘇維埃政府廢止了這種習俗，斯大林又把它恢復起來，而在短期間內，它在紅軍中竟變成了一個重要的和莊嚴的光榮。當一個團或一個師博得了「警衛」的頭銜，它的人數及其指揮官的姓名，就要在報紙上公佈。當一面「警衛」旗被授予的時候，要舉行一番莊嚴的典禮，在一邊是部隊的全體官兵，在另一邊是一幅大的列寧遺像。當獻旗的時候，部隊裏面的每一個人，都跪下去塗抹露他的頭顱。

在經過了兩年的戰爭之後，有八十個蘇聯的師團變成了警衛師團。其人員則被稱為「近衛兵」(Gardsmen)，以代替「紅軍人員」。其軍官則被稱為近衛上尉，「近衛上校」等等。因戰功而獲得了這個頭銜以後，所有警衛部隊的人員都得到變遷。警衛部隊是蘇聯步兵中的突擊部隊。他們是蘇聯人民在報紙上所談到的部隊，是紅軍的骨幹。

第九章 「死亡或瘋狂」

當一九四三年一月由羅科索夫斯基上校所指揮的頓河前線的蘇軍六個軍開始清算德國第六軍的時候，大地上雲深約達五英里，當時德軍被圍於斯大林格勒城以內和以西。蘇聯要求德軍投降的最後通牒，已經在頭一天夜裏被拒絕了。在那天拂曉，德國的哨兵會看見紅色的火箭沿蘇軍全線升起。它們是掩護砲火的信號，而在幾秒鐘之內，大砲便開火了。

大約在正午的時候，羅科索夫斯基正站在一個觀測所裏，和他司令部的一位軍官談話。除了他以外，還有一位瘦瘦的，寧可以說是高個的俄國軍官，這位軍官在其肩章上也佩帶着上將的星花。這位穿着灰色將軍外衣的高個軍官，默然地從望遠鏡裏凝視，觀察俄國砲火的效果。然後轉向羅科索夫斯基。

「從這種砲火的暴風中，只有兩條出路，」他說，「死亡或瘋狂」。

還有另外一個途徑——投降。然而德軍的指揮官，只是在砲火已經粉碎了他的防線並擊斃了成千成萬的人員以後，才採取這條途徑。當日在斯大林格勒戰場上的人，都受掩護砲火乃是「火的暴風」。紅軍各種型式的大砲和榴彈砲的砲彈，一齊嗚咽着放過了雪地，在鋼骨水泥的堡壘附近，在軍火庫，指揮

抗擊，但在冬季，或在森林戰中，或在夜間戰鬥中，它却能使紅軍保持下去，並為其在莫斯科及列寧格勒前的大反攻鋪平了道路。在一九四二年夏天，蘇軍除了在機械化的德軍之前退過了大草原以外，不能有其他作為。但一旦他們在斯大林格勒城內設防固守下去，在那裏已不復是運動戰，砲兵就應該使用，而且可以使用了。在這個伏爾加城市的保衛戰中，他們會集中一切重砲於伏爾加河的對岸。在那裏，砲兵可以免受敵人坦克的突襲。從伏爾加河的對岸，他們可以向德軍陣線傾注充分的砲火，以阻止德軍的大量集中，發動最後攻擊。

大概紅軍在戰爭中最大的變化，就是集中野戰砲和中型砲於最高統帥部的直轄之下。許多月以來，當紅軍力求大量集中火力的時候，這種趨勢就很明顯了。在一九四一年，每一個步兵師團有兩個砲兵團，每一個砲兵團有三十六門砲。及至一九四三年，步兵師團乃將其兩個砲兵團中的一團，交付與最高統帥部，這時最高統帥部就可以去組織完全的砲兵師團，並隨着集中它們於前線的各處。

最高統帥部大本營，也控制了大多數的反坦克砲兵營，並把它們組織成坦克破壞團。這種轉移，自然要削弱了步兵師團的火力，但為了補救這種損失，乃另派白砲營和白砲團到步兵營去。

後來成為列寧格勒前線指揮官的高福洛天將軍，於他攻佔了莫斯科以西的摩茲哈斯克以後不久，在一個冬天的下午，曾告訴新聞記者們說：德國高級統帥部於華羅道夫戰爭中，曾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它製造了足夠的坦克和飛機。它擁有足夠的步兵，工兵隊及其他部隊。它也有一份重砲和輕砲。但真讓洛夫說，德國人會相信白砲可以代替輕砲。這種理論是錯誤的，如同他們在入寇期間所發現的。

現代軍隊使用普通砲 (Guns) 於比較平面的彈道射擊，而榴彈砲 (Howitzers 又名曲射砲) 則用於高角度的砲火。兩者都是後膛的 (Breech-loading)，但前者和後者的區別，就是普通砲的砲身較長。現代軍隊也使用曲射白砲，它與其說是發射砲彈，無寧說是發射炸彈。白砲是前膛的，適用於煙霧砲火。照例，它們是輕便的並容易攜帶。按照高福洛夫的意見，德國人會集中力量於製造白砲，他們相信無須供應其軍隊以輕砲和榴彈砲了。如事實所示，在煙霧射擊，白砲與大砲具有同等功能，但德國人發現他們因缺乏較長射程的輕砲而受到阻礙。在侵蘇戰爭的三個月以後，他們看到了他們的錯誤，而三英吋的輕砲便被從全歐洲搜集來送到俄國去。不過，他們終不能克服了他們的缺陷。

另一方面，俄國人發現他們恰好犯了相反的錯誤。當戰爭開始的時候，他們會有充足的重型的，中型的和輕型的砲。他們偏僻的，就是缺少白砲——也是判斷錯誤的結果——於是在戰爭的第三個月，他們乃過度工作，去製造白砲。為此目的，蘇聯政府曾設立一個白砲生產人民委員會，它的任務就是使紅軍獲得白砲，並迅速獲得白砲。這猶之乎在美國或英國設立一個內閣的職位，其負責人稱為白砲部長。

於是戰爭是這樣繼續下去的，即德軍企圖改善他們的輕砲，而蘇軍則製造更多的白砲。兩軍都會得

到成功，但就謹慎而論，德軍在戰場上却永不能比蘇軍擁有的大砲。我相信在反坦克砲和高射砲方面，亦復如是。在高射砲方面，蘇軍自始即佔上風。它可以掩護前線的每一個部分；它却没有足夠的高射砲去保護其一切重要的目標，然而最重要的目標，却受到了充分的掩護。在莫斯科，曾有許多英國軍官和英國人士，他們於不列顛之戰進行之際，曾在倫敦經歷過德國的大轟炸。他們一致同意，倫敦從不曾有過像莫斯科那樣的高射砲掩護砲火。

不過，隨着戰爭的繼續，無論是德軍或蘇軍，都發現他們畢竟不能有足夠的反坦克砲和高射砲。這幾乎是不可能獲得太多的。兩軍都向他們的師團裏增添更多裝備。在某些兵種中——例如騎兵——蘇軍在戰爭中會加倍了他們的反坦克和防空的力量。

對於俄國砲兵實力和砲兵技巧最負責任的人，就是在斯大林格勒之前頓河前線與羅科索夫斯基共同服役的那位上將。伏隆諾夫上將（後晉陞為砲兵元帥），畢生置身於砲兵。如同蘇聯其他大多數的高級砲官一樣，他在一九一八年紅軍剛成立不久，即加入了紅軍。當時他年方一十八歲，而他的階級也是最低的了——剛好是一名士兵。

內戰以後，他被送入蘇聯政府有列齊格勒所組織的一個新的砲兵學校。他在該校第一期畢業，離校時被任命為少尉。在軍隊服役以後，伏隆諾夫又進入一個專為訓練比較高級軍官的砲兵學校。後來他成

爲第一列齊洛勒砲兵學校的校長，該校之設立，是用以代替他過去所就學的那個學校的。其後，伏隆諾夫當砲兵團長者卅三年之久。他還担任過其他好幾種職務，而在一九三七年，當他年方三十六歲的時候，他就變成紅軍的砲兵首長了。俄國的軍官們曾告訴我，從他被任命爲砲兵首長之日起，這一支軍隊，就開始發展可憐它在德軍入寇時那樣可怕的武力了。砲兵訓練的整個制度，是在他的監督之下擬定的。新的砲兵學校在全國許多地方被設立起來。在芬蘭戰役中，伏隆諾夫曾是砲兵總指揮，該戰役結果於卡累利阿地峽上的曼納林防線南部，被蘇軍主要是用砲火粉碎了之後。有一位美國記者可以證明當時蘇軍砲火的效果。

當芬蘭戰爭的時候，我在元旦離開了芬京赫爾新基，去訪問曼納林防線。在地峽上的維堡營了。夜之後，我們到達了前線，在森林中約穿行了一英里左右，我們停止步去和芬軍某一個團的士兵談話。他們因爲一夜未眠，樣子都很疲乏，看見我來，都不大高興，並告訴我其中的原故。

原來頭一天晚上，另一位美國人曾訪問過他們的地區。那就是國家廣播公司的伊爾文（Wagon Twin），一位活潑的新聞記者，他想要在除夕從曼納林防線廣播。他說動了芬蘭的新聞部去安排一切。然後他帶着他的器材於約定時間而來，打算想一些辦法使他的廣播有聲有色。他的主意很好，並且得售了。他的想法是，由芬蘭的大砲提供音響的效果，以作爲他談話的背景。芬蘭人同意了，而在預走的

時間內，芬軍砲兵開火了。發發砲彈是算不了什麼的，於是他們向蘇軍陣線開砲。

當蘇軍未攻擊的時候，前線上本來風平浪靜，而當他們不攻擊的時候所以只有很少的活動，乃是因為芬軍缺乏裝備和人力去由他們自己發動攻勢。但這天晚上蘇軍突然發現芬軍開砲而沒有任何明顯的目標。他們認為芬軍一定是得到了增援，並計劃一個攻勢。馬上他們的大砲就一齊開火。他們向伊爾文廣闊的那個地區周圍前後開火不已。砲彈在森林的一切地方爆炸，而最猛烈的砲火，是指向蘇軍所知道的芬軍防線後面的小路。伊爾文臥倒在雪地中。芬軍停止開火並且散開了。在伊爾文和芬軍敢於爬起來吸一口空氣以前，蘇軍足足開火了二十分鐘。自此以後，芬軍再也不敢從曼納林防線發出響動了。

在芬蘭戰爭以後紅軍改組的期間伏隆諾夫仍保持其為砲兵首長。在德軍入寇的時候，他的主要助手是一位瘦瘦的灰頭髮的軍人，提克漢諾夫中將（Zikrov' tihonov'）。

一九四二年夏天的一個下午，提克漢諾夫將軍會領我們去看砲兵，當時我們是參觀一個一五二營（六英尺）榴彈砲的砲兵團，該團係駐在莫斯科以北的一個丘陵起伏的鄉村，充作後備。我們在那裏發現，蘇軍和德軍一樣，也是以門砲配屬於一個中隊。他曾告訴我們說，兩軍在砲兵戰術方面的主要區分，就是德軍更相信區域射擊，而蘇軍則側重於以砲還擊。德軍的理論是砲火必須分散開。蘇軍的觀念則是將自己的大砲去摧毀敵人的大砲或其他重要目標，如開採礦，密集的軍隊，坦克，指揮所和火車站。

在我們所參觀的那個砲兵營，軍隊似乎訓練得很徹底，顯然邁克漢諾夫說，這個部隊只不過成立六星期而已。也許其人員在被派入這個團以前，起先曾在別的部隊或砲兵學校受過訓練。無論什麼時候，對於偽裝都特別注意。道路被仔細地用草和樹葉蓋上。半埋在土坑內的大砲，被用樹枝掩蔽。觀測所的人員或在地底下，或穿戴棕綠色的衣帽使其自己與周圍的環境混淆。至於大砲本身，能發射八八磅重的砲彈達十二英里，則互相約間隔三十碼而被安置着。每門砲還有兩處預備陣地。

當我們到達的時候，大砲正進入陣地，砲手們正做放射的一切操作，觀測火力，校正射程，投入砲彈，把砲彈衝到底，伴為裝填火藥，關上後膛，並拉動砲索。

「把大砲用牽引車拉走，得準備多少時間？」將軍問一位年青的砲兵指揮員。

「得六分鐘」，他回答說。

「讓我們看看」。

砲手們的動作完全協調。在四分半鐘之內，大砲就準備好由牽引車拉走了。

邁克漢諾夫說，自從戰爭爆發以來，紅軍會頒佈訓令，使一切這六英寸榴彈砲為止的砲手，都受訓練去射擊坦克。在戰爭的早期，德軍的坦克往往突破陣線，擊毀俄國無準備的砲兵。當我們在這個砲兵團的時候，砲手們正在練習六〇〇碼的直接射擊。

不過，蘇聯砲兵的骨幹，並不是六英寸的普通砲或榴彈砲。應用得最廣的是七六釐（三英寸）的砲。其次是較輕的四五釐砲（一·八英寸）除了反坦克砲以外，這大概是任何軍隊中最輕的野戰砲了。第三位是一種一二二釐（約五英寸）綜合的普通砲——榴彈砲。

德軍大部分係使用八八釐和一〇五釐的砲，後來是七五釐砲，一種七五釐榴彈砲，其砲銃異常之短，還有一種一五〇釐的普通砲，射程達二十二英里，以及一種七五釐的榴彈砲（曲射砲），射程為十英里。

德軍還有八英寸和十四英寸的大砲，他們會準備用以轟擊莫斯科，並會用以轟擊塞巴斯托波爾。德國的白砲，從小型的五十釐起到巨大的六一五釐（二十四英寸）止，無所不有。據我所知，這種二十四英寸的白砲只會用於轟擊塞巴斯托波爾。德軍大概只有一種經過試驗的類型並發覺它過於笨重。他們更會使用八一釐的白砲，一種六個銃的一五二釐的白砲，而在莫斯科之戰中，並會試驗過少。〇釐（十三英寸）的砲。

蘇軍的白砲，其口徑為五〇釐，八二釐，和一二二釐。

除了這種砲以外，紅軍在戰爭中還廣泛使用一種秘密武器，被稱為「卡圖沙」（Katusha）或「考斯蒂科夫砲」（Kostikov's gun），這是因其發明者「考斯蒂科夫」（Ande Kostikov）而得名的。無論

國的觀察家或英國的觀察家，從未被允許過去在行動中看到它，甚至在某些模型落入德軍之手以後。它是紅軍最嚴密保守的一項秘密，而據我所知，現在依然是如此。該武器是在一輛卡車後面的砲床上裝載着，但無論何時，卡車開動的時候，則用一塊厚油布把它罩上。

俄國人說——這大概是不錯的——卡圖莎只由 *ЗНТ* 或特務部隊使用。其說法是，卡圖莎被送到火線，從卡車上開火，然後於蓋上了油布之後再由卡車載回。在莫斯科，有一個很長的時間，我們從不知道它到底是一種普通的砲呢，一種榴彈砲呢，一種白砲呢，還是某種火箭砲呢。我們現在仍然不知道，但有一次我們曾被允許去參觀它在行動中的模糊的電影。影片是在夜間上演的。看來好像在每一輛卡車的砲床上有六個槽或六個銃，從那裏，火箭或發焰的砲彈很快地連續射出。砲火的效果未被表現出來。不過，在莫斯科，我們得到一種印象，即它是一種嚴格的射擊全體人員的武器。首都的人民迄今還相信，是卡圖莎把德軍從首都逐退的。

在戰爭中，俄國人被證明是這樣一種理論的偉大的信奉者，即使用他們的砲兵於第一線作戰，隨同步兵和工兵的梯隊前進。他們缺乏坦克和飛機幾乎驅使他們達到這樣一種意見，但冬季作戰的條件亦與此有關，縱然在夏季，紅軍會藉助於別的戰術。當大地上深深積雪的時候，前進的砲兵之所以可能，乃是因為德國的坦克和空軍會受到了嚴重的阻礙。在抗行他們的理論之際，俄國人頗得利於他們大砲的輕

便，這種砲往往能够用手拉曳到德國機械化砲兵所不能去的鄉村。四五釐的砲可以用九個人拉來拉去。三對馬通常可以拖曳七六釐的砲。

那就是蘇聯砲兵的真正力量。它適合於俄國的戰鬥條件。德國的武裝則否。

第十章

「燃料所能支持的那麼長久」

會有一天，蘇聯戰爭的偉大皮鞭，將環繞着希特勒派越蘇聯國境的二十五個裝甲師團的命運的簡單紀錄，而建立起來。它們是他的刀口，坦克車爲其步兵和砲兵切開了道路。它們戰勝了，德軍就戰勝了。他們失敗了，德軍就失敗了。俄國人同意，在戰爭的第二年，敵軍會佔坦克上的優勢，並至少保持這種優勢至第二年全年。除了空軍以外，這是唯一的兵種他們承認在數目上較遜。結果是，大約在德軍入侵的一個月以後，他們就停止和德國裝甲部隊角一日之短長了。自此以後，他們的戰略是避免和德軍作大規模的坦克戰鬥，用他們自己的大砲去對付德國的坦克，並用他們自己的坦克去對付德國的人力。用這種方法他們企圖去削減敵軍的優勢。俄國人曉得，這並不是理想的作戰方法。對付大量坦克進攻的正當辦法，就是用坦克反攻。然而他們的辦法是環境所規定的辦法，經過了兩年的戰爭以後，他們的戰略證明是健全的。它的代價雖然很大，然而否則就要引起災難。

自從他們新的坦克優勢，德國高級統帥部，還循着在法國被證明爲極端成功的公式，乃發動對蘇聯的「閃電戰爭」。它的坦克師團被組成爲坦克集團軍和坦克軍，這是可怕的鋼鐵和火焰的實力。這些

集團軍和軍被集中爲楔形，其尖端則指向蘇聯的心臟。楔子係由摩托腳踏車部隊和一個個坦克師團領頭。隨後是摩托化師團，伴約各項兵種。再後是兩三個更多的坦克師團，並有好幾個更多的摩托化師團殿後。這些，就是希特勒著名的坦克匕首。

「德國高級統帥部，」一位蘇聯的歷史家說，「沿着許多複雜的路綫，刺斜裏向紅軍推進，深度由二八〇英里到二五〇英里。這樣，一個集團軍衝開了它的進路，經由考那斯——維爾納到明斯克，再到斯摩棱斯克，而另一個集團軍則經由比里亞斯多克到明斯克，再到斯摩棱斯克。這一運動戰的目標，就是在一個角上把匕首刺入紅軍的身體，以便集合在它的臀部，這樣一來，就可以把它切成幾部。然後各個部分，被包圍並被摧毀」。

這就是按照納粹模型的「閃電戰爭」。德國發給其第二坦克集團軍的命令中，曾有一段如下：

「有決定重要性的，就是把坦克軍開足了馬力進攻。在晝夜的戰鬥中，不必顧到側翼的危險，不得猶豫或休息，前進，如燃料所能支持的那麼長久。」

這一段話，就是德軍的戰術。這種戰術曾在戰爭的第四個月末，把德國的裝甲部隊引到莫斯科的六十五英里以內。然後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當對莫斯科發動第二次和最後的攻擊的時候，竟有三個坦克師團猛撲蘇京。但在最後的攻擊中，如同在每兩個月中一樣，他們會遭受了可怕的損失。不

領，他們會佔領了土地，但代價是驚人的。結果是德國向莫斯科最後進攻的裝甲師團，已遷遷比約莫五日前越過國境時爲弱了。他們曾進攻，被打敗，再進攻，並獲得了土地。然而每一天他們都被投入了一個個肉體。他們最好的坦克御手，最好的砲手，某些富有戰鬥經驗的最好的軍官，都在途中死掉了。後備軍補充上來，但後備軍却永遠也不能有第一線部隊那樣好。十二月六日，當蘇軍反攻並把德軍趕離首都的時候，德國的坦克部隊又受到了損失。光損失機器還不要緊，最嚴重的就是損失熟練人員，再一次，後備軍並沒有被他們所代替的坦克部隊那樣富有經驗。在莫斯科戰役的末尾，希特勒二十五個坦克師團中實有十三個師團，被擊傷並且流血過多了。

它們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十、第十一、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和第二十坦克師團。另外還有兩個師團，即第八師團和第十二師團，則在列寧格勒的西北門前遭了殃。在第一年冬季的後幾個月內德國最高統帥部，會把這些裝甲師團調回德國去改組與整頓。俄國的雪太深了，使用裝甲師團已經沒有任何的效果。它們需要休息和新的裝備。至於紅軍本身也太疲乏了，不能長久繼續反攻。

從此以後，直到五月間蘇軍進攻卡爾科夫近郊的時候，直到六月間德軍開始向斯大林格勒推進的時候，我們才聽到關於德國裝甲師團更多的消息。從那時起，我們才開始聽到頭一年冬天曾被從莫斯科

打退了。德軍的圍攻，以及希特勒從後方派出的新裝甲師。又是感過了開闊鄉村的一閃一閃。德軍是德軍和德軍。德軍的一兩架跑，但此時後方的德軍，却能在德軍的一兩架跑。德軍一德軍。那樣的孤注一擲的戰爭，已經成爲過去了。德國的命令已經不復是一前進，如燃料所能支持的那麼長久。在一九四二年夏天，德軍已經是一個更謹慎的軍隊，它雖然還用坦克師團作爲進攻的先鋒，但使用坦克師更爲小心翼翼，並更加重視德軍的成堆克防禦。在西斯大林格勒和伏爾加河推進的時候，德軍仍和德軍一樣，使其裝甲部隊與空軍密切合作，但現在也使它們和砲兵密切合作。那就是：一九四二年夏天和一九四二年夏天比較起來，在坦克戰術方面所發生的重大變化。這是：德軍深遠的變化。

隨着一九四二年月份的轉移，當德軍到達並停止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時候，當蘇軍的反攻從十一月開始並繼續到一月末而獲得最後的時候，德軍的裝甲師團打勝了，又打敗了，打勝了又打敗了。但無論何時，凡是它們加入戰鬥，它們總受損失，而且凡是它們遭受損失的時候，總有用以代替的人，總比是較發現爲比他們所代替者，更少經驗。德國的裝甲師團，在蘇軍下去了。

在一九四二年，當的坦克師團遭受了重大打擊，如同它們在前一年所遭受的重大打擊一樣。第一、第二、和第五師團，於莫斯科以西拉茲瓦夫及基茲基哈斯附近附近的戰鬥中，被擊潰了。第三師團在蘇加索一帶的戰鬥中，被擊潰了。第四師團在蘇加索一帶的戰鬥中，被擊潰了。第五師團在蘇加索一帶的戰鬥中，被擊潰了。第六師團在蘇加索一帶的戰鬥中，被擊潰了。第七師團在蘇加索一帶的戰鬥中，被擊潰了。第八師團在蘇加索一帶的戰鬥中，被擊潰了。第九師團在蘇加索一帶的戰鬥中，被擊潰了。第十師團在蘇加索一帶的戰鬥中，被擊潰了。

了打擊。第十一師團一敗於佛羅內茲，再敗於頓河流域的夏甫。第十二師團過去曾在列寧格勒附近遭受打擊，在北高加索山麓又遭受了可怕的損失。第十七師團在其向佛羅內茲推進之際，會有過一些倒運的日子。而第十八和第十九師團，則在中路前線被追奔逐北。在莫斯科附近冬季戰役中過去曾被打敗的十三個坦克師團當中，只有三個師團在第二年夏天會逃過挫敗。它們是第七，第十和第二十師團。第八裝甲師團，過去曾在列寧格勒之前遭受挫敗者，未參加一九四二年的戰鬥。

一九四二年，更見過去未會於莫斯科附近的新師團遭受挫敗。它們是第十三，第十四，第十六，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四師團。另有一個S. S. 或「死人頭裝甲師團」，以及第一羅烏尼亞裝甲師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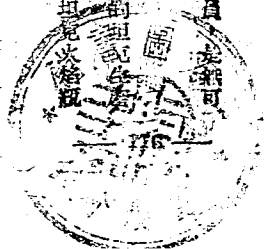
如同我們在莫斯科所說的略斷定的，希特勒的二十五個坦克師團，會有二十個師團在第二年戰爭中被擊潰。廢下的五個師團，有四個會在第一年遭受損失，但後來被改組了，只有一個師團。即第二十五師團，會未遭受到嚴重的損失。

幾個星期以後，當我去訪問卡爾科夫的時候，我會和卡爾科夫統軍的俄國指揮官談過話。他是比羅夫少將 (Major-General Evdika Bolov) 四十一歲，一位坦克軍官，他是第一位俄國人告訴我，蘇聯已經採取了重大的步驟，以被緩德國的坦克優勢。他並未說當時蘇聯已經佔數量上的優勢，但他會說

，使時敵人的優勢，已經幾乎其微了。他說敵人坦克的損失是極大的，敵人所損失的坦克人員，亦不可補償的。這兩種情形，在前線都表現得很明顯。

在這同一的長期間內，紅軍會集中力量於兩個目標，即盡量製造反坦克砲並加倍它自己的坦克生力。它更大的成功是在製造反坦克砲及別的武器方面，如同反坦克手榴彈，反坦克來復槍和反坦克火槍等。

在蘇聯，一般相信當戰爭爆發的時候，德軍的坦克會有紅軍的好幾倍多。德軍坦克的數目，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被斷定從一五，〇〇〇輛到一八，〇〇〇輛。況且，德國的坦克生產量比蘇聯的坦克生產量更大一些。當它努力去克服德國這一生產優勢的時候，紅軍會遇到了可怕的障礙，這一部分是由於早期工業區喪失的結果，一部分是由於運輸困難的結果，而運輸困難，則由於會必須向東方疏散千百工廠的原故。例如製造俄國四十六噸KV坦克的列寧格勒基羅夫工廠（The Kirov Plant），就會被迫向烏拉爾山遷移。於是，俄國人會費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趕上了德國的坦克生產，而在最初兩年內，我不相信他們會真趕上了德國。不過，製造了成千成萬的反坦克武器，却幫助他們滅殺了德國在戰場上的優勢。隨着戰爭的發展，蘇軍組織起來所謂普通的反坦克防禦，據此，每一個部隊都有其自己的反坦克防禦。



雖然缺乏充足的坦克和德國的坦克部隊交戰，俄國人乃發展了一個防禦體系，其輪廓如下：在德國的坦克部隊能够攻擊蘇軍的陣地以前，先用攻擊——轟炸機和野戰砲去挫折它們。還往往以可擊毀了敵人的坦克，但鮮能阻止它們進攻。然後，當德國的坦克雖然衝向蘇軍陣地的時候，俄國人乃企圖執行一個雙重的計劃。這意思是說，把德國的坦克從支持它們的步兵分開，等到它們被切斷以後並單獨作戰的時候，乃去粉碎坦克。爲達成此項任務，蘇聯的步兵在敵人坦克的進路低處臥倒，只是當敵人的步兵到達近距離以內，才從地下或森林內躍出。同時，步兵的反坦克小組，則緊伏在地下以待坦克過去，然後他們跳起來用輕型的反坦克砲，反坦克手榴彈和汽油瓶去攻擊它們。爲執行這一策略，蘇軍往往損失很重，但當他們成功了，德國的坦克也就和支持它們的步兵被切斷了。

現在，兩件事情中必有一件發生。要麼坦克轉回頭去以再和它們的步兵銜接，要麼坦克繼續前進，以突擊蘇聯的砲兵陣地。在這兩種場合，俄國的砲兵都要開火，往往是從位於第一道防綫背後六〇〇碼的第二道防綫開火。

於是，砲兵的成功須視其對於敵人隱匿得如何。假如砲兵陣地已被敵人的偵察機或軍事偵探所發現，或因著開火太快而暴露出來，則砲兵們就要陷於窘境了。反之，如果砲手們是使用他們後備的射擊陣地，並且仔細偽裝起來，則他們將有一個成功的機會。各砲類皆對偶作戰，因其視線清晰，瞄準固定

，故彈道從不會比敵人坦克的砲塔更高。這樣，當坦克追近時，大砲可以繼續射擊，不必降低其射擊角度，至於兩砲對偶射擊的理論，係基於德國坦克正面的裝甲板最厚。這意思就是，德國坦克迎面而來的第一門砲，將保持沉寂。它的伴侶砲，被設置在左或右相當距離內，此時將向坦克的側面開火。當德國坦克掉頭去進攻其伴侶砲的時候，第一門砲又可以向其側面開火。這樣，蘇聯的砲彈就可以指向坦克的側面。那寇的裝甲板並不如正面厚。蘇軍發現，這種辦法，可以在某種條件下實行。

當此之時，師團司令部曉得了德軍的目標，而充分配以四五釐砲和七六釐砲的流動反坦克部隊，乃受命出動。有時優，它成功了。有時候，它失敗了。然而德軍總是要損失某些裝備，於是削弱的過程繼續着。

當蘇軍相信他們佔有坦克優勢的時候，他們將派遣他們自己的坦克去和德國的坦克作戰。不過，更常見時，是他們用其自己的坦克去對付敵人的步兵和砲兵。

自然，前線的情況使這個公式隨時發生變化。在戰爭的第二年夏天，當德軍越過開闢的草原鄉村而直趨斯大林格勒的時候，蘇軍所能做的，僅止於盡量使德國的坦克失去戰鬥力，然後退到新的抵抗線去。其理由是，前線過於廣闊，不能在每一點佈防。德軍握有主動權，可以選擇他們的進攻陣線，而蘇軍則被迫調遣其陣團開向敵人所選擇的地區去。蘇軍係在攻擊者所慣常加於防守者的必不可免的障礙下作

。在這種情形下，德軍往往打穿蘇軍戰線上的弱點。

然而許多月過去了，紅軍由於其缺乏足夠的坦克以實行坦克反攻，乃學得了許多關於反坦克的防禦。它的經驗的，二十公釐的單發反坦克步槍，並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反坦克武器，然而它却予蘇國坦克以致命打擊，並且它比別的武器還有較大優點：容易製造和容易操縱。

當是時在蘇聯的新聞影片上看見過這個武器。它很輕便，可由一個人攜帶射擊，而另一個人則可攜彈匣。它一分鐘可以射擊十二發，而俄國人說，它在短距離內可以穿透一英寸半的鋼板。在戰爭的第一年以後，德國人也曾發明一種類似的武器，但它較大，較重，並較難於製造。它的口徑是二八公釐而不是二〇公釐，它是由二輛馬車來運載的。

當德軍在蘇聯進入其第二年以後，其第一年所受的損失會迫使他們在裝備和戰術方面實行三大重要改革。第一，在前面已提過到，就是命令他們的坦克師團必須和步槍兵締切協同作戰，以代替單獨作戰。第二，同樣提過到，就是採用二八公釐的反坦克步槍。第三，包括改組坦克師團本身。現在，德國的坦克師團已經不復包括兩個坦克團和一個摩托化團了，而只包括一個坦克團和兩個摩托化團。他們曉得他們曾在戰爭的第一年內損失了過多的坦克。蘇聯的反坦克防禦已經開始教訓了他們。還有另外一個變革，

一切軍隊所共有的，即將輕坦克的裝甲板從半英寸增加到一英寸，而對於四一〇中坦克則從一

英吋增加到二英吋（成的中型坦克（採用于一九四二年），其裝甲板則爲二、三、四英吋。

德軍在第二年夏天派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乃是一種新流線型的坦克師團。在這次戰役的最初幾個月內，我們在莫斯科很少聽到蘇聯的坦克部隊，而這種感覺經過六月和七月開始增長，八月間德軍逼近了伏爾加河，對於紅軍的機械化旅團，莫非是已經發生什麼事了吧。的確，它們曾不能阻止德軍越過頓河草原。但現在我才想開，鑒於以後所發生的事情，在那些月中，紅軍只是拒絕去使用其裝甲部隊的主力作戰。又是採用老的法門，即用俄國的砲兵去削弱德國的坦克部隊，並節省俄國的坦克用以對付德國的步兵，或將來用以對付德軍的坦克。在這一點上，紅軍會得助於兩件事情。原來九月和十月的戰鬥，係發生於斯大林格勒市內，或在斯城遠南方發生於北高加索山麓下的聳高的丘陵地帶。在這兩個地區，德軍使用其坦克作戰卻不能收到任何實際的效果。在市街戰鬥中，坦克的用處是很少的，而德軍很沮喪地領會到，他們自己用飛機所轟炸的深坑，反成爲其機械化部隊作戰的障礙。何況德軍在斯大林格勒使用坦克師團，據俄國人說，乃是因爲德國步兵沒有坦克支持，就不願意作戰。

我不曉得蘇聯最高統帥部何時開始去計劃其斯大林格勒的反攻，也許是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初反攻發動以前的一個月。無論如何，從彼時起，紅軍就開始從遠後方得到了大量的坦克部隊，比它在戰爭初期所會用過的任何一次爲多。戰爭開始的時候，曾以坦克師團爲作戰單位，但大數量的損失使它在莫斯科

科之役中把陣圍降為敵國。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中，坦克部隊則以軍團為作戰單位。

蘇聯最初的坦克師團包括兩個坦克團，每個團包括一八〇輛坦克，另有一個摩托化步兵團，一個摩托化砲兵團，一個偵察大隊，工兵隊和信號隊。被用於保衛莫斯科的坦克旅團，包括一個坦克團，大約有六十輛到九十輛坦克，一個摩托團和機關槍大隊，一個偵察隊，一個摩托白砲連，以及反坦克隊及高射砲隊。我始終不能斷定一個俄國坦克軍團的構成。它的坦克大概不會比最初的坦克師團更多些，即三六〇輛。德軍在入侵之初，其坦克師團會約有四〇〇輛坦克，但在第二年的戰爭中，卻不會多于一二〇〇輛至二五〇輛了。

當紅軍將其坦克軍團投入斯大林格勒反攻中的時候，它會使用其過去會用以作戰的同型的坦克。它們有較厚的裝甲板，那是真的，但它們的設計和過去相同，它們的火力亦與過去相同。

最好的坦克，假如不是最壯觀的就是T-34。中型坦克重達二六、三噸。它配備一門七六釐（三英寸）的砲，砲門徑三〇加里波利（Caliber），另在砲塔上有一挺機關槍，射手身傍有一挺固定的機關槍，用以向前直射。俄國人說這種坦克每小時可行三一英里，它的行動半徑為一六〇英里。它是紅軍坦克部隊的骨幹。一種樣子更驚人的坦克是T-35式的，重達四二、三噸，名為伏羅西洛夫坦克。它是一種全部鑄合的坦克，高離地面，有一個非常寬的駕駛面，這能使它們通過泥濘和雪地，為大多數坦克所

不及它的火力大約較輕的T-26型相同。不過，這有一種改良型的T-26式，稱爲T-26A型，重五十二噸。在其炮塔上裝載着二門一二〇釐的（五英尺）或一二五釐（六英尺）的榴彈砲，但這種重型的坦克，實在與大將軍的T-26型毫無差別。它往往從不動的和隱蔽的陣地開火。紅軍有兩種輕型坦克。一種是T-26型的T-26A，這是根據於原來T-26型的水陸兩用坦克改良而成。它配備一門一二〇釐砲和一挺機關槍。另一種是一種T-26型的改良坦克，稱爲T-26B型。它發射一門四五釐砲。

在斯大林格勒蘇聯的坦克軍團用這些坦克武裝起來，在他們所選擇進攻的地區，佔裝甲的優勢。不過，我會報告說，這並不是意味着紅軍已有德軍那樣多的坦克，然而在一個廣大的前線上，它却擁有足夠的坦克，以造成優勢。這對於俄國人還是新的事情呢。

從而在最初兩年的戰爭中，在蘇軍全線的坦克作戰中，曾有一個重大的趨勢發生。雙方在開戰之初都使用大坦克部隊，而德軍比蘇軍的更多。大規模的坦克戰鬥發生於戰爭的初期，雙方參加的坦克各在一，〇〇〇輛乃至二，〇〇〇輛。自此以後，蘇軍乃依賴於反坦克防禦，並盡量節省他們的坦克。逐漸地，德國的實力減退下去而蘇軍的實力增長起來。我相信在第二年的末尾，德軍仍然佔數目上的優勢，但其優勢已無足重輕。而雙方都沒有像開戰時那樣多的坦克了。

第十一章 空戰

一九三八年夏天，我會到布拉格去採訪捷克的新聞，當時蘇台區日耳曼的危機正在發生，結果是蘇聯了基尼黑轟定。當時林德白（Charles A. Lindbergh）於訪蘇歸來路過捷克京城，他曾在蘇聯和許多俄國空軍駕駛員談過話，並觀察了好幾個俄國的飛機工廠。他告訴他的朋友說，他認為赤色空軍是一個未知的數量。後來別人引證他在倫敦講的話，說蘇聯空軍並不很好，但他在布拉格時却並未會這樣說過。

對於其餘的世界，赤色空軍在一九三八年會是一個未知的數量，而在今天，它依然是一個未知的數量。據我所知，美國或英國的駕駛員們，從未被允許去觀察或駕駛一架蘇聯的飛機，從而美國或英國的軍隊，關於蘇聯的飛機及其技藝，知道得很少。它們是紅軍的重要祕密，甚至對蘇聯的盟友亦然。反之，也可以說美國人和英國人，對於蘇聯亦保守某些空軍的祕密。

無論如何，對於一個外國人幾乎不可能多寫關於赤色空軍的事情。

我們在莫斯科，由於屢次搭乘蘇聯的運輸機，聽得蘇聯的駕駛員是很好的。他們飛行時急而安全

，這只有受過深切的訓練再加以天賦的才能，才有可憐。他們飛行得很低。他們飛行得很快。他們降落時不煩繞場一周。這些運輸機是屬於美國商業航線上所使用的D-11型，俄國人竟在機身中央安置機關槍塔，恰在旅客們的頭頂上。我想他們是頭一種人，在這種型的飛機上安置槍塔。我們也在莫斯科聽得，蘇聯的戰鬥機是很快的。我們常常在空中，在落地的時候，以及在起飛的時候，看到它們。我們注意到，其飛行員收縮下止機（Landing gear），幾乎是在飛機已經達到空中速度以前。他們的戰鬥機較美、英、德、者為小。它們較輕，我們猜想它們的引擎力量較小。從近距離看它們，我們的印象是它們沒有外國飛機武裝得那樣重。

但俄國的驅逐機似乎特別適合於在俄國的空戰，那兒的前線很少有永久性硬面跑道機場，飛行員起飛的地方，不過是巨大的牧羊草場而已。和大多數外國飛機的下止機不同，俄國的機輪於起落中，每一兩小時即更換一次滑雪履，以利冬季飛行。

因此很難判斷到底是德國的飛機更好呢，還是蘇聯的飛機更好呢。在夏季作戰中，德國飛機的質量似乎都佔上風。在冬季作戰中，俄國人無畏地擁有優越的裝備。我想如吳明天在紐約的拉格狄亞機場（Laguardia）乘定一架蘇聯的飛機和一架德國的飛機，則美國機師將選取德國的飛機作為更好的戰鬥機。他將發現它更快些武裝得更重些。但我也認為如果同一個機師，在二月間的一個俄國的小冬季機

場上，來試驗這兩種飛機，則他將邁取蘇聯的飛機。

在整個的戰爭期間，蘇聯的空軍司令是一位年青的瘦面龐的頭髮脫落的飛行員，名諾維科夫（Alexander Novikov）他是俄國軍人中七百人左右獲得蘇聯英雄金星獎章的一員。當德國入侵的時候，諾維科夫年方三十六歲，當時他是一名少將。五個月之後，他晉級為中將。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他親自指揮蘇聯的空軍作戰，而於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八日晉級為上將。一個月以後，他變成了紅軍的第一名空軍元帥，這個職位是特別為他而設的。

諾維科夫的部下駕駛三種型的戰鬥機，即 MIG 式，YAK 式，和 Ilyushin 式；一種攻擊機，稱為 Ju 87 式；並至少有兩種轟炸機，即 Pe-2 式和 Pe-3 式。他們也駕駛一種舊式的戰鬥機，稱為恰卡（Chailu）。一種輕型的偵察機，是 C-12 式的，以及運輸機和滑翔機。

所有這些飛機的改良式，在戰爭中都出現了；MiG-3 是我所聽到的最新型的。它是一種極小的戰鬥機，配以放射狀的氣冷引擎，非常之快，我想，它裝一門砲和兩挺機關槍。在戰爭的第二年冬天，我曾看見一個 MiG-3 中隊在卡爾科夫附近的一個機場訓練。當它們着地的時候，飛行員似乎很犯難地使它徐徐降落。Yak 是一種裝有內線水冷引擎的戰鬥機，比 MIG 略為重些。它是由技師雅科夫列夫（Aleksander Yakovlev）所設計的，因為名焉。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雅科夫列夫被授予空軍少將階級。我

戰後 Luftwaffe 的戰機，乃是 He 111 式的。因其設計者拉瓦齊 (S. A. I. A. v. O. H. I.) 而得名。德國的
飛機，在 1918 年以前，是 He 111 式，以及其他的飛機。是著名的「暴風機」(Sturmovik) 的
前身。在 1918 年的第一年，德國的飛機 He 111 式，但在第二年，德國開始製造更重的 He 111 式。
這是一種重的，單馬達的，雙翼的飛機，看起來並不很快，但顯然是一種有力的武器。

德國的飛機在英美已經蒙所週知。事實上，最新型的飛機在被派往東線以前，似乎總是先用在
西線。

在 1918 年，德國的飛機標準的裝備，無一非英國過去在英倫海峽之戰中所週見過的。其戰鬥機包括：He
109, Mo 109, 7, Me 109, g, Me 110, He 113, Focke-Wulf 130, 以及 Focke-Wulf 130。
最優越的戰鬥機，是 He 111, He 111, Gu-87, 和 Gu-88。他們最好的偵察機是一種雙引擎，雙翼的
F. 119, Wulf 130 式的。

在 1918 年中最大的空戰發生於德國入侵的最初兩個月內，當時德德空方的損失都以千計。俄國大空軍、波
蘭空軍、法軍空軍的損失達七、〇〇〇架。而德國人則列舉一些其他的數字，說空軍的損失有德軍那樣的或
多或少。據說，空方損失的飛機，但大多數的新聞記者却對於空軍損失的數字都引為疑問，在這種

八個星期中，德國空軍不離地前移，與其陸上部隊並駕齊驅，而赤色空軍則被迫將其飛機向後方的機場，而陸地部隊則向斯摩棱斯克後退。但在第三和第四個月中，空戰却不如此緊張。兩方都會損失了比他們所能補給的更多的飛機。有一個時期，戰場上充滿了泥濘。增援是需要的。在這些月份，德軍約用一半飛機在蘇軍後方作戰，而另一半飛機則直接與地面部隊合作。蘇軍則盡量集中飛機以保護他們的地面部隊與警衛他們的大城市。

在十一月，雙方的空軍都不够強大去恢復早期的大規模空戰。但大約就在這個時期，德國空軍開始發生了某些事故。冬天來了，而它並未準備冬季作戰。在十二月的第一個星期，它曾不能去支持正在向莫斯科推進的陸軍。在第二個星期，蘇聯空軍取得制空權，去支持其陸軍的反攻。德軍曾企圖去制止它們。天氣越發寒冷起來。雪降落不止。現在，俄國人使用他們所有的冬季裝備。飛機上備有滑雪履。特別的預防措施被用以去溫暖引擎。抗凍器被用以去阻止機槍中和投彈器械中的汽油，使之免於硬化。當水和汽油被倒入馬達以前，則用其他的發熱措施使之溫暖。飛行員們開始穿上了他們厚重的羊皮襯裏的飛行外衣，他們厚重的皮靴則以狗皮襯裏，他們更有狗皮腳絆。地面上勤務人員則用軍傘去清除跑道上的積雪。這樣，當德軍實際上完全停止了空中活動的時候，蘇聯的飛機還能縱橫天空。據說，德國的機械士往往需要一小時半的時間，去溫暖一個引擎，才能使它開動。某些德國的空軍已經被撤離戰場。蘇

炸機也和戰鬥機一樣遭殃。在十二月，一月，以及二月初的那些冷日子中，德國的空軍失去戰鬥力了。德國的飛機隨着翱翔于一切地區。

但俄國人的好景不長。不久，地面上的活動停滯下來，然後，春天到了。在地面硬化以後，德軍搶土重來，其空軍仍然比蘇聯強些。可是，一位俄國軍官施契巴科夫少將 (Major-General Mikhail Shcherbakov) 會說過，德國最好的飛行人員業已凋謝，十個月的戰爭已經消滅了最好的駕駛員，最好的領航員，和最好的無線電機師。會開始得到報告，說德國的新駕駛員只受過三個月至六個月的訓練。在陣亡的德國空軍的舊兵宿將當中，有瓦格納少校 (Helmut Wagner) 他是一位勳章琳瑯的納粹，過去在不列顛之戰中，會轟炸過白金漢宮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Westminster Abbey)，另有空軍將軍魏勃格 (Malmuth Wolfers)，他曾是過去希特勒派赴西班牙援助佛朗哥的兀鷹軍團中的一位宿將。還有一位是摩爾德斯上校 (Colonel Werner Meisters)。他是德國戰鬥機的總監，會帶領空軍去保護古德林的第二坦克軍。

不過，在春季暫時休止的期間，於德軍向斯大林格勒發動夏季攻勢以前，德軍會企圖去打穿美國和英國間向北方趨阿曼斯克 (Ammanst) 和亞爾干日 (Archan) 的運輸線。他們集合了一支有力的空軍於萊茵北部和挪威，並用他們幾乎根本阻止了盟軍隊。三月二十五日，四月三日，四日，十五日和

二十五日，陸爾曼斯克會受到可怕的空襲。在亨克爾機（Heinkels），容克機（Junkers），和福克·伍爾夫機（Focke-Wulf）的打擊之下，會有許多船隻喪於海上，這些飛機現在裝着魚雷和炸彈。

在這個時期，它們得力于午夜太陽，我們的船隻在一天二十四小時內，都可以很清楚地被看見。德國的海上飛機不斷地偵察海路。戰鬥機一天出動五次，去搜集氣象報告。德軍會引用一種新的水雷，該項水雷具有某種設計能不斷地壓迫轉舵圈。其結果是，當這種武器被投於距護航隊約一，〇〇〇碼之處，乃在船隻中間取回線前進，其圓周的直徑則愈縮愈狹。船長們發覺它們難於躲避。德機開始投置一種木製水雷。其意乃在強迫護航隊的高射砲在真正的攻擊以前，即行開火，並消耗彈藥。五月六月和七月，會是海員們黑暗的日子。只是當英國開始派派公母艦隨船護航的時候，德國的攻擊才最後被停止了。

一九四二年夏天，當德陸軍向斯大林格勒推進之際，德國空軍會引用一些新的玩意。當它們被蘇聯飛機攻擊的時候，其轟炸機乃投下一種小型降落傘炸彈，在離飛機二〇〇碼之處爆炸，其意乃在阻止蘇聯從後面進攻。現在，德軍也開始使用他們所有的飛機去支持陸上部隊，放棄了對蘇聯後方的空襲。

米式一〇九一G飛機，第一次被使用，而它的砲發射時效僅管砲彈，射擊為三〇〇碼到五〇〇碼，而不

最後，戰線到達了斯大林格勒市，而在這裏，德國的第八航空隊在市區，還真正地掌握着制空權。也許紅軍有目的地保留其戰鬥機作爲後備，等待着十一月反攻日子的到來。無論如何，約粹控制着區域的天空。然而十一月到來的時候，頭一年冬天的故事並未重演。首先，大多數的空戰是發生在南俄，那裏陸軍的戰鬥方酣。在那裏德軍是幸運的，那是一個溫和的冬天，大地上的雪也很少。據我所知，蘇軍在從斯大林格勒到卡爾科夫的反攻中，他們曾不能使用他們的雪履，於是在頭一年他們所佔的一項利益，不復存在了。不過，天氣還是寒冷的，德軍因其機關槍和投彈瞄準器中的汽油凝結，而再度吃到苦頭。他們也因蘇軍反攻的一發進展速度而受到苦楚，這種反攻，逼迫他們放棄了預先準備好的飛機場，而把飛機從一個機場轉移到另一個機場，必然要帶來混亂。在十二月和一月，蘇軍並未萬事如意，如同他們在頭一年冬天那樣。然而，他們却握有制空權哩。

雙方的空軍在這個時期都開始引用新型的飛機。德軍使用福克·伍爾夫190-A-3型的飛機，這是他們所有的最好的飛機。蘇軍採用改良的MiG式和Ilyushin式的飛機。

於是在莫斯科，對戰鬥機駕駛員發出了新的訓令，從這些訓令中，我以窺見紅軍所認承的蘇德兩類飛機的比較的特長。其文如下：

「當德國飛機在高度上佔下風的時候，它們常常轉襲暴露腹部。要在那個時候打擊它們。無論何時，要儘可能地保持你的高度。盡量延長戰鬥，因為蘇聯飛機的石油供應量更大些。保持機動。在這裏，蘇聯的飛機佔上風。在一五〇碼到二〇〇碼的時候開火。最好的目標是敵機機身的上部和下部，那裏的裝甲很薄，還有引擎，給油器，放熱器和油箱」。

我們在莫斯科誰也未曾聽到許多關於俄國轟炸機的消息。顯然地，蘇聯的工廠會集中力量去生產戰鬥機，攻擊機，中型轟炸機和偵察機。重轟炸機很少見到，而蘇聯也不常襲擊柏林或羅馬尼亞的普洛葉什特油田。我相信那是真的，即蘇聯最好的中型轟炸機，是美國造的。我在蘇聯機場曾看見了許多這種飛機。我在伊朗機場也曾看見了許多。

Philip De Sogur），會寫過一八二二年法國入侵俄國的歷史，他承認成千成萬的俄國俘虜會死於法蘭西的監禁營中，特別是從莫斯科退却的時候。有許多俘虜被殘忍地殺掉了。這位將軍說道：

「這些不幸的人們，於是只有被送去拘留所中，那兒在夜裏，他們像野獸似地被囚禁着。這無疑地也是一種野蠻行為；然而我們有什麼辦法呢？交還他們？敵人拒絕了這個提議。釋放他們？他們將回去宣佈。普適的囚者情形，不久將使我們別入到那裏去。在這次社會的戰爭中，給我們活命就要犧牲了我們自己。當我們感到危險。我們去尋求另一個選擇，對我們是這樣的可怕。」

• 1

這樣，我想德聯政府最初拒絕簽訂關於待遇和處置戰俘的日內瓦協定，實質上是俄國的本色；而不是蘇維埃的本色。在芬蘭盟禁營中和我談話的那位少校，認為俄國情勢乃意料中事。後來，當德國入侵期間我在俄國，還看見許多別的例子，具有同樣感覺，我常常，這已經變成俄國人手中的一項有價值的武器了。俄國人了解它，並接受它。德國人則瞭解。一旦他們被俘，至少等到戰爭結束為止，就要石沈大海，音信杳然。他們的家庭將永遠也不曉得他們。而這往往使他們心中產生一種廣漠的恐懼。

在前線及其背後，那是一場無情的殘酷的戰爭，而雙方都係以部部要毀滅。我曉得俄國人有無數案件的證據，證明他們成千成萬的這人會死在德國的監禁營中，他們說。有時是因野蠻的虐待而死，有時則

因飢餓和遺棄而死。我也曉得，有許多德國的俘虜會死在俄國人的手裏。一位俄國的砲兵上校有一天會告訴我說，他曾用自己的手槍殺死兩個俘虜，當時，他剛纔遭過的殘暴，是使他這樣的憤怒啊。但我想就全體而論，德國的俘虜們一旦被送到後方，遠離前線上的瘋狂和憤怒，就被待遇得很好了。

在紅軍中，有一羣政治教導員（Instructor），他們會告訴他們的軍隊一旦落入德軍手中其命運為何如，也是這些政治教導員們，會告訴他們，假如他們被俘，有一天他得解釋爲什麼當他們的同志在附近戰死的時候，他們竟爾投降。他們是紅軍的政治委員，是共產黨的政治代表，是資本主義世界其他軍隊的軍官們所深惡痛絕的年青人。當我去芬蘭以前，我會讀到一些關於他們的事情，但直到蘇瑪莎米戰役以後，我和那位俄國少校談過了話，我才開始確切了解他們的職務爲何。

據那位少校的意見，有好的政治委員，也有壞的政治委員。他們是好的，他們很有用處，他們是壞的，則足以使他們所屬的部隊分裂。

政治委員制度的觀念，附屬於每一個紅軍單位，在空軍，則附屬於每一個中隊，在步兵，則附屬於每一個排，政治委員乃是一位共產黨員，他的職務是向軍隊教導共產主義，宣傳效忠於現政權，報告反革命份子的出現，節制官兵的政治活動，監督並建立士氣——簡言之，乃是共產黨在紅軍中的正式代表。自然，所有高級官和大多數的下級官，不拘如何，都是共產黨員，但在士兵中，黨員的數目就比較

步了。

這種制度，是在十月革命以後不久，創立於紅軍成立之初。在當時，它之所以被需要，乃是因為布爾塞維克人只有少數有訓練的軍官，年青的紅軍會被迫去依賴於許多沙皇的軍官，而他們的忠實性是往往靠不住的。在那些日子，政治委員是軍隊內最重要的一個部份。他們有能力保持軍隊的團結。然而歲月不居，沙皇的軍官被排除了，布爾塞維克人被訓練去代替他們的位置，而政府還是繼續維持這種制度。紅軍的領導部，既然握有如許大權，本來有機會隨時取得國家的控制權。而非軍人的黨員却決定其不能。於是政治委員還是被保留着，他們是黨的正式代表和蘇維埃法律的長臂。

列寧死後，黨內會有斯大林派和托洛斯基派之爭。斯大林派勝利了，自此以後，任何軍官或任何別人，凡不絕對效忠於斯大林的，就被認為是蘇維埃國家的敵人。於是政治委員又有用了，因為他們可以報告任何游離於斯大林路線的指揮官。有一些指揮官是選樣的，而由於他們的錯誤，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年的大肅軍中，被從軍隊中清算或放逐了。

在這些和平的年份，政治委員會掌握着非常的權力。他們有權副署部隊長所頒佈的一切命令，而假如他們拒絕副署，則其命令無效。然而歲月挪移，事態的演變也恰如許多外國軍隊中的軍官們所認為他們應該做的一樣。政治委員制使責任分裂，而責任分裂則馴至沒有效率。可是，當一九三九年秋天蘇芬

戰爭之時，這種態度還是春秋鼎盛，而據我想，那是一種很合理的假定，即該次戰役中的許多錯誤，可以放在政治委員的門口，蘇維埃政府似乎也作如是想。因為在一九四〇年春天蘇芬戰爭那個月之內，政治委員制度就被從軍隊中廢除了。政治委員還是保留着，但他們已經不復有蘇聯副部長所作內軍事決定了，而那說是從芬蘭戰爭到德國入寇十五個月間的許多，在這十五個月內，蘇軍會改正了許多錯誤。

不過，在蘇德戰爭的第一個星期，共產黨就恢復了政治委員制度。因為起初事情進行得並不很好。斯大林在一九四二年五一手令中會作過一番解釋：「在最初幾個月內，對於敵人的溫和與冷淡，可以在軍隊中看到」。因此，政治委員被恢復去監督懲罰的進行，去制止行伍中任何的動搖，並且去監督部隊的士氣。但此時他們回來以後的權力已經減少了。現在，他們這先前的副部長和部長的軍事命令，但他們會被訓令只是在很少的情形下，才可以運用這種權力。其意思是，使的大部分應致力於監督士氣，讓軍官們去掌握部隊。在戰鬥中，他們受命去監督部隊，並去監督其行動。在戰鬥終了之後，他們則集合部隊，講述勇敢和懦怯的例子，作好或壞的評語。其目的在於使軍隊中保持士氣，而蘇聯國內的報紙則盡力造成一種觀念，即那些人是紅軍中最好的。這是一種很合理的假定，即該次戰役中的許多錯誤，可以在很大的限度內，報紙是成功了，這不僅是因為沒有別國報紙對之，而也是因為事實上，這些委員們繼

是能幹的精選的，受過仔細訓練的。我相信，對於士兵們，政治委員們業已克盡厥職了。

然而事實上依然是，他們在部隊中擁有副署軍事命令的大權，即使這種權力不常運用，往往也要引起來責任的分裂，而責任的分裂，就要演成無能。部隊是們雖然不吝贊辭對其判斷力，有許多人提出了異議。結果是一九四二年十月，國防人民委員會宣佈將來不再要政治委員了，只要政治教導員，他們唯一的職務就是負責其所屬部隊的政治教育。在未來的紅軍中，軍官們實行一元的指揮。一切對敵作戰的責任由他們負擔，而蘇聯場上失利，則由他們自己對上有責任。新命令係頒布於斯大林格勒戰役最危險的時候。在新措施之下，政治教導員們受更重責，但他們不在戰場上指揮部隊。他們的新位置是作為部隊長的助手，一種負責政治工作的副隊長。

當這種變動發生的時候，許多從前的政治委員乃從政治工作轉而去指揮部隊。第一道命令就宣佈他們有二〇〇人立即變為團長，另有六〇〇人去指揮大隊（即營長）。對於新的工作，許多人是具有資格的因為他們所有的人，除了正規的政治教育以外，都曾受過軍事訓練。例如，在莫斯科的政工學校中，其七八〇小時的課程分配如下：一五〇小時的理論教育，二二〇小時的學習勤務，一八二小時研究武器，其餘的時間則學習其他的軍事科目。

某些政治教導員含有奇異的才能。我在莫斯科時的一個，他三十歲，剛剛從卡爾索夫的軍事政治

學校受訓完畢，該校業已遷到塔什干去了。他過去曾畢業於莫斯科的化學學院，並在一家人造橡皮工廠工作了一年。然後，由於共產黨組織部的命令，他被派到一個育牛場去做政治工作。他在那裏工作了一年，然後到莫斯科去當大學新聞的編輯。後來他在中央亞細亞各城市任廣播檢查官凡一年有半。一九四二年，他被動員派入政工學校。在那裏，這位黨員過去會有如許經歷者，發現所有的學生都在三十一歲以下，而教授們全是高級官。他發現吃的很好，工作很苦。他們早五時起床，每天他們有四小時的實務訓練，四小時的理論訓練，和兩小時的政治教育。四個月之後，他以上尉階級而畢業，月薪八〇〇盧布。

他曾告訴我說，他還沒有資格去指揮部隊，但他相信，在部隊裏作過幾個月的政治教育工作之後，他將獲得必要的經驗。

第十三章

兩個俄國

實在說來，有兩個俄國，夏天的俄國和冬天的俄國，兩者的區分有如晝夜那樣判然。在一個俄國，是陽光和溫暖，田野青蔥而五穀成熟，兒童們赤着腳，男人和女人在河內划船，穿着淺藍的衣裳，春風滿面。然而在冬天的俄國，則冰雪深積，寒氣刺骨，朔風怒號，火車被阻於深雪堆中，長夜漫漫，苦難逼人。當夏天我們在莫斯科的時候，生活是快樂的。我們可以在莫斯科旅館外面乘一部街車到郊外去，沿着公路作漫長的散步或在克希姆琪（Khimki）附近於莫斯科——伏爾加運河中游泳。在禮拜天，我們常常到高爾基文化與休息公園裏去，它恰在克里米林宮外。它的名字也許略不符實，因為在戰時如果有任何的文化與之相聯繫的話，那僅是舉行某些優美的音樂會而已。因為大致說來，它恰是一個廣大的娛樂公園，下午的時候，軍人們很愛攜着他們女友冶遊。在很少的情形下，當我們被允許離開首都去訪問軍隊的時候，我們會看見一個我們從未見過的冬天的俄國。農婦們和兒童們在田地裏做工。道路上冰雪消化以後，主要是泥土，偶而有一長條一長條的圓石頭。小木房子看樣子够舒適了，但大多數需要修繕，因為父親和兒子已經上前線去啦。

然而一到十二月五日，當俄國的面貌就改變了。你不復看見鮮豔的紅、黃、和綠色的夏季衣裳。現在，俄國人只穿腳穿著灰色或黑色的人們看來更疲倦了。他們的房間是寒冷的。他們往往穿著外衣坐在家中。食慾並不老好。在某些建築物中，水管破裂了。街上的男人和女人都行色匆匆，急欲到達他們的目的地。他們在卡車或銜車上，推推衝衝地去尋找一個位置。他們對於排隊去等著領取麵包，懷有信心。可是一到鄉村，看來俄國在冬天也像夏天那樣美麗。除了森林和村莊以外，你所能看見的，是一個銀色的世界。冰掩的道路，在軍用卡車的輪下是堅硬的。

同樣，當談到戰爭中的俄國時，你應該說夏天的戰役和冬天的戰役，而兩者也判如晝夜。在夏天，俄國穿著輕裝，戴著舒適的洋外帽。在火線上，他們捲起了袖子，並且常常拋棄了他們的鋼盔，認為是一種不愉快的。雖然有時是有用的保護物。現在，你可以看到高統黑靴，以及輕鬆的襯衫，在襯衫外面，軍人們就扎上皮帶。他們的卡車和大砲爲了偽裝，被塗成一種奇異的綠棕色的綜合。在那戰場中，飛機起飛時係用機輪而不用雪履。生活是輕鬆的。在那些日子，旅行的藝術家們在前線上能出產更多的作品，因爲可在戶外攝取風景。唯一的麻煩，就是德軍是一個機械化的部隊，適應于夏季作戰，因此在溫暖的月份，德軍每獲重大的勝利。

但自然啦，這對於俄國人並非意外，而他們在開戰之日就曉得，或很快地他們就發現，他們會不能

在開闊的平原去抵抗德軍，並且一彈還一彈地打下去。因此，他們採取一種修葺工事，即在夏天作有組織的撤退，軍在冬天實行反攻。他們的方法是從六月到七月底，當情況有利於德軍時，向後撤退，在撤退中消耗德軍的人力，並組織他們的後備軍，當冬天到來時，他們就可以在主要區域集中比敵人更大的火力。這是一個代價重大的過程，因為這意味着放棄了國家所不勝喪失的大片肥沃領土，而十之八九，當他們能够在十一月，十二月，一月和二月克復這些領土的時候，他們發現村莊已經被毀壞了。然而，這是由需要所決定的偉大的戰略，因為德軍佔有坦克和空軍的優勢啊。它這樣做了。

我以為，一般人都相信希特勒之所以派一支夏季的軍隊到俄國去，乃是因為他感覺他能够在幾個月之內就擊毀了紅軍。但我寧認為德國進攻蘇聯，是一種不顧死活的進攻，德國高級統帥部本來很重視紅軍，而它感覺它應該在一九四一年進攻，不管是否有充分的準備。它也許相信，等到一九四二年就太晚了。當時蘇聯得過一年的軍事生產，就太強大而不可征服了，於是在一九四一年六月發動了進攻，用的是一支夏季的軍隊，裝備着夏季的服裝和夏季的武器。

第一年十一月，當紅軍在莫斯科之前堅守並計劃其反攻的時候，俄國的冬季裝備正在被供應前線。疲倦而到來睡靴以代替皮靴。疲倦而運來厚手套，毛皮和羊皮帽子，厚羊皮或羊毛的外套，以及保護掩蔽部的火爐。現在，運赴前線的大砲，為偽裝計，都被漆成白色以與雪色混同。坦克軍和卡車也被漆成

白色。用帆布條覆蓋流砲兵陣地。在飛機場內，飛機被燒配消雪履，並對於所有各種摩托化的設備都以調整；這樣一來，可怕的嚴寒遂不能阻礙引擎的滑潤並堵塞了大砲和機關槍的工作零件。勞工隊被派去掃除道路和公路上的積雪，他們在一月間零度以下四十多度的氣溫下，晝夜工作。當他們鑿雪並工作的時候，這些大多數年齡在四十歲以上的人，曾用布條掩蔽他們的口鼻，這樣，從他們呼吸而出的濕氣，就不至於凍結在臉上了。

現在，在一切戰鬥中，雙方都各異其趣。德軍用的是機械化砲兵。他們不能移入遠離道路的陣地，除非他們修築道路使車輛能夠通行。但蘇軍却大部分依靠於馬獸的大砲，而他們的四五公釐（一、八英寸）的輕砲，如果需要的話，則可用手推動，一門砲九個人就行了。德軍也曾有大量的坦克，但在降雪以後他們才領悟到，一輛輕坦克不能通過十二英寸以上的雪，而一輛中型坦克則可被阻於十八英寸深的積雪。結果是在十二月的末尾，德軍開始派他們的坦克師團返回德國，加以改組與整頓。他們在前線上的士兵開始飽受嚴寒的磨難。他們的輕大衣不過是一種薄外套而已，在外套下面，他們穿一件厚絨線衫，假如他們够幸運的，能從國內得到一件的話。他們的手套是不够用的。他們沒有厚帽子，只有他們的海外帽，他們把這種帽子扣在下脣上。然而他們並不够溫暖啊，於是德軍開始偷竊他們從俄國平民那裏所能拿到的一切東西：任何他們能纏在或綁在身上的東西，只要能擋點冷就是了。我記得有一天曾看見

一位德國坦克軍官在他的破衣旁邊。他死在地下了。他的腿上穿着一套鮮藍色的褲襠。這是他從某一個俄國女人那裏偷來的。是一種鄉村所特有的樣式。又有一天，在摩茲哈斯克，我會和十個納粹俘虜談話。其中有十個名叫約翰·天卜（John Tandy），是摩塞爾（Moselle）地區的葡萄栽培者。我曾聽過愛麗莎在她的標語中。

「你怎麼能他的長靴那裏去了？」

「它們在我這裏被——偷去了。」

他聽著聽起來，停止談話，不安地望著俄國的衛兵，好像他害怕觸怒了他們，會吃到苦頭似的。

「把靴子脫下去！」俄國軍官說，「你的靴子到底那裏去了？」

「它們就在我這裏拿去！」他用力說。「當我被俘虜以後，幾個兵把我拖入屋子裏去，並把靴子給

我脫下去。」

「你怎麼能他的長靴那裏去了？」俄國人問。

「我不給！」他偷笑說，「幾個星期以前我們路過一個村莊時，在一間空屋子裏我發現了它們。它們不是我的，但我想拿了它們。它們是用毛氈做的，很溫暖呢。我的舊靴子不過是普通的皮靴罷了。」

那十個俘虜是一幅淒惻的景象。其中有些人耳朵和鼻子上的凍瘡作癢。有一個人因腳趾上的凍瘡而

談行了。伍長艾格 (Corporal August Ester) 說，在他那一連裏，每天有四個人凍死。我想那是不錯的，即這種可怕的苦難並未超過三星期或四星期。經過一個時間以後，德軍停止了他們的退却，而從這以後（一月以後），他們就住在俄國的村莊裏，控制着道路，僅在田野和森林中保持着堅強的巡邏。由此他們乃得以去組織他們的營盤，因為這時候，蘇軍經過五個月的退却兩個月的反攻，也筋疲力盡了。

在冬天，德軍和蘇聯都不須勞神把地雷埋在地下。他們所做的，僅止于掘開一點雪，把地雷放在那裏掩蓋上就是了。因為這比較容易，所以地雷散佈得較多。搜索地雷的方法，就是把刺刀綁在長竿上，在雪中刺探。當刺刀觸上了某種金屬的東西，工兵們就前來把地雷移開。這倒沒有響的危險，因為兵士們輕輕地刺探，不至使其爆炸。

正如冬季的裝備和夏季的裝備不同一樣，冬季的戰術也和夏季的戰術不同。多年以來，俄國人就訓練冬季作戰。在冬季也和夏季一樣，他們不斷地操練，他們的理論是，軍隊在訓練中越能頑強地去抵抗寒冷，則他們在戰場上也就越能抵抗寒冷。美國供應代表團團長菲蒙威爾准將 (Brigadier-General Philip R. Faymonville) 曾告訴我，當他在戰前當駐蘇陸軍武官的時候，他常常看見一些使士兵受凍受極大苦難的操練。顯然地，這種訓練理論是正確的。

關於俄國軍隊，有一件事情為許多人所難於索解，那就是為什麼這個軍隊在一九三九——四〇年冬

季的蘇芬戰役中曾一度遭受挫折，而僅在兩年之後的冬季作戰中，却表現得那樣好呢。

在蘇芬戰爭中都發生些什麼事情，現在似乎明白了。當時俄國人突然決定他們要去保障列寧格勒，乃企圖去強迫芬蘭人沿着邊境作領土的割讓。言辭上的試圖失敗了，俄國的領袖們曉得他們的國家強大而芬蘭較弱（當時他們的人口是一萬八千萬，而芬蘭是三百五十萬），乃突然決定用武力去取得這塊領土。我們可以很合理地去設想，當時蘇聯政府關於芬蘭的情報不多，它並且相信，如果芬蘭政府進入戰爭，則芬蘭人民將永遠不能去支持他們的政府。於是談不到什麼準備，紅軍就越過邊境了。不錯，只是由於政府估計的錯誤，在第一個月中（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蘇軍損失得較重，他們幾乎在每個地區都受到了打擊，雖然他們在各處都獲得了某些領土。然後，蘇維埃政府了解到它的錯誤。提摩盛科元帥被任命為指揮官，而在一個多月的時光內，蘇聯的軍隊除了訓練以外，別無所事。他們早晨，午間和晚間，被訓練去從事于面對着他們的特殊任務。最後，在二月中旬，他們開始了攻勢。那次攻勢直至芬蘭屈服而後已。蘇軍會在芬蘭戰役的初期犯了一個錯誤。他們永遠也不再去重復這個錯誤，而在第二年，隨着提摩盛科代替伏羅西洛夫任國防人民委員會委員長，蘇軍會經過一番完全新的和不同的訓練過程。一九四一年的紅軍並不是一九三九年的紅軍啊。

然而在對芬戰役的第一個月中，他曾學得了艱苦的道路，因為芬蘭人會被訓練於從事戰爭，而作為

戰鬥員們他雖然不比世界上的任何民族更為頑強。至少也是頑強的。我在俄國的期間，我常常想蘇芬戰爭時我在芬蘭的期間，而無論何時，我在俄國看到的一個戰場，我就想到了在芬蘭的一個戰場。兩者根本上是趨於相同的。在冬天，死掉的人看來像是死人，如同芝加哥日報（Chicago Daily News）記者斯圖威（Ishland Stowe）所那樣恰當描寫的。會沒有血。太冷了出不來血。屍體似乎凝結起來，以至他們變成小形的了。當你看見他們的時候，你應該愛惜你自己，過去他們會是活人。在夏天的情形就不應如此，當他們戰鬥的慘狀和苦難，會使你觸目驚心的。但在冬天的觀察中，就把這鎖印線給沖淡了。俄國人在芬蘭的會學習了冬季作戰。如果德國人由此也會學習了任何的事物，可是他們終未能證驗。除非他們對於俄國兵的輕視，而這極不正確的教訓，惟有使他們陷入窘境而已。

現在讓我們來觀察發現了兩個國家，一個是夏天的俄國，一個是多天的俄國。前者僅僅使他們獲得戰術的成功，後者則造成戰略的災難。

第十四章

蘇聯淪陷區

大約在莫斯科以西一〇〇英里，離開到里加去的主要公路幾英哩的舉措起伏的鄉村，是小村莊沙波卡瓦（Sudprozovo）。乍一看，它和其他的俄國村莊並沒有什麼區別。右塵土飛揚的道路的兩旁，你可以看見單行未塗色的兩層的房屋，其木料因風雨侵蝕而變色了。它們建築得很堅固並且內部很溫暖，這是因為它們有大木頭火爐和緊密的禦風窗。但沙波卡瓦今天並不同於別的俄國村莊。沙波卡瓦在戰爭的第一年冬天曾被德軍佔領，而隨着德軍的撤退，由於納粹的令人難以置信的狂暴，其人民曾遭受到可怕的苦難。

那年冬天我訪問沙波卡瓦是在德軍被逐出幾個星期之後，一天下午我坐在該村的一個家庭中和二十個左右的男人，女人及兒童談話。他們是在附近集體農場做工的農民，樣子都很強壯的人，在他們端正的面貌上刻劃着他們生命的故事。其中有一個人名叫托庇辛（Ivan Tuptishin），係來自次一個村莊馬利葉（Maloyer），他的家已經被燒得精光了。他是一位青年人，因為患肺病，瘦削，和年齡過大，而被免除兵役。他在那裏坐在其那人的前邊，乾燥的眼睛和疲倦的面容，他用一種有時僅能聽見的聲音向

我聽說他家裏的六個人如何在德軍退却的時候死掉了。屋內別的人在慄慄顫泣，因為他講的故事他們太熱習了。托庇辛說，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夜裏，三個德國兵闖入了他的房子，並且說全家必須在十分鐘內離開。他們說，衣服可以拿着，但不許拿食物。外面正在大雪紛飛，風刮得尖銳而寒冷。

「我問他們我們要在那裏去，並且我們怎樣吃飯呢，」他告訴我「而他們說，『問斯大林去。』」帶着不閃動的眼睛和顫動的嘴唇，他說全村八十口人，統統逐出，在其中有他自己，他的老婆，從八個月到十五歲的九個孩子，他的七十四歲的盲父親，和他的母親。托庇辛在臂上帶攜着最小的孩子。他的老婆帶着另一個。他們奔波于雪掩的路上，女人和孩子們在號泣，而村莊裏的男人則企圖使她們安靜。在他們後面走的是德國的步兵，攜帶着他們自己的裝備以及他們從屋子搶來的食物。托庇辛的母親走得很慢。偶爾他滑倒了。有一次德國人跨過來用手打她，告訴她走快些。那天夜裏，托庇辛告訴我，當踏過深雪走向另一個村莊時，他自己的四個孩子和別的四個孩子被凍死了。第二天，他的三歲的兒子也在繼續隨德軍退却中死掉了。

托庇辛，幾乎是不聯貫地，並做手勢去表達他的話語，現在他說得很快，好像一下子就要把所有的話都說出來似的。

他說，那天下午，德軍開始去殺殺落伍者，大這是認為有些人打算逃跑吧，橫豎他們困在莫斯科之

前遭受挫敗而瘋狂了——這次敗仗是他們在這次戰爭中的破頭兒第一遭。他的老婆和一個女兒被射倒了。活着的人開始在恐怖中狂奔。另外兩個人被槍斃了。最後，德國人過去，在一起隱村的八十個男人，女人和兒童當中已經殺死了二十一個大人，傷了三十八個人。托庇辛家席中的十三個人，只留下了七個人。但他們全都患凍瘡了。

當托庇辛講完了他的故事，我和一個十五歲的孩子比齊科夫（Valentin Bichkov）談話，他是俄國的一位游擊戰士之子。憂傷的人們，其中有一個淚水盈眶，但聽着這個孩子的報告。他開始講的時候，面上帶一縷笑容，熱心而誠摯地，聲音很強。他很喜歡年輕的老年人和女人來聽他的話，自稱他在這次戰爭中會盡了一點力量。

「我被德軍俘虜去了」，比齊科夫說，「他們拉去村莊所有的人，我也在內，把我們囚在一個馬廄裏了」。

他說，第三天，年歲大一點的人被送到隣村洛托辛諾（Fotochino）去做苦工，而他和兩個別的孩子被釋放了。他到土洛窩（Turovo）村去。在那裏和另外三〇〇個人住在一所穀倉裏。幾個月來他們每人一天吃三顆冰凍的馬鈴薯。天氣冷起來了。現在，比齊科夫突然停止了談話，笑容從他臉上去失了。他緊蹙他的嘴唇以抑制哭泣，並力圖使臉上的淚痕收斂。然而眼淚流出來了，他開始嗚咽起來。

一位年老的人和大多數的婦女們，都拭她們的眼淚。

這個兒童，穿着破舊羊皮的外套連同磨損了的羊皮領子，坐在那裏，再度開口了。

「我的母親和我的小妹都被殺了」，他說，「當德軍離去的時候，他們把二十個人驅到鐵絲網後面，槍斃他們」。

這就是比齊科夫所能說的話。他沮喪下去，把頭伏在桌子上，用手掩蓋着他的頭。一個女人站起來，用胳膊擁抱這個孩子，把他拖到隔壁去。在那以後，沒有人再願作片刻的談話了。

沙波卡瓦這個小村莊，和它周圍的別的村莊一樣，位於洛脫辛諾農業區，該區是莫斯科州的五十八區之一。在整個的蘇聯，再沒有別的地區比那兒的劫難更慘的了。當我在那裏的時候，區會議的主席仍在計算死者的人數，但許多人都埋在雪中了。他曉得了九四九個男人，女人和兒童。他相信還要多出幾百人。那位主席告訴我說，當德軍被紅軍追逐退走的時候，他們不僅殺，而且燒。在淪陷以前，該區共有六，〇〇〇家。在德軍退走以後，二，八八六家被完全毀滅，一，八二七家受損，只有一，二八七家完整無缺。他們所未燒燬的房子，都是離開主要道路的。

洛脫辛諾地區的俄國人曾告訴我說，在遇害的九四九個人民當中，十三個人被活活燒死，一四五人當他們被迫離開家庭，在雪地中跋涉，因衣服不足而被凍死，五〇七人被槍斃，幾十人被絞死，其他則

死於強制撤退中。

當你進入村莊繼續走去，看見房屋、舖店、學校、醫院、穀倉和小工廠的廢墟，你就可以開始了解其所遭受的浩劫為何如了。你甚至可以開始了解得更多一些，當你站在那裏並注視洛脫辛諾村本村的絞架的時候，在絞架上，五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被絞死，還掛在那裏呢。我願意告訴你，在那些絞架上曾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那是我所遇見的一位住在她家庭廢墟間地窖裏的女人告訴我的。如果你對於這個故事聽完後不信，如同幾千哩以外的人對於異地的暴行故事往往將信將疑那樣，那麼至少它對於死者家庭的活者，總是真實的。

敘述這些故事，可以幫助你去了解何以紅軍竟這樣奮勇作戰。

絞刑架，當我看見的時候，恰巧是立在公路的旁邊。它包含兩個直柱，高二十五英尺，頂上有一根橫木，長二十英尺。在和平時期，環圍就掛在橫木上，因為這是一個兒童遊戲場。當我站在那裏的時候，環圍已經沒有了，另有六個無遮蓋的長銅絲，每個的尾端帶一個活繩結。活結是由繩子摺回其尾端而做成的，接頭處則用一小條銅絲綁牢。

有六次，德軍把一個居民帶到這個遊戲場去，使補或她立於兩個大琵琶桶之間的一塊木板上，把頭子套在繩結裏，然後揭開琵琶桶。如此這般，繼續了好幾個月。屍體並不撤下，任其在寒風中搖擺，於

是第六個人被擄赴刑場的時候，假眼見有五具屍體在那裏搖蕩。

在那裏死的女人是匹斯卡娃斯卡雅（Tatiana Pochovatkaya），年齡二十七歲，地方衛生部的首領；她的丈夫在紅軍中，她的兒子則於德軍逼近時被她送出危險了。住在廢墟間地窖內的中年婦人伊娃莎娃（Teona Ivshova），曾提出了鐵證。她曾目睹匹斯卡娃斯卡雅之死，坐在她黑暗的地窖裏，她告訴我證，匹斯卡娃斯卡雅被拖到絞架前，那裏已經有別的人在那裏吊死，他們的屍體被凍硬了。

「問問這裏的任何人」，她說那個年青的婦女喊道，「我並沒有犯什麼罪呀。我會送走我的兒子。我的丈夫在前線，我並沒有犯什麼罪呀。」

然而琵琶掃被陽開，她死了。伊娃莎娃說，然後德國人警告村民們可以隨便拿那個女人的任何東西——衣服或別的什麼東西。她說，他們什麼也未拿。

當我在俄國的時候，我曾經到過許多別的村莊，但我從未發現在任何地方像著脫辛諾的人民遭受這樣的浩劫。在一些地區，德軍會屠殺人民，焚燬村莊，並偷盜牲畜及其他任何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在另些地區，他們在平時並未傷害人民。我想，暴行的數量像森林及游擊戰爭的範圍。當游擊戰爭活躍的時候，德軍丟棄靈魂，為報復計，乃屠殺，焚燒並蹂躪。

德國政府當其下令停戰的時候，會有一項堅強的信念，即大多數的俄國人，將「迎擊」從克里姆林

官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它相信俄國人是不會打回去的，不然他們早就向它打了。它預期把一新秩序一加在俄國人的頭上，不會遭受多大的反對。但德國人發現他們是錯了。在他們前途途中，他們理解到俄國人也像世界所有的人民一樣，願意按照他們自己的方式去過他們的生活。當侵略軍企圖去說服城市和鄉村的人民去組織新的地方自治參事會的時候，他們就首先跌入了困難。往往他們發現某個人去担任這種角色。但他不久就轉變成一個愛國志士對德國的努力怠工，而如果他真是一個叛徒，則又不能得到人民的合作。在許多場合，對於佔領軍的敵視起初是消極的，但週復一週，隨着人民進行鬥爭去反對穀物徵發以及強迫拉去體格健全的男人和女人離鄉背井去到德國或德軍防線後面去做苦工，則這種敵視就高漲了。我相信凡是採取消極反抗的地方，德軍的暴行就要少些。考泰爾尼卡高的市長會告訴我說，在那裏，德國未燒房屋，也未殺人民。他們甚至遺留下來的牲口也未會偷盜。

然而當人們開始打回去，以保護他們的家庭或他們的積食，或不拘用什麼方法，開始去幫助其隣近的游擊戰士的時候，德軍就殘酷無情了。考泰爾尼卡高沒有游擊隊，或別動隊（Partisans），如同俄國人所稱呼的那樣。它未遭受洗劫。莫斯科以西的洛脫辛諾，有一個一三〇人的游擊支隊。它的家庭被焚燬，它的人民被屠殺了。

對於這個一般性，有某些顯著的例外。大城市卡爾科夫並沒有游擊隊呀，但德軍在那裏實行虛腫的

統治，蘇聯其他的淪陷區鮮有其匹。我想其理由是，卡城硬心腸的烏克蘭人民由於缺乏糧食和被德軍驅迫後澈竟遭受到這樣大的災難，於是他們乃開始按照着自己的消極方式去與德軍戰鬥。卡爾科夫，在戰爭的第二年冬來，蘇軍得以堅守它以對抗德軍反攻的幾個星期以後，當我看到它的時候，在蘇聯可以說是景象最慘的了。其疲弱的人民，消瘦而飢餓。有一半的大建築物，其火車站，其約有三分之一房屋，其飲水供應系統，以及它的工廠，於德軍撤退時已經被毀壞了。在它的大街小巷，在人行道上，在庭院中，散佈着盈千累萬的空酒瓶子，其中包括來自法國著名葡萄園的香檳酒，來自勃銀第（Burgundy）和波爾多鄉村的酒，摩賽爾（Mosels）和萊因河的酒，來自德國的，強烈而類似伏得加酒的斯泰因哈哥酒（Steinhäger）。

蘇聯的游擊戰士們很少進入像卡爾科夫之類的大城市。他們大部分時間是駐在森林裏和沼澤地，不時夜襲小的村莊，而凡是可能的時候，即進攻德國的哨兵，運險站和指揮所。他們的任務是三重的：炸毀橋樑，向敵軍卡車投擲手榴彈；割斷電話線並炸毀軍火庫，用以盡量使敵軍失去戰鬥力；作為紅軍的前驅偵探，並供給關於敵軍軍隊集中及其他軍事行動的情報；在德國控制區域代表蘇維埃法律的長臂。他們最後的一項任務在國外被知道的最少，但住在蘇聯淪陷區的俄國人，却曉得與德軍合作將被報告給游擊隊，而游擊隊則實行直接的報復，或報告其活動於莫斯科的警察機關後加以懲罰。

游擊支隊是高度組織的。在許多支隊中，其軍官是由紅軍所訓練的，而唯一有經驗加入的人，就是美達德爾。他雖是游擊支隊都斯頓的人。他們穿的套是便服，其作戰單位則從三〇人至一五〇人。在各種情形下，游擊支隊都是在德軍實際進攻以前選定的，而糧食則預被儲藏起來，以備應用。

洛脫辛諾的游擊支隊是斯游擊隊的代表。它包括一〇三個中年人，就有四十九歲的阿波林（

Sergei Apolin）——一位高個、梳頭髮的戰士，他是地方執行委員會或蘇維埃的主席。他們的指揮官是

另一位黨員羅索夫（Ivan Rozov），他在和平時期會指導這個地方的輕工業。在戰爭的第一個夏天

當德軍進逼洛脫辛諾時，這些人會不時集會並計畫他們的作戰。他們有兩個任務。一個是當德軍佔領地區時，他們是向後方疏散一切拖拉機和農具。大的穀倉，集體農場的牲畜，以及各種秘密的糧食，盡量疏散人口。他們的另一個任務就是選定將來打游擊戰的根據地。並在隱蔽的地方附近備存他們認為所需要的糧食，輕武器及軍火。

德軍於十月十三日到達洛脫辛諾，但十月十二日游擊隊員們就離了他們的家庭，和他們的老婆及孩子話別，並各就力所能及，儘量攜帶裝備。他們究竟何人，是洛脫辛諾最嚴守的祕密，因為在彼時，全蘇聯都曉得德軍不僅殺死游擊隊員，並往往槍斃他們的家屬，以企圖停止游擊隊的活動。黨部曉得他們是誰。軍隊曉得他們是誰。他們的老婆曉得，但他們的孩子就不曉得。當他們到森林裏去的那天，其

夥友之一蘇洛維夫 (Yvan Soloviev)，曾留在後面。在德軍到達兩小時之前，他割斷了洛脫辛諾村的電話線，然後加入游擊隊了。

這一羣人潛伏了六天。第七天夜裏，他們離開了他們的隱藏地，帶着十二匹馬，四挺機關槍，來復槍和手榴彈。他們急走十二英里，繞過一切的住民區和道路。大約半夜的時候，他們派出偵探到前頭去觀察一個十字路口。偵探們於一小時以後回來報告說，有一股川流不息的武裝德軍向東移動，包括坦克、卡車、炮兵和步兵。游擊隊員們斷定那天晚上他們不能有所作爲，於是他們回到了他們的營地，該處離開任何公路都至少有九英哩的光景。自此以後，他們每大晚上派出偵探去監視道路並注目於村莊。當他們曉得他們有一個更好的機會時，他們就進攻，粉碎了敵人的卡車。從森林內出來放火，間或爆炸一所軍火庫。他們總是在天明以前返回他們的營地。不久，德軍開始來追蹤他們。強大的討伐隊被派入森林。監護營地的哨兵們，當德軍逼近時，於報告其指揮官之後，就隱藏起來。一切烟火都被撲滅，而游擊隊員們則隱身於山谷和山洞內。過了一個時期，他們的工作變成危險的了。在白天他們會不能舉火，因爲敵機在這個地區偵察炊烟。夜間，在烟突上放置樹枝，用以分散爐灶上的烟。然後，游擊隊司令斷定德軍太容易進入森林了。他命令把營地移入沼澤。在那裏，他們可以不被偵察到，因爲德國人很少敢於進入沼澤。

在沼澤地區，他們住在地下室，但因為天氣一天比一天寒冷起來，他們的困苦增加了。有些人會沒有冬天的外套。此時有好幾個游擊隊員被派出去和別的游擊隊接頭，從沃羅科洛姆斯克（Volokolomsks）和威索科夫斯基（Vishkovskiy）的游擊隊那裏，他們得到了三十雙靴子，在俄國的冬天這是穿在你腳上最暖的東西。但三十雙靴子不夠呀，於是它們被輪流使用，讓哨兵和夜襲者先穿。除了甘藍和麵包以外，食物開始減少了，這兩者他們是很充足的。

一天夜裏，兩個游擊隊員伏擊一輛貨車。可是，俄國人發現面對着他們的，並不是貨車，乃是一輪汽車滿載德國軍官。汽車被損壞了，等德國軍官們打算爬出來的時候，游擊隊員們用來復燃開火並投擲少數的手榴彈。第二輛和第三輪裝載軍官的汽車開到，撞在公路的障礙物上。這些汽車也受傷了，但德國人從車上湧出，強迫游擊隊員們逃跑。還有一次，幾位游擊隊員殺掉了一個騎摩托腳踏車的德國人。他們把這輪車拖拉了好幾英里，然後費幾小時的時間想要開動它。失敗了，他們毀掉了它，回到營地去。

隨着德軍的撤退，當他們回到洛脫辛諾以後，這些人告訴我說，在九十九天中，他們會確實殺掉了二〇九個德國人，另外大概有三〇〇人也殺掉了。他們會擊毀了二十輛裝載軍火的卡車和二十輛別的車。曾有一架德國飛機被迫降落，他們追隨到降落的地點去，把它燒掉了。

然而他們會造成了比這更為重要的事情。凡是他們出沒的地區，會迫使德國人加倍或三倍其哨兵的數目，並使用幾百名軍隊作為討伐隊。在滿濟佔領的末期，德國每派出一個架線工人去修理電話線，就帶有幾個德兵陪伴着。

德軍和游擊隊之間的戰爭，隨着是一種你死我活的戰爭。雙方都不留一點餘地。在游擊隊方面，向來不留俘虜，而他們如果輸的話，則只能希望遭受絞刑。這是艱苦的戰鬥。一方面是俄國人，他們諳曉地方情形並在他們家鄉的隣近左右作戰。另一方面是德國人，他們被失敗所激怒，被恐懼所瘋狂，並憤懣於夜間向他們伏擊的人。

在戰爭第一年冬天的晚期，我會和另一個游擊支隊的隊員們談過話，他們曾在莫斯科西南馬羅——雅洛斯拉維茲周圍的地區作戰。他們也是在我看到他們的時候回家的，因為那個地區最近已被紅軍克復了。他們的領袖馬巴達克（Bardak），年方二十六歲。他告訴我說，他的太太和他的姊妹已經被德國人殺掉了，原來德國人會從紐約約地發現巴達克是一個游擊隊員。大概他們是從一個俘虜那裏壓榨出來的消息。在巴達克的支隊裏，一共有三十三個人。十九個人還活着。七個人失蹤了。四個人在戰鬥中陣亡。三個人被在馬什科娃村（Mashkovo）殺死。

巴達克非常得意於一天晚上的工作，當時他的人在一個颶風交加之夜，會襲擊一個住民區，並從一

個德國的俘虜營中釋放了二〇〇個蘇聯士兵。我發現，大多數的游擊隊員們都得意於他們所做的工作，而大概他們由此所得到的真正的滿足，有過於大多數士兵從戰爭中所得到的。其中一位是斯卡捷夫（van Skachov），三十八歲，摩茲哈斯克附近的一個村莊的農民。在他那一隊的六十人中，有兩位是婦女。他們說，他們會解決了一五〇個德國人。另外一個人是塔班諾夫（Tabunov），三十五歲，從前一位高等學校的教師。他那一隊共有八十九人，在克林與蘇爾尼契諾高爾斯克（Lolnechudersk）之間的列寧格勒——莫斯科公路兩旁作戰。他在軍隊中膺少校階級。他最得意的，是被壞了克林——伐洛卡羅姆斯克（Velokolomsk）道路上的二座長橋，該橋約被炸毀於紅軍發動反攻之時。

「德國步兵和裝備品堆積在道路上等待着橋的修復」，他說，「赤色空軍來了。今天你到那條公路去，你還可以看見這些飛機做了些什麼事」。

塔班諾夫的集團，也像別的支隊一樣，常常從村莊裏得到糧食。婦女們在夜間把它帶到營地。間或他得人獲得一頭鹿，而鹿肉是他們所會得到的唯一的肉。不過，整體而論，那是一種艱苦的生活。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天呀。

有一次我會和過去當過游擊隊員的一位婦女談話。她名叫莎瓊娃（Evdotia Shumova）風姿強壯，約四十歲年紀。她加入游擊隊做廚子，以便靠近她十七歲的兒子，他兒子是在奧塔沙克浩夫斯基（

(Sashkovsky) 的支隊裏。有一天夜裏她兒子在一次出襲中未歸。也沒有人看見他倒下去。他僅被列入失蹤的名單內。他母親一天早晨就出去找他。既然是一個女人，她就可以有某些行動的自由，被捉住也不一定就上絞刑架。她首先到小戰鬥曾經發生的地方去，但她並未尋獲她兒子的屍首。於是她走遍了好幾個村莊，但終未能聽到關於她兒子的任何消息。她各處尋找，和任何她所能信任的人交談，有時並搜集一些對於游擊隊有價值的情報。她終未能尋見她的兒子，但她却變成支游擊隊最好的情報員了。

有朝一日，俄國人也許會報告游擊隊的全部故事。它將是迷人閱讀的，因為他們所受的苦難和他們所表現的剛勇，會被作為所有的俄國士兵的榜樣。他們是一小部分紅軍，然而是一個重要的部分。廣大的地面，連同其宏偉的森林和廣闊的沼澤，有利於他們的活動。紅軍得力於其游擊戰士者良多。

第十五章

紅軍的後方

我懷疑世界上其他任何的軍隊是否能夠從其人民那裏獲得這樣全力的支持，如同紅軍在德國入侵最初兩年內所獲得的那樣。別的國家也許能夠生產更多的武器，軍火以及其他的軍事供應品，但當你想到俄國的工業，農業和交通的困難的時候，就得承認它實在做得異常之好。每一個平民的企業，都被隸屬於軍隊。一切消費品的製造都完全停止了。在戰爭的第二年，你在莫斯科的商店裏竟買不到任何無一非平時會製造過的東西。衣服幾乎買不到了。你在大街上開始看見男人，女人和兒童們，穿着破鞋，襪子的內衣和磨損了的外衣。以鐵路旅行，對於任何非陸軍或海軍人員，或非銜有政府特別任務而旅行的人員，那幾乎是不在話下的。定量分配的食物，大大的不足，而非定量分配的食物，則由農民在公開市場上以過度的價格出售。工廠為紅軍而工作。農場，一切運輸機關，和大多數的醫院，亦然。

戰時的蘇聯，係實行一種集權的統治。選舉停止了。一切命令都來自上層。所說所做的任何事情，首先被計劃為去應付平民絕對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是滿足軍隊的最大限度的需要。如果為了保持戰場上的軍隊而平民必須餓死，他們就餓死，如同他們在列寧格勒之所為。

並不是政府願意那樣，也不是人民願意那樣。其所以必須那樣，只是因為俄國要生存下去。其口號是「一切爲了前線」，而事實上也是一切東西幾乎都到前線去了。

軍隊比較吃得好，穿得足，而假如偶然有軍隊缺乏武器，彈藥或其他必需品的例子，其理由則是國家的工廠，儘管男人、女人一天工作十二小時，十四小時，乃至十六小時，再也不能生產更多的東西了。此外還有集中的權力並實行集中的統治。然而它是全民意志的集中的表現。對於它的決議會沒有批評，而其一切決議則都劃着從事於「一切爲了前線」。一個平民感覺他未受到公平的待遇，那是運氣不佳。他有權去訴苦，但事實上沒有人訴苦。在一九四二年八九月間，莫斯科的白領工人（即教工——譯者）會未能獲得他們分配券上所規定的肉類。當備彼時肉類不足。而訴苦太高或太長的人，將被懷疑到不願意爲全體的利益而盡其職責。

所有這些都嚴格按照斯大林關於戰時政府的概念。它會使人民遭受不少困苦，但至少它增強了軍隊的實力。

在和平時期，我未曾在俄國住過，因此，關於那一部分的蘇維埃生活，我不知道。我從未看見過莫斯科沒有微光（Black-out）。我從未看見過在商店裏不實行定量分出的衣服或食物，我也從未看見過在這個國家，一個平民從這省到那省去旅行，除了車票的票價以外，再也不需要別的。對於我，莫斯科

是一個夜間黑暗的城市，沒有任何種的公共酒館，沒有出租汽車，電車和公共汽車的數目也不足用，煤塵憂的煤火在冬天不足以取暖。於是乎，我所寫的僅限於我所知道的莫斯科和俄國。

蘇聯惟一可以逃避被動員於工業，農業，運輸或某些政府職務的人，就是十四歲以下的或身體殘廢的男人和女人。此外每一個人都被被動員。有多少萬十四歲，十五歲和十六歲的男孩以及成年的十五歲和十六歲的女孩，會被動員就業於職工學校。在那裏，他們在工廠的長凳上一天工作六小時或七小時，去製造盒子砲，手榴彈，白砲和零件。有時，學校位於他們自己家鄉的城市。有時，離開他們家鄉幾百英里，而兒童們都住在兵營裏。其他十四歲，十五歲和十六歲的兒童，則被動員去在國家的集體農場工作，什麼地方最需要，他們就到什麼地方去。在受過訓練之後，他們代替了男人的位置，而男人們則服兵役去了。

我不相信這種工作對於兒童們是太苦的。照例，比他們在家裏要好些。通過他們所就業的地方，他們有一個更好的機會去穿得更充足些。因為誰生產，誰就可以得到衣食，不生虛者得到的很少。於是俄國的兒童們也像他們父母那樣的工作，而他們也因工作獲得了報酬。他們也像其父母那樣受到了軍事訓練，一年一〇小時，或大約每週兩小時——略和美國的國家保衛團（National guard）在入伍以前所受的訓練相當。這種訓練是有各式各樣的。有些男孩和女孩被訓練去當步兵。他們學習放射來復槍，手

提煉酒精和機油槍。他們學習去掘工事，以隱蔽砲兵的砲火，學習服從命令，以及某種對待敵人坦克車的戰鬥方法。另一些人則被訓練為砲兵。成千成萬的人學習駕駛卡車。他們全體接受救護訓練。

在第二年冬天，紅軍會降低其年齡限制從十八歲到十七歲。於是成千成萬的男孩和許多女孩，於他們十七週歲以後即應召入伍。我從未聽說他們在那個年齡會被送上前線。蓋軍隊需要一整年去訓練他們，等到那時，他們已屆十八歲，年齡已够並已受過訓練去從事戰鬥了。復次，我想倒並不是政府願意那樣做，而之所以那樣做，乃是因為俄國的人力並非是無盡藏的呀。

在工廠裏，工人很少享有像在美國工業中所享受的那樣多的權利。罷工不僅是違法的，而且煽動或參加罷工的人們，則被控以（而且判決）怠工，叛國和反革命之罪。據我所知，沒有人會企圖罷工。俄國人很知道其後果為何如。僱工沒有權利從一個國防工廠辭職。只要是上工遲到了幾分鐘即處以重罰，這意味着在莫斯科，大多數的工人由於交通的遲滯，必須先一兩小時即從家裏動身。在夜裏，他們更需一小時或更多的時間才能到家，因此在莫斯科，那是一個普通的景象，即在天黑以後，還可以看見一長列的工人集中在一個地方等候公共汽車或街車。一個男人或女人每天必須生產一定量的東西。那稱為他的「標準」，而凡是不能達到其標準的人，就麻煩了。這個「標準」通常包括一天出產這樣多的兩頭釘，這樣多的部分，這樣多的煤，或一定數量的各種東西。工資是計件的而不是計時的。因此，熟練工人

和體格強壯的工人才能得到高額工資，他們能够生產得快，並在工作崗位上停留得久。不熟練的或體格弱的工人就倒楣了。在工廠中，俄國人所稱的職工會，實際上更類似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工福利社，而不像職工會。他們並不去進行改進勞工狀況的鬥爭。這將是和蘇維埃的觀念相反的。

在蘇聯，生產手段，因此包括工廠，是由國家所有的，或如斯大林主義者所說，是由人民所有的。一個反對工廠管理者的罷工，就是一個反對人民的罷工。一個反對人民的罷工，就是一個反對人民的犯罪行爲。同樣的，工資，工作時間，以及其他的工作條件，既然是由國家所規定的，也就是由人民所規定的。向這些條件發怨言，也就是向人民發怨言。因此，紅軍大可不必担心罷工或勞工的不平之鳴。假如它需要武器的話，則它可以確信國家將增加工作時間。它也可以確信不會發生反動。

軍隊永遠不必爲運輸所煩擾，只要是運輸存在的話。在戰時的蘇聯，根本就沒有卡車或汽車私有那麼一回事。它們全歸國家所有，軍隊凡有所需，除了政府爲執行職務所需的最低限度以外，軍隊儘可以全部調用。很偶合的，在蘇聯，每一部車有一位司車者（Chauffeur，與普通司機不同——譯者）工廠經理或重要的政府官吏，從不自己開他的車子。司車者開車並保管之。此事竟這樣有傳染性，甚至連少數的莫斯科新聞記者，他們雖自己已有車，但也有司車者爲之照料。

至於食物，除了克里姆林宮的少數高級官吏，顯赫的藝術家和科學家，以及重要的共產黨領袖以外

，軍隊所得的總是最好最多。對於軍隊者，是國防工廠的工人，再次是白領工人，最後是價格殘廢的依附者和兒童。

住房的情形也是一樣。當戰爭爆發的時候，一切平民的建築都被停止了，在莫斯科，平民的建築實在意義着國家爲非軍事的需求所進行的建築。例如，政府會停工了奇偉的蘇維埃宮的建築，它是一個巨大的鋼鐵和三和土的建築物，比紐約的帝國大廈（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還高。戰爭爆發的時候，它的基礎已經完成，而它的鋼梁已經安置到第五層了。這會是蘇維埃的偉大的夢想，可是在戰爭進行了十個月以後，會頒佈一道命令，去拆掉它，並用其建築鋼材於軍事目標。同樣的，當戰爭爆發的時候，有許多住宅建築，方在莫斯科進行之中。這本來是迫切需要的，因爲房屋的情形實在不足。大多數的家庭都住在一間房子裏，和三四家也住在單房間裏的別的家庭，分用一所公共廚房和廁所設備。但當德軍入侵以後，一切的工事都被停止了，而今天你如果到莫斯科去，你還可以看出許多未完成的住宅，有一些，再有幾個星期就可以完工了。然而口說是一切爲了前線，所有的鋼骨，三和土和其他的材料，都到軍隊裏去了。

假如軍隊需要一個平民醫院，它即可以挪用，而假如在軍隊裏醫藥的供給缺乏，則你就可以斷定，平民所需的醫藥時常就沒有。還有無數其他的表現，指示平民爲軍事的需要而犧牲。在戰爭的每一天

，每個男人和女人都看到了這種犧牲。他在早晨看到了這種犧牲，當他等候了一小時才能搭上一輛公共汽車或街車去上工的時候。他在午餐的時候看到了這種犧牲。當他白天在工廠裏作了十四小時或更多時間的工作以後，夜裏須費兩小時才能到家，他看到了這種犧牲。當在國家偉大的假日他還繼續工作的時候，他一年要看見兩三次這種犧牲，而這種假日若在平時，正可以有好幾天的休息和紀念呢。

壓力無時無刻不在平民的身上。假如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他可以多得報酬，雖然他的錢，除了在公開市場上購買食物以外，他也買不到什麼東西，而在公開市場上，農民們所要的價錢，即比工人所能出的為多。假如他工作得很糟糕，就要實行調查，以斷定其理由到底是因為他不願意做工呢，還是乾脆由於無能呢。如果是前者，他就要受到嚴重的處罰或被開除，而被開除還是和被處罰一樣的壞，因為蘇聯所遵奉的原則是：「不工作者不得食」。喪失了一個分配券，可能意味着飢餓。國家全部的報紙和無線電，都一致支持政府的綱領，其綱領係建立在這種理論上面，即平民的需要必須附屬於軍事需要。各工廠間，一個工廠的各部門間，甚至個別工人之間的競賽，是被鼓勵的，其目標則為生產。勳章及其他徽章，被頒予優異的工作者。每一種宣傳手段，凡是能夠為軍隊生產更多的物品的，無不採用。

於是乎用不着大驚小怪，蘇聯政府能够去組織國家的財富和人民的力量至最大限度。它絕對控制一切生產和分配手段。它所統治的一個民族，在天性上是愛國的，在教育上是有訓練的。在它的背後，是

世界上最有勢力的警察力量，不斷地推行它的決議，並處罰犯罪者。

幾乎我所知道的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父親，兒子或兄弟，在前線上陣亡，失蹤或受傷了。幾乎每一個人體重都減輕了十五磅至二十五磅。住房的情況是黯淡的，他們缺少他們所需要的衣裳。他們在一天工作以後，是疲乏的，而多天在家裏是寒冷的。但我可以設想，他們爲了軍隊，是願意承受任何犧牲的。他們顫骨銘心地痛恨德軍，而他們大多數願以自己曾盡了最大的力量爲滿足。如果在戰爭的最初兩年內，你沿着莫斯科的大街走去，你可以看見一個疲倦的公民，穿着舊的衣服，然而你依然將爲這個事實所感動，即他們笑容滿面，並且像全世界的人民在和平時期那樣的談着話。小孩子們在街上玩耍，好像沒有戰爭似的。他們的母親和父親到影戲院，舞院，歌劇院或戲院裏去，並在每次閉幕的時候，談着話，好像戲演完了之後，他們就可以回到一個舒適的家庭，在那裏，食物很好，他們的朋友們將登門造訪。生活是艱苦的，但生活是能忍受的，而我確信蘇聯的士兵會懷疑到人民正在用他們每一盎司的力量，去支持他們。

第十六章

斯大林格勒之戰（一）

一九四二年的偉大的戰役，就是斯大林格勒之戰，它開始的時候也像過去莫斯科之戰開始的時候一樣，係由野戰元帥波克將軍指揮德國的軍隊，由提摩申科元帥指揮蘇聯的軍隊。在冬天以後，由於其非常厚的積雪，一定要有一個融雪期間，連同其泥濘，雪水，雨水和不能通行的道路，因此，直至五月的第二週，戰鬥才能開始。在那些日子裏，每一個人都曉得，德軍雖然過去曾在蘇京之前，蒙垢含羞並慘遭失敗，但依然是較強的軍隊。因此，當五月十三日蘇聯情報局宣佈，是提摩申科首先發動了攻勢，那很出人意外。他向卡爾科夫進攻，那或許是德軍全線最強之點，他沿一條七十五英哩的前線推進，而在戰鬥第五日的末尾，他的師團已經前進了十二英哩至三十七英哩。五月十九日，波克在卡爾科夫以南的伊札姆——巴溫科瓦（Izjum—Barvenkovo）地區向蘇軍左翼反攻。

在其次的幾天內，會是一場狂熱的爭奪戰。波克在南面前進，提摩申科在北面前進，直至蘇軍實質攻下了卡爾科夫而後已。然而蘇軍會不能搖搖得住向他們反撲而來的人力和物資，於是在五月三十日，莫斯科和柏林同時宣佈，卡爾科夫之戰已經結束，兩國的首都各自宣稱自己勝利了。莫斯科說，蘇軍在

卡爾科夫的攻勢，只是一種先聲制人，以牽制德軍用三十個步兵師團和六個坦克師團向高加索和蘇聯油田的門戶羅斯多夫進攻，紅軍並無意於佔領卡爾科夫。它報告說，這種牽制行動已經成功了，德軍陣亡和被俘九〇，〇〇〇人，損失了五四〇輛坦克，一，五一門大砲，二〇〇架飛機。大約結果發生了什麼事情，可以從莫斯科所發表的其自己傷亡的奇異數字中猜測出來！五，〇〇〇人陣亡和七〇，〇〇〇人失蹤。證之後來所發生的事情，我們可以很合理地接受蘇方的聲明，即他企圖對於德軍的攻勢先發制人，但莫斯科假定它已經成功，却錯了，因為僅在一星期多點以後，即六月十日，德軍即發動了其夏季攻勢，直趨斯大林格勒。不過，很可能的，捷摩盛科在五月中旬的出敵不意的進攻，曾推翻了德軍的時開表。

波克循着他的攻勢很慢，首先他從卡爾科夫向正東進攻。經過一場執拗的戰鬥之後，他的師團強渡北頓內茨河，而於六月二十五日他們攻入了庫平斯克（Kupiansk），總共約推進了七十英里。大約就在那個時候，他在北面發動攻勢，從柏爾格果德（Bolgograd）和庫爾斯克（Kursk）發動，而庫爾斯克那一股，在一個強有力的突擊之下，竟推進了一二〇英里，直至頓河河畔佛羅內茲以西十哩的地方才被遏止，佛羅內茲係在莫斯科——羅斯多夫的鐵路線上。

這時，庫平斯克的德軍又向東進攻，並在佛羅內茲以南的羅斯什（Rososh）又切斷了莫斯科——

羅斯多夫鐵路，而在中路柏爾格爾德的軍隊，則在佛羅內茲和羅素什之間扇形展開。現在，波克在兩路進攻了。一股強大的軍隊向鐵路線上羅素什以南的密勒羅瓦（Millerovo）疾進，而德國南路軍的主力則向東南進擊，從側面包圍羅斯多夫並於七月二十七日佔領之。其佔領並繞過羅斯多夫的德軍向東南進攻高加索，而會經切斷佛羅內茲——羅斯多夫鐵路線的德軍則越過了開闊的草原鄉村，直達伏爾加河和斯大林格勒。

提摩盛科儘快後退。他知道得很清楚，他的軍隊在鐵路線和頓河之間的平坦的原野，曾不能與機械化的德軍相周旋，這首先是由於他沒有足夠的坦克，第二是因爲他沒有足夠的飛機。至於德軍，此時既然在克里米亞佔領了塞巴斯托波爾，乃幾乎沿着這條陣線集中了它在蘇聯的全部空軍。當提摩盛科越過了從佛羅內茲——羅斯多夫鐵路線到頓河大河曲，向東後退凡一五〇英里之際，他留下了一個後備軍去制止德軍的前進。這就是第六十一軍，由崔可夫（Vasili Chulikov）中將指揮。

很清楚地，德軍會不能被遏止住，直到他們至少到達了頓河，很可能地，他們會一直到達伏爾加河的新大林格勒。然而崔可夫的軍隊在那裏却發生了「絞肉機」的作用，而提摩盛科則借其全部軍隊，並不向東轉進於斯大林格勒，却向東北轉向於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之間。此時，蘇軍預料，德軍攻取斯大林格勒，不過是作爲向北推進繞至莫斯科背後的一塊墊腳石而已。甚至就是斯大林格勒陷落了，提摩盛

科的部隊也擊堵住德軍的那一推進。後來，在斯大林格勒戰役過去以後，我會和崔可夫將軍談過草原之戰，他描述該役是一場消耗戰。他會遏止德軍並予斯大林格勒的人民以疏散的時間，或幫助建築防禦工事，然而他會不能停止住德軍的前進。德軍分兩股前進，一股係在通過草原直達斯大林格勒的鐵路線以北，另一股則在鐵路線的若干英里以南。直趨柴姆爾斯卡雅（Tsimlanskaya）和考泰爾尼科瓦（Kotelnikovo）。其意圖則係兩軍會合！實行最後的攻擊。

南面那一股德軍，終於在柴姆爾斯卡雅附近渡過了頓河，並向考泰爾尼科瓦推進，該城在八月初就陷落了。於是蘇軍沿全線向頓河東岸撤退。在斯大林格勒西南一一〇英哩的考泰爾尼科瓦戰役失利以後，蘇軍乃向斯大林格勒撤退，並企圖在密什科夫河（The mishkev R.）河岸固守，該地係位於考泰爾尼科瓦與斯大林格勒之間。

于是在八月十七日，蘇軍的陣線環繞着斯大林格勒，大致順着密什科夫河與頓河的東岸，成一個半圓形。波克又進攻了，他派三股德軍去攻擊蘇軍陣地。從西南方——那就是，從考泰爾尼科瓦那個方向，大致沿着由該城到斯大林格勒的鐵路線——他所派出的兵力，包括兩個坦克師團，一個摩托化師團和三個步兵師團，約為七五，〇〇〇人。在中路，恰在斯大林格勒正西的卡拉赤（Kalach）之上，他另外用三個步兵師團進攻——約四〇，〇〇〇人至四五，〇〇〇人。他的第三個打擊，係來自斯大林格勒的

圍北，在沃塔琪（Votry schi）城周圍，他在這裏的兵力是兩個坦克師團，兩個摩托化師團和六個步兵師團——約為一一五，〇〇〇人。

這樣，波克從三個方向進攻，其總兵力為四個坦克師團，三個摩托化師團，和十二個步兵師團，總計二三〇，〇〇〇多人。他離斯大林格勒僅有四十英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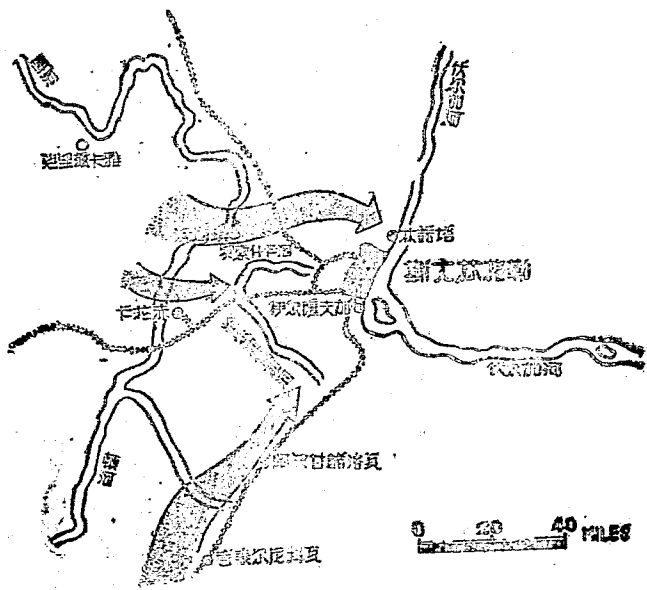
戰鬥開始於八月十七日午後。波克的北路軍，在大量空軍的支持之下，曾強渡頓河，在沃塔琪附近突破了蘇軍防綫，而於八月廿三日進抵伏爾加河西岸，北距斯大林格勒僅有幾英里，在林諾克（Rink）和伊爾薩夫加（Irsava）兩村附近。現在，斯大林格勒已經被從北面切斷，但這股德軍會不能用全部力量進逼市區，因為在其陣地以北就是捷摩登科軍隊的主力，而他向南面保持着經常的壓迫。

很偶然地，蘇聯情報部從未發表過這次的突破，直至幾個月之後——不，事實上直到斯大林格勒解圍之後。然而那却是波克的一次重要的戰術成就，因為自從彼時以後，斯大林格勒的保衛者，和蘇聯的其餘地方，僅留下一條交通綫了，那就是從東面渡過寬闊的伏爾加河。

同時，德國人正在用其來自西面和西南面的軍隊實行進攻，不久，蘇軍統帥部就清楚看到，已經不可能沿着頓河東岸和密什科夫河東岸的陣地固守並戰鬥下去了。於是在八月三十一日，它下令退至沿着狹窄的羅索什卡（Rossoshka）河和恰夫蘭奧（Chervianoi）河東岸的新陣線。這樣，德軍離斯大林

格勒已經不是四十英里，而只有十八英里左右了。

波克又進攻了，將其軍隊主要投向中路，指向小鐵路村莊巴沙令諾 (Bashino)，而再一次，他突破了蘇軍的陣線，壓迫蘇軍於九月三日總退却至斯大林格勒十哩之內。我會觀察過進行戰鬥的鄉村。那裏是徐徐起伏的農田，開闊的鄉村，沒有防守者可據以設防的樹木。現在，真正的斯大林格勒爭奪戰開始了。蘇聯第六十二軍在斯城市郊佈防，該城



斯大林格勒之戰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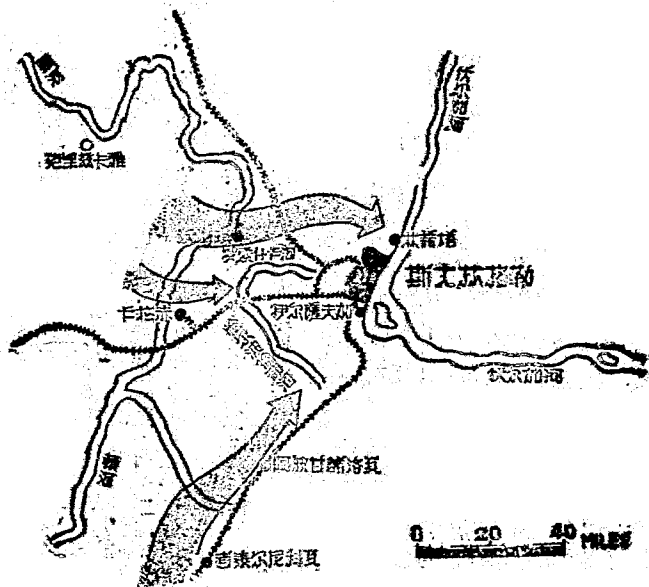
于八月二十六日，會遭受此次戰爭中一次最可怕的大轟炸。

沒有一個美國人或任何非俄國人，曾住在馬爾米奈斯期間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情，或當真，在未來的六個月中，圍繞着這個伏爾加城市，都發生了些什麼事情；即由很單純。就是只有俄國人會知道那裏。新聞記者們會要求過許多次聖烈烈發表，而他們往往這種得難得難的問答，都很少得聽。從這邊起。一個英國記者或美國記者幾乎每天都到外務局的新聞部去，要求部長巴爾根諾夫(Mikhail Pavlov)允許他們到前線去。而新聞記者們是被告訴說，他們的請求將被考慮。然而直到最後一個德軍被殺滅或俘以去，他們之中曾沒有個人被允許到斯大林格勒去。同樣的，各國的軍事武官也沒有看見過這場戰鬥。然而在這些日子裏，沙德和軍士一定是很可怕的。九月三日，波克離城只有十英里了。九月十四日，他越過了這段距離，而於十四日下午，他的一股裝甲部隊突入城內，佔領了瑪琴伊古操(The Mamai-Kurgan)，這是一塊高地，在多少世紀以前，一位薩爾酋長曾用以為墓地，從該處的頂端，德軍可以控制全城。

但大約在十天以前，伊利門科上將(Colonel General Ardei Eremenko)，此時稱為斯大林格勒前線司令長官，就已經實行準備了。他命令崔可夫將軍把他的砲兵轉移到伏爾加河東岸，在那裏，可以不受敵人坦克的襲擊，並且還可以射擊德軍陣地。

格勒已經不是四十英里，而只有十八英里左右了。

波克又進攻了，將其軍隊主要投向中路，指向小鐵路村莊巴沙金諾（Bashkino），而再一次，他突破了蘇軍的陣線，壓迫蘇軍於九月三日離退却至斯大林格勒十哩之內。我們觀察遍進行戰鬥的鄉村。那裏是徐徐起伏的農田，開闊的鄉村，沒有防守者可據以設防的樹木。現在，真正的新大林格勒爭奪戰開始了。蘇聯第六十二軍在斯城市郊佈防，該城



斯大林格勒之戰 圖一

于八月二十六日，曾遭受此次戰爭中一次最可怕的大轟炸。

沒有一個美國人或任何非俄國人，能够描寫在未來數星期內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情。或者說，在未來的六個月中，圍繞着這個伏爾加城市，都發生了些什麼事情，理由很單純，就是只有俄國人會在那裏。新聞記者們會要求過許多次票到那裏去，而他們甚至還稱得起拒絕的回答，都很少得翻。從現在起，一個英國記者或美國記者幾乎每天都到外務局的新聞部去，要求部長巴爾根諾夫(Mikhail Baklanov)允許他們到前線去。而新聞記者總是被告訴說，他們的請求將被考慮。然而直到最後一個德軍被殺或被俘以後，他們之中曾沒有個一人被允許到斯大林格勒去。同樣的，各國的軍事武官也沒有看見過這接戰門。然而在這些日子裏，流血和犧牲一定是很可怕的。九月三日，波克薩斯城只有十英里了。九月十四日，他越過了這段距離，而在十四日下午，他的一股裝甲部隊突入城內，佔領了瑪麥伊古嶽(The Mamai-Kiruban)，這是一塊高地，在多少世紀以前，一位韃靼酋長會用以爲墓地，從該處的頂端，德軍可以控制全城。

但大約在十天以前，伊利門科上將(Colonel General Andrei Eremenko)，此時稱爲斯大林格勒前線司令長官，就已經實行準備了。他命令崔可夫將軍把他的砲兵轉移到伏爾加河東岸，在那裏，可以不受敵人坦克的襲擊，並且還可以射擊德軍陣地。

羅可夫將軍已經將其第六十二軍各師準備好了陣地，伊利門科則已經從遠後方調來後備軍。這些後備軍團之一，就是第十三警衛軍旅的師團，由三十八歲的羅狄姆柴夫（Alexander Rodimstev）少將指揮。該旅已開到連科會場第三至第五軍團的一部，但從彼時起就轉變為步兵了。羅狄姆柴夫受命參加第六十二軍，這支部隊在斯大林格勒以北，攻業已突破到伏爾加河的德軍切斷了其與斯城的聯絡。於是他們向西開。先鋒軍團南岸來到河東岸；然後在一個風塵僕僕的急行軍中，轉而南下，從後方把他的師團官兵所大該發動，首先，他會必須渡河，在這裏，河寬約一英里或更多。伊利門科有的是船隻，在蘇軍砲火的掩護之下。羅狄姆柴夫的師團開始渡河了。

然而德軍業已佔領了瑪麥伊古壩，而從它的脊背上，他們開始射擊羅狄姆柴夫的部隊。不過，他們遠遠渡過河，雖然佔領了斯大林格勒東岸，師團長會把他的部隊分開，派兩團向北，一團向南。一旦到了南岸，德軍向他們開火，直到他們形成一條壕溝為止。然後該師團乃攻擊瑪麥伊古壩。羅狄姆柴夫率領他的第三營攻。全在砲火中死於俄軍砲擊中最英雄的進攻之一。成千的人陣亡了，但丘陵上的德軍終被肅清。

於是市街就開始，市鎮能守如許衆多的生命，並毀滅了過去在六〇〇，〇〇〇人口以上的美麗城市。

第十七章

斯大林格勒之戰（二）

斯大林格勒之戰，本戰役算是現代最報告不足的戰鬥了，因為無論什麼時候，外間的世界都弄不清楚到底是蘇軍在哪裏，德軍在那裏。不過，在斯城戰役過去以後許久，其詳情開始大白於世，而只是在這個時候，外間才清楚，事實上德軍實際上已經佔有了斯大林格勒了。他們佔領了它的山崗。他們佔領了它的主要建築物，它的公共廣場，它的工廠和它的住宅。而在市內兩個地方，他們控制了河岸。

然而，德軍雖然佔有了斯大林格勒的大部分，可是他們終不能從陸起自伏爾加河岸的巍巍的斷崖中，把蘇軍逐退。他們也不能逼近消滅蘇軍，這是由於防衛者的戰鬥決心，並由於城西北和城前的其他蘇軍會不斷地威脅着德軍的側翼。在那些日子裏，斯大林格勒為蘇軍所控製的唯一一部分，就是斷崖的本身，以及斷崖頂上離河一〇〇碼到一〇〇〇碼的一片陸地。然而他們的軍炮却很安全的放在河的彼岸，而他們的軍火庫以及掩蔽部，都是火炮或砲彈，就都不能夠把他們趕出去了。在斯城戰役以後，我會看見過這情形，而那是一種驚人的景象啊。它被個或深深的掩蔽部，有些竟從它的邊緣深入一百英尺。

然而就是在掩蔽部裏，炮火和炸彈爆發的喧鬧和震動竟這樣沉重，乃至時常使一個放在桌子上的音

玻璃杯，被震得粉碎。各種蔽蔽保用電話聯結起來。在指揮所裏安有電燈，但在軍隊住的地方，他們則製造粗造的煤油燈，其法是把空炮彈箱裝上煤油，插入一個燈心，然後把箱蓋鋪平，於是，這個金屬箱子就可以錯住燈心了。那就是士兵們住的地方。那就是醫生們工作的地方。

斷崖係由崔可夫將軍的第六十二軍扼守着。和它對壘的，是德國第六軍，該軍曾在法國久經戰陣，由德盧斯（Friedrich Von Paulus）上將指揮，他是一個高齒，薄嘴唇的人，他的右眼因受一次神經刺激而瞎了。他僅有五十二歲。崔可夫是一個高大的人，頭髮稀薄而黝黑，一副闊嘴，當他笑的時候，露出來兩排金牙，年方四十二歲。

大約就在斯城戰役開始的時候，斯大林改組其高級統帥部。他設立一個最高統帥部大本營，自任最高統帥，並撤換提摩盛科。提摩盛科的位置被朱可夫所代替，他就是過去在莫斯科之戰中，曾代替過提摩盛科的那個同一的將軍。

朱可夫會指揮全部戰場的工作。在他下面，是斯大林格勒前線指揮官，伊利門科將軍，他指揮斯大林格勒城內的第六十二軍以及斯城西北的德軍。指揮第六十二軍的崔可夫，是蘇聯的最出色的軍長之一，在圍城期間，即開始於九月十四日德軍最初突入市區之日，終止於十一月十七日朱可夫發動其反攻之時，崔可夫會被迫四次把他的司令部從一個掩蔽部遷到另一個掩蔽部去。僅在十月十四日一天之內，他

司令部裏的官兵就陣亡了六十一人。可是他從沒有遺棄了他的部隊而遷移到伏爾加河的彼岸去。

和許多蘇聯的軍長一樣，崔可夫在上次大戰中還太年青呢。他於一九〇〇年生於莫斯科以南的圖特省，是一個農民之子。當他十二歲的時候，他會在圖拉的一個著名的軍火工廠中學習做一個工匠。一九一七年大革命爆發的時候，他纔十七歲，像許多同年齡的孩子們一樣，他投身革命了。不久他變成了一個共產黨員。當紅軍於一九一八年成立的時候，他參加了。當時崔可夫會是一名士兵，但他高大，強壯，剛強，而他在索里津（Tsaritsyn，斯大林格勒舊名）附近參加他早期的戰鬥以後不久，他就陞為連長了。次年他被派到西伯利亞去參加反對高察克（Kolchak）海軍上將的戰鬥。那時他年方十九歲，已經當團長了。一九二〇年他從遠東回來，參加對付波蘭的短期戰爭。

經過三年的內戰以後，崔可夫被選入軍事學校，從書本上去學習他過去在戰場上所學不到的東西。然後，他又到軍隊裏服務，就學於伏龍芝軍事學院，而當一九三九年蘇芬開戰的時候，他曾在卡累利阿地峽，指揮一個軍進攻曼納林防線。在對德戰爭初期，當他被調到南線以前，曾率領一個軍在中線作戰。只有一度他會離開蘇聯，那就是在戰前，他曾在中國當蔣委員長的蘇聯軍事顧問處的總顧問。

那就是在斯大林格勒指揮第六十二軍的那種型的人。他所帶的是蘇聯最好的一些師團。一個師團已經被摧毀的，就是羅秋索樂夫將軍的第十三警衛來復槍師團。另一個是西伯利亞軍隊的第三十九來復槍師團。

團，由古利耶夫 (Sergei Guriev) 少將指揮。另外四個師團在戰鬥中取得了殘餘的番號：第七十師團，由盧得尼可夫 (Ivan Rudnikov) 少將指揮；高里什尼 (Vasili Gorishni) 少將所指揮的第七十五師團；斯科瓦徹夫 (Alexander Skvortsov) 少將所指揮的第七十八師團；以及巴士克 (Nikolai Baturk) 少將所統率的第七十九師團。

我終不能發掘崔可夫的其他師團的番號，但其餘師團某些指揮官的最後的名字，是古提耶夫 (Goncharov Guriev，不是前面提過的古利耶夫)，包爾溫諾夫 (Bolvinov)，薩拉葉夫 (Sarajev)，朱盧狄夫 (Zholudov) 和巴脫夫 (Batov)。由此我們知道崔可夫至少指揮十二個師團。我想他率領得還要多些，因為該軍的前線長達十六英里，而和我談過話的師團長說，他們的戰線寬達一英里。

在另一方面，鮑盧斯將軍的一個軍，起初是四個坦克師團，三個摩托化師團和十二個步兵師團。在圍攻結束以前，他的一個坦克師團被調走了，但鮑盧斯另後給予三個步兵師團和一個羅馬尼亞騎兵師團。在戰鬥的最高潮，他僅指揮二十二個師團——約三〇〇，〇〇〇戰鬥部隊。

應該記着，於八月二十三日晚德軍派一支攻擊部隊，曾在斯大林格勒以北，林諾克村附近，突破到伏爾加河。九月十四日，當一支裝甲部隊突入了市區的時候，另一股德軍則向南進攻，於斯大林格勒正南的伊勒出卡 (Erlenkha) 村附近，攻抵伏爾加河。

斯大林格勒往往被描寫爲依附於伏爾加河西岸高地，綿亘四十英里，但嚴格說來，它只有十二英里長，北起赫諾克村，南至伊爾山卡村，而第六十二軍所扼守的，是一條二十英里長的前線。和它對壘的德國第六軍，可以看見五個重要的軍事目標，因而它進攻所有這五個軍事目標，雖然它從未能夠使用其所有的二十二個師團，因爲它得擊破着斯城南北的蘇軍。照例，它用兩個到七個師團進攻，但經由幾百架飛機和幾百門攻城炮支援着。

崔可夫的指揮所經常在掩蔽部裏。伴同他的，是他的三十九歲的參謀長克留洛夫（Nikolai Krivor）。上校，他過去在克里米亞半島曾是保衛奧得薩和塞巴斯托波爾各軍的參謀長，是紅軍中最好的一位參謀軍官。很偶然地，克雷洛夫有一位兄弟在美國軍隊裏，雖然自從兒時分手以來，他們彼此就未見過面，也未通過信。崔可夫把他的砲兵編在河對岸，在那裏，係由另外一位三十九歲的軍官波茲哈爾斯基（Nikolai Pozharsky）上校指揮。

在我臆筋中總不能有一幅清晰的圖畫，確切知道從九月十四日到十一月十九日，在這六十六天的圍城期間，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情。蘇軍和德軍都會保留了許多細節，密而不宣。但我會和一位新聞記者在崔可夫的司令部裏坐了仔細個鐘頭，傾聽他這方面的故事，而且我們還得以和幾位師團長談話，如古利耶夫將軍和羅放姆樂夫將軍。從公佈的記錄中，我還聽到了幾個別的師團，因此我儘願報告一下我所

聽到的和讀到的故事。

試描述一下二十英里長，綿亘於伏爾加河西岸的斯大林格勒吧，並描述一下德將鮑盧斯所要攻取的五個軍事目標吧。這些目標，從北而南，是：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阻塞機製造工廠（The Barricade's machine Construction Factory），紅十月冶金工廠，稱爲瑪麥伊古塚的高地，和市區商業中心。

所有這五個目標都沿着河岸，次於高的斷崖。第一個是北面的拖拉機工廠，一個巨大的工廠位於河的北岸；另有一個包括幾千所小房子的工人住宅區位於河的對岸。其次是阻塞工廠，約綿亘二英里，它很像拖拉機工廠似的面對着河的東岸，而其工人住宅區則面對着河的西岸。在市中心，是紅十月工廠；由北稍稍向南就是瑪麥伊古塚的邱陵，而在頂南面，則是斯大林格勒的商業區了。

崔可夫告訴我們說，他在九月間說曉得最高統帥部正在計劃一個反攻，而他這一軍的任務，就是壓垮斯大林格勒並押留德軍第六軍，好在將來反攻中予以打擊。他也曉得他防守的兵力並不充足，但他說，在軍事法規上會寫道，爲使攻勢在別的地區能够策劃進行，一個地區就得遭受苦難。他的地區，就是被選定去遭受苦難的地區。所以它也就感受苦難了。

關於他的軍隊如何作戰的故事，似乎清楚指出，紅軍的力量是在於訓練、紀律、其士兵的戰鬥精神

，以及國家的財富和人民的力最被無情地組織起來以支持軍隊。

我會看見邁德軍所進攻的五個目標中的三個：紅十月工廠、瑪麥伊古探和商業中心。在六十六天中，大部分時間，德軍擁有這三個地方。

但他們終未能佔領這些目標周圍的河崖。

在戰鬥以後，紅十月工廠已成灰燼。所有在工廠西面的工人住宅，已被夷成平地。那裏只剩下瓦礫和碎磚，而舉目蕭條，惟一的東西能夠捲入你的眼簾的，就是千百個鉄床架，好像還是火焰和炸彈所不毀壞的惟一的設備。機器房，化煉廠動力房和倉庫已經被焚燬了，或被夷成平地。

這個地區，彈坑密佈。周圍則散佈着屍體。德軍會通過了工人的住宅，胡亂地切開一條道路進入工廠的建築物，並在最後的一所磚建築物之前，掘壕掩蔽。在這個最後的建築物中，蘇軍會浴血苦戰，死亡枕藉。在它們一百碼的背後就是斷崖，斷崖下面就是河了。這就是古利耶夫的師團在一條半英里長的防線上所固守的地方。

恰是在古利耶夫的左翼——即恰在工廠之南——是一條約一〇〇碼寬的深谷，俄國人稱之為「浴池谷」。該谷通至河岸，劈開了斷崖，而我被告訴說，會有幾千人死在為控制該谷而進行的戰鬥中。

從深谷更向南，就是瑪麥伊古探，在軍事地圖上稱為「一〇二號邱陵」，因為其背背比伏爾加河高

出一〇二米達。這就是德軍在九月十四日所曾首先佔領的高地，也就是曼狄姆樂夫的普衛爾團在九月十六日所奪回來的高地，而在一星期以後，又被德軍奪回去了。

實在說來，德軍永遠未能把它完全奪回。他們在被曼狄姆樂夫退避以後又回來了，而在羅狄姆樂夫和斯圖拔巴士克的師團所替換以後，他們才佔領了其主要的脊背。不過，曼狄姆樂夫上它的東坡，但直到許多星期以後，他才能從主要脊背的團團木塔上把德軍逐退。

我所看見的第三個軍事目標，就是斯大林格勒的商業區。德軍曾佔領了它，但在河岸之前的最後幾百碼的地方，終未入於德軍掌握。當我看見這個區域的時候，它已經成爲廢墟了。每一所房屋或每一座建築物都被炸平或焚燬。在這裏或那裏，你還可以看到五層樓的磚牆依然在聳立着，但在牆後已經空無一物了，屋頂和天花板已被揭去，落地而爲一堆瓦礫。這裏就是德國第六軍在蘇軍反攻後，實行最後抵抗的所在。正是在這個地區，鮑里斯本人被俘了。

我永遠未到阻築工廠或拖拉機工廠那裏去，但我被告訴說，那裏的殘破情形酷似紅十月工廠的廢墟。阻築工廠係由盧得尼可夫的師團據守，德軍會把該師趕到河邊八十碼之內。而正是在這裏，德軍會在兩處突破到河岸，即在該工廠的正北和正南。足有四十五天，盧得尼可夫從六十二軍的其餘部隊遮斷。開始的時候他有一〇，〇〇〇人。結束的時候他剩下八〇〇人了。

蘇大林格勒的第五個大目標，就是拖拉機工廠，係在美國主帥的計劃之下，建築成的，該廠在一九三〇年以後，曾出產了一大部分送到蘇聯集體農場去的拖拉機。該廠係由好幾個蘇聯師團所據守，一個師團係由朱盧秋夫所指揮，另一個師團是由古提耶夫所指揮，而有一個師團，羅狄得樂夫的那部隊則會扼守着機器房。在圍城的末期，它大部分是在德軍的手中。

在沿着二十英哩的前線向這五個目標推進之際，德軍僅在兩處到達了河岸，即在阻塞了城北面和南面，其餘距離約為四英哩。其餘伏爾加沿河岸十六英哩的地區，第六十二軍從未放棄過。

崔可夫將軍曾告訴我，斯大林格勒保衛者最惡劣的員子，就是十月十四日和十一月十一日。

蘇軍指揮官預先曉得德軍計劃在十月十四日向拖拉機工廠發動攻勢，於是為了推測這個時間表，他命令蘇軍於十月九日在該地區發動攻勢。當時苦戰了四晝夜，雙方各得一零一〇〇碼寬的地方。十月十二日夜裏，雙方都不能控制它。可是，十月十四日，德軍向同一個方向進攻，竟派出了五個步兵師團和兩個坦克師團，在一個三英哩的前線作戰。

德軍先實行四小時的砲轟，佐以飛機的猛烈轟炸，德機出動竟約達二，五〇〇次之多（每次以一架計）。他直取拖拉機工廠，而崔可夫的司令部即在工廠對面的街壕中。就是那一天，玻璃杯震碎在他約桌子上，就是那一天，他司令部裏陣亡了六十一名官兵。那一天，德軍進入了工廠的建築物，為每一

開房子，每一層樓，下至地下室內，爲每一個車床和儲藏室，都進行着戰鬥。到日暮的時候，敵軍已經推進了一英里，雖然蘇軍曉得他們不能再堅守多久了，可是敵軍在這一英里內竟損失得如此慘重，乃至第二天他們毫無進展，而從此以後，局勢算是固定於這一線了。

不過，在十一月最初的幾天內，朱可夫會命令伊利門科轉告崔可夫將軍說，他的軍隊採取積極防禦的時候到了，於是在未來的三四天內，斯城市內的蘇軍乃攻擊德軍，其目的乃欲強迫德國最高統帥部派來更多的師團來支持其第六軍。朱可夫打算使敵軍更多的師團跌入他所佈置的陷阱。崔可夫說，事實上，鮑蓋斯會從遠後方調來兩個步兵師團。

但在十一月十一日，德軍竟發動了其最後的大攻勢，以圖控制斯城，而在這一天，他們係在瑪麥伊古蘇附近實行攻擊的。這對於蘇軍統帥部會是危急的一天，因爲在那一天，河上開始漂冰，複雜化了蘇軍的供應系統。

會有幾個鐘頭，看來好像蘇軍就要缺乏彈藥了。他們在伏爾加河的斯大林格勒這一邊，從未能儲備過兩天以上的供應品。在漂冰的最初幾小時內，他們懷疑到他們是否還能夠保持那些供應品在手。然而德軍的攻擊並未會延長多久。那會是一次強有力的企圖，結果是從敵軍手中奪取二十碼的土地。自此以後，直至朱可夫的反攻發動，德國第六軍除了堅守以外，會不能有所作爲，他們僅僅等候了八天。

有一個關於古拉耶夫的師團曾參加過的緊急戰鬥的故事，可以透露出來一些新城市內那種戰鬥的慘境。這是一個西伯利亞人的師團，他們係來自鄂木斯克（Omск），諾佛西伯爾斯克（Novosibirsk），克拉斯諾雅斯克（Krasnoyarsk），和巴爾圖爾（Bartul），他們都是和平時期的居民。在戰爭爆發以後不久，被動員起來的。他們都是堅強的人，但說話却很溫和，習於吃苦耐勞，如大多數的西伯利亞人那樣。他們的指揮官年近五十歲，過去從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曾在沙皇軍隊裏作戰，從彼時以後，即參加紅軍了。十月初，他的師團配屬於第六十一軍。它的三個團，在馬赫科夫（Makoukav）上校，密克海羅夫（Mikhailov）上校和恰毛夫（Chamov）上校的指揮之下，曾在兩天之內行軍一千五百英里，渡過了伏爾加河，而在德軍進攻以前，剛有時間築好了陣地。

當古提那夫進入陣地的那天，情勢竟是这样絕望，乃至他把他的師團所屬砲兵留在伏爾加河彼岸。他把兩個團恰好擺在一個小工廠前面的戰線上。第三個團則裝備着附近的一個連至伏爾加河的豁谷，這條豁谷號稱「死谷」。第一天，這些西伯利亞人曾忍受了八小時連續的俯衝轟炸。那天夜裏他們埋葬死者，而砲人的大砲，榴彈砲和白砲仍在開火，第二天，四十架轟炸機一早就來了。馬林科夫的那一團，在正午以前開始攻擊，並少有進展。那天夜裏德軍反攻。第三天，德國的轟炸機連續十二小時，老在頭上；然後德人的步兵進攻了。

「喂！一個蘇聯的觀察哨，在一個附着於擴音器上的顯微書器前喊道。「看呀！手提機關槍從左邊衝來了」。

於是隨河的蘇聯砲兵開火了，他們是被用無線電通知的，因為顧不得使用暗號了。砲火在古提耶夫的師團之前佈成一個銅鐵和爆炸的火網。德軍將不能通過。日復一日地這樣下去，在前線上往往為佔領一個砲彈坑或一個未毀的小建築物而戰鬥不已。不久，西伯利亞人無以為繼。緊張的情勢達到了可怕的程度。喧鬧之音會無止境。士兵們竟不想吃飯了。

按照蘇聯作家格洛斯基曼（Vasil Grossman）告訴我的故事，十月二十一日，德軍會決定突破到伏爾加河。他們轟炸和砲擊了十八小時。然後是幾分鐘的可怕的沉寂，隨後是坦克車的怒吼聲，人的尖叫聲，機關槍的噠噠聲，和手榴彈的爆炸聲。古提耶夫用大炮，手榴彈、火焰投擲器、臼炮、以及幾千挺手提機關槍的火力，向德軍反擊。他沒有坦克，因為蘇軍相信，在巷戰中坦克是無用的。事實上，崔可夫將軍會告訴我說，在他的全軍中只有四十輛坦克，九輛中型的和三十一輛輕型的，而它們被埋在地下作砲臺用。古提耶夫也很少用來復槍，因為蘇軍發現，在巷戰中，一挺手提機關槍或自動步槍，是遠優於標準的來復槍的。

那一天，德軍會突破了蘇軍的第一道防線，並切斷了師指揮所和國指揮部與部隊之間的聯絡。他

們突入了工務的房。恰毛夫的一團人會反攻一次，而據說在那天向晚的時候，他會親自放一門白炮。企圖來指揮這個戰鬥是無用的。每個人都各自為戰。密克海羅夫的司令部被一個炮彈擊中，他陣亡了。庫什納利夫（Kushnarev）少校接替指揮，並把他的團部移入廠房下邊的一個水溝裏。德國的炮手到達水溝的一個入口，而有一等時候，庫什納利夫和他的參謀人員，會站在那個入口處，用手榴彈把德軍打退。

工務攻勢會繼續了好幾天。為階梯的每一級而戰，為走廊的每一角而戰。工務會多次易手，直至最後德軍力竭撤兵為止。德軍後來師團長古曼耶夫估計，在三十天之內，他的師團會進攻一七次，而有一天，會擊中二十三次的洞洞連或防洞只有三天，德國的飛機未在頭上十小時至十二小時。有許多次得到報告說：德軍又和我們大砲轟入一個炸藥坑內去躲避正在落下的炸彈。據說當德軍前鋒隊在工廠地帶的時候，全師會聽不到一次砲聲或一次空襲。苦難實在太深重了，然而這些西伯利亞人所忍受的苦難，即使十一月十九日的大反攻機會可能。

第十八章

斯大林格勒之戰（三）

當最高統帥部大本營代表朱可夫將軍於十一月十九日發動反攻的時候，其情況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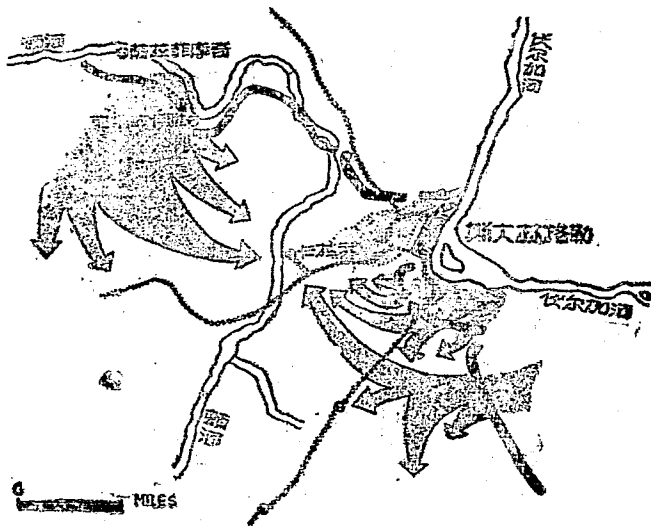
德軍潛伏爾加河恰在斯大林格勒以北，佔據一窄條地方，而在房後以前佔據了另一小條土地。他們在市區北部，於阻擊工廠的兩旁，也控制了兩處河岸，總計約為四英里。蘇聯第六十二軍在市區以內則控制了其餘十六英哩的河岸。

在斯大林格勒以北，蘇軍的陣綫從伏爾加河向西北伸展，到達克里茲卡雅（Kletskaya）和薩拉菲摩維奇（Sarafimovich）。在斯城以南，蘇軍的陣綫向正南伸展，進入卡爾馬克草原（Kalmuk Steppes）。

多少星期以來，蘇聯最高統帥部就已經製定了它的計劃。它在斯城南北已經增強了它的兵力。它已經把它的坦克旅團組織成更大的和更有力的坦克軍團。它調來了空軍。在十一月初，它會改善了它在西北的陣地，這樣，出擊點就在頓河以內了。約在十月中旬，它很迅速地在斯城以南架橋橫過伏爾加河，這當薄冰依然流向東邊的時候，它已向南進，並在河上，集結了強大的兵力。然後，朱可夫下令實施

他的計劃。反攻開始的時候，先經過一個短期的砲轟。

斯大林格勒西北的德軍，開始去突破德軍的陣綫。這裏蘇聯的機動部隊，包括三個坦克軍團和兩個騎兵軍團。當步兵在薩拉菲摩維奇以南幾英哩的地方包圍一般游擊的時候，其第一警衛坦克軍團，由羅丁 (Alexei G. Rodin) 少將指揮，則東南向越過了頓河河曲，在一個六十二英哩的突進中，佔領了卡拉赤城，該城位於斯大林格勒正西四十英哩，已經直接在德國第六軍的後方了。大約同時，另一股蘇聯裝甲部隊，由第五警衛坦克軍團領頭，則從克里茲卡雅



斯大林格勒戰圖一

且，急趨馬林諾夫加村（Village to Marinovka），該村約在卡拉赤和斯大林格勒的中途。這兩個推進，突破了德軍的左翼。

也是在十一月九日，斯大林格勒以南的蘇軍，在兩個機械化集團和一個騎兵軍團導引之下，開始向卡拉赤和馬林諾夫加移動，以與來自西北的裝甲部隊會師。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第三警衛機械化軍團和第五警衛坦克軍團在馬林諾夫加會師了，對於德盧斯的第六軍，完成了第一個包圍圈。同樣的，從斯城以南而來的另一股蘇軍，則直抵阿波甘諾洛瓦（Apanerovo）以北，到達離卡拉赤只有幾英哩的，卡拉夫加蓋（Karpovka），而卡拉赤現在已被第一坦克軍團所佔領了。這樣，環繞着德國第六軍的第二條鐵環，乃被鑄成。

大約在十星期以後，即在德國第六軍被毀滅以後，我會和許多被俘的德軍將領談話。他們大多數都同意，假如在起初他們即企圖突破包圍圈，他們將達到目的。

不過，在幾天之內，那已經太遲了。那時的盧斯不但不想接受德軍包圍，反而開始去集合他的殘部。他把他們拖到斯大林格勒西北的頓河河岸，他並把他們從南邊拖回。現在，蘇聯的步兵師團追隨於坦克部隊之後，緊縮跌入陷阱的德軍鐵圍，而其他的師團則扇形展開，以阻止德國後備軍來解圍。每一天，被圍德軍和蘇聯德軍之間的距離愈去愈遠，直至不久就昭然若揭：德國第六軍縱欲逃脫也不可能了。

假如新德國最高統帥部，未能快點把鮑盧斯撤出戰場，會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那麼他在未來幾星期內，又犯了一個甚至更大的錯誤。它決定用馮·曼施坦因去接替鮑盧斯，並派一個軍去解救他，該軍會必須打進了蘇軍的包圍圈。爲達到此目的，它派出一個在野戰元帥曼斯丁（Fritz Von Manstein）將軍指揮之下的傑國軍，該軍集中在斯大林格勒西南一一〇英哩的考泰爾尼科瓦，於十二月十二日出動滲入六十二英哩寬的蘇軍控制區。這一着，蘇聯最高統帥部早就預見到了。等候着過去曾在塞巴斯托波爾獲勝的曼斯丁者，是由馬林諾夫斯基中將所指揮的一個強勁的軍，馬林諾夫斯基在上次大戰中曾在法國當過伍長。足足有四天，馬林諾夫斯基在曼斯丁之前緩慢前進。

曼斯丁指揮着兩個坦克師團，四個步兵師團和兩個騎兵師團。我不曉得馬林諾夫斯基的兵力如何，但他的部隊包括一個裝甲單位，係由第三警衛坦克師團和第五警衛機械化軍團所形成的。從十二月十二日到十二月十六日，馬林諾夫斯基在曼斯丁的狂暴攻擊之下，會向後撤退。德軍會必須突破的深度爲六十二英哩，現在他們已經突入十二英哩了。於是馬林諾夫斯基不再退了。最後，在十二月二十四日，馬林諾夫斯基實行反攻，而在二十九日，他的第三警衛坦克軍團，在羅斯米斯特洛夫——在莫斯科之戰中業已聞名——少將指揮之下，佔領了考泰爾尼科瓦，原先曼斯丁就是由該城出發的。由於其損失，德軍統帥部應該了解到，突破蘇軍包圍以聯接第六軍的企圖，已經沒有什麼希望了。然而它又作一次試圖，

這次是從考泰爾尼科瓦西北幾英哩的陶爾摩森 (Tormesin) 出發，可是在這支兵力能够前進以前，馬林諾夫斯基就已經攻擊了它，逐其退出戰場。

同時，朱可夫已經擴大了他的攻勢範圍。從斯大林格勒的遠西北，他用西南前綫指揮官瓦圖丁 (Nikolai Vatutin, 亦有譯作盧丁者) 上將的軍隊和佛羅內茲前綫指揮官高利科夫上將的軍隊發動了攻勢。瓦圖丁從薩拉非摩維赤附近的地區向西南進攻，並切斷了從斯大林格勒向正西直達卡爾科夫的鐵路綫。高利科夫則一直向西，並切斷了佛羅內茲——羅斯多夫鐵路綫，首先是在甘泰米羅夫加 (Kantemirovka) 地方。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曾訪問考泰爾尼科瓦，在它被克復的幾天之後，而在經過鄉村的時候，我發現雖然月令是一月，可是大地上很少積雪，氣候也並不太冷。我們是一天下午坐火車離開莫斯科的，道經斯大林格勒上首的伏爾加河城市薩拉多夫 (Saragov)。

從薩拉多夫，我們的火車穿行至伏爾加河東岸，然後就向南轉，經過斯大林格勒以東約六十五英哩。路軌會遭受敵人的嚴重轟炸。其大多數的車站已經被夷爲平地，偶爾地，我們所經過的地方，整列的火車會被從路軌上炸掉。當我們臨近斯大林格勒的時候，我們開始希望我們能够被允許去觀察接近被圍籠軍正在遭受紛雜的市區。然而會沒有這樣一個機會。俄國人不同意當他們軍隊作戰的時候，讓觀察家

們前去巡察，於是，在下了火車之後，我們爬入一部舊的傷兵運送車中，天黑以後，在一座浮橋上渡過伏爾加河，向斯大林格勒西南的考泰爾尼科瓦湖行。傷兵運送車是一部行用的車輛。它很大，足以容下我們所有的人，它所消費的瓦斯，沒有三輛或四輛普通汽車那樣多；爲了我們的舒適，俄國人會派一名士兵在傷兵運送車上照料着把小鐵爐升起木火。

當我們穿行卡爾馬克草原的時候，我們經過斯大林格勒以南的某些大戰場。地上幾乎沒有雪。舉目遠眺，在白茫茫中透出來棕色的大草原的野草，然後，我們經過一個曾發生坦克戰鬥的地區，而由於受傷坦克的位置，你幾乎可以完全想像到當時的情景。有四十輛或五十輛的蘇聯坦克散亂着，頭完全向西——這正是當它們被反坦克砲或炸彈停止的時候，它們向前駛進的方向。接着，在它們以外三十碼或四十碼，有五十輛或六十輛的德國坦克，向着東方，生鏽，被燒，並且沒有用了。到處是破碎的反坦克砲，幾百個空的砲彈箱，以及周圍伸延七十五英尺的駕駛員的屍體。在這個地區，斯大林格勒以南的蘇軍，曾在十一月十九日的最初幾天發動反攻。

經過一個長途的駛行，我們進入了考泰爾尼科瓦，我們發現那裏並未因戰鬥而受到嚴重的損害。主要的建築物是完了，碎磚在繼續散亂着，但大部分的家屋却金甌無缺，而俄國人又已經使鐵路通車了。次日，我們和蘇聯的將軍們及德軍的俘虜們談話。這些將軍們報告說，德國最高統帥部開始現出狼狽的

陝兆，終於是它把它的軍隊從一個地區轉到另一個地區，以狂熱企圖去停止蘇軍的攻勢。

「被圍於斯大林格勒的第六軍的命運如何？」我們問道。

「那是一個武裝的俘虜營」，馬林諾夫斯基將軍說，佔領考泰爾尼科夫的，就是他的軍隊。

「他們可以自掘墳墓並準備下十字架——否則就得投降」，一位參謀軍官考泰爾科夫（Peter

Katellov）少將說。

當此之時——一月初——兩處大戰正在進行之中。一處是蘇軍主力正在逐退德國後備軍於卡爾科夫

——庫爾斯克鐵路線以外，從那裏，六個月以前，波克曾發動其偉大的攻勢。另一處戰鬥，是蘇軍正在消滅德國的德國第六軍。為進行這兩大戰鬥，莫斯科的最高統帥部乃改組其戰線。

伊利門科上將的斯大林格勒前線被撤消了，崔夫可將軍在斯大林格勒的第六十二軍，則撥歸新成立的頓河前綫，由羅科索夫斯基上將指揮。斯大林格勒前綫的其餘軍隊，則撥歸於馬林諾夫斯基將軍指揮下的新成立的南部前綫，而南部前綫則參加向西追擊德軍。

不過，頓河前綫却負損着消滅被圍德軍的任務。對於這個前綫，全蘇砲兵總司令伏隆諾夫上將，被派為最高統帥部大本營的代表。朱可夫則被調回莫斯科，協同各路軍隊突破列寧格勒以東的封鎖線，以解列城之圍。

羅科索夫斯基的頓河防線，包括六個個別的軍，其中之一，就是羅可夫的第六十二軍。此外，是第二十一軍，在契斯帝烈科夫（Chistilov）將軍的指揮之下；第五十七軍，第六十四軍，在謝米洛夫（Shumilov）中將的指揮之下；第六十五軍和第六十六軍。他們大約在五千萬人以上。和他們對抗的德國第六軍，約包括二十萬戰鬥人員和十一萬成更多的非戰鬥部隊。

在一月第一週之末，蘇軍準備摧毀鮑盧斯的第六軍，於是在一月八日，兩個軍官伴隨着一個喇叭手，持着白旗，臨近了德軍的前哨站。他們帶着一件由伏隆諾夫和羅科索夫斯基簽字的哀的美敦書。俄國人說他們的特使會被用來復槍射擊。德國人則否認會曉得這個事件，但無論如何，他們却無意於接受這些條款，因為鮑盧斯已經從希特勒那裏接到命令，要繼續打下去。在那個最後的日子，希特勒何嘗不曉得他的被圍的軍隊是絕望了，然而只要是第六軍繼續打下去，則他的其餘軍隊就有機會逃回西方。他打算犧牲這一軍去拯救他大部分的軍隊，以爭取寶貴的時間。

當蘇聯的軍官回來說他們會被射擊的時候，伏隆諾夫和羅科索夫斯基又派他們第二次前往，並先派飛機在德軍陣地散放傳單，傳單裏包括哀的美敦書的條款。可是他們又空手回來了，於是在一月十日，蘇軍乃開始總攻。

蘇聯的投降條款，從前曾公佈過，不過，我想它們值得重述一遍，作為這次戰役紀錄的一個重要部

致德國第六軍軍長鮑廬斯上將，或他的助手，以及被圍於斯大林格勒的德軍全體官兵：

由第四坦克軍和派來增援部隊所組成的德國第六軍，自從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來，已經完全被包圍了。

紅軍已經在一個堅固的圍內包圍了這批德軍。一切關於你的軍隊還可以由一個來自南面和西南面的德軍攻勢發出重圍的希望，都已經幻滅了；向前猛進來解救你們的德軍，已經被紅軍擊潰了，而其殘餘，現在則正向羅斯多夫撤退。

由於紅軍的成功，機敏的前進，德國的空運部隊，會供給你以少許的糧食，彈藥和燃料者，正在被迫不斷地轉移其根據地，必須作長距離的飛行才能到達你們這裏。況且，德國的空運部隊，在蘇聯空軍的手裏，於飛機及人員方面，正在遭受着驚人的損失。它對於被圍軍隊的援助，已經無能爲力了。

你們被圍的軍隊，正在處於一個嚴重的地位。他們苦受飢餓，疾病和寒冷。

嚴厲的俄國冬天不過剛在開始。嚴霜，寒風和暴雪，正在方興未已，而你的士兵們，並沒有暖衣的保護，係生活於極端不衛生的狀況之下。

作為指揮官的你，以及所有被圍軍隊的軍官們，應該充分了解，你們已經沒有可能突破包圍圈了。你們的處境是絕望的，繼續抵抗是無用的。

鑑於你們的絕望的處境，並為了避免無謂的流血，我們提出下列投降條件：

所有在你自己和你的參謀部指揮下的被圍德軍，一律停止抵抗。

一切軍隊，武器、裝備和戰爭供應品，由你在一個有組織的方式和良好的狀態之下，移交給我們

我們保證一切停止抵抗的官兵的生命和安全，而在戰爭終結以後，保證他們返回德國或戰俘們所選定的任何國家去。

所有投降的軍隊，將保留其制服，徽章、階級、個人的所有物，貴重物品，以及高級軍官隨身佩帶的武器。

對於所有的軍官，下士和士兵，凡投降者，將供以正當的食物。

所有的傷者，病者、以及患凍瘡者，將予以醫藥治療。

你的答覆，盼於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莫斯科的時間上午十時，用書面的形式，由你的個人代表送到。該代表可乘客車，揭着白旗，沿着康內側線 (Kenny side) 到考特留班 (Kottuban) 車站。

的這路前來。你的代表將於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午前十時，由被投擲的德軍指揮官們，於五六個鐘頭線東南一公里半的B地接待。

假如你拒絕我們關於投降的提議，則我們得警告你，紅軍及赤色空軍將被迫去採取步驟以掃蕩被圍的德軍，而你將負責他們的消滅。

砲兵上將伏隆諾夫，紅軍最高統帥部大本營代表。

德軍中將羅科索夫斯基，頓河前線軍隊指揮官。

在觀察家們看來，蘇軍的提議似乎是一個合理的文件，第一、因為它是一個對於德軍處境的確實描寫，第二、因為毫無可疑，羅科索夫斯基的軍隊儘能執行其威嚇。德國人一天靠着三盎斯半至五盎斯的麵包過活。那就是一天從一片半麵包到兩片麵包。天氣開始冷起來了。德軍的醫藥供應業已用盡。實在的，德國的空運部隊會遭受了嚴重的損失。當我在考泰爾尼科瓦的時候，我會和好幾個在該城上空被擊落的德國空軍人員談話。當他們被俘的時候，全是在他們向被圍軍隊輸送供應品的途中。在包圍的初期，每天會有四百架至五百架的飛機運送汽油，糧食、藥品、軍火及其他裝備品。在十二月初，它們受到了猛烈的攻擊，五十架或六十架在空中被擊毀了。他們喪失了考泰爾尼科瓦附近的及其他靠近該城的飛機場。他們在塔琴斯卡雅 (Tatsinskaya) 失掉了一個大飛機場，在錫茂夫尼契 (Zimo Vichi) 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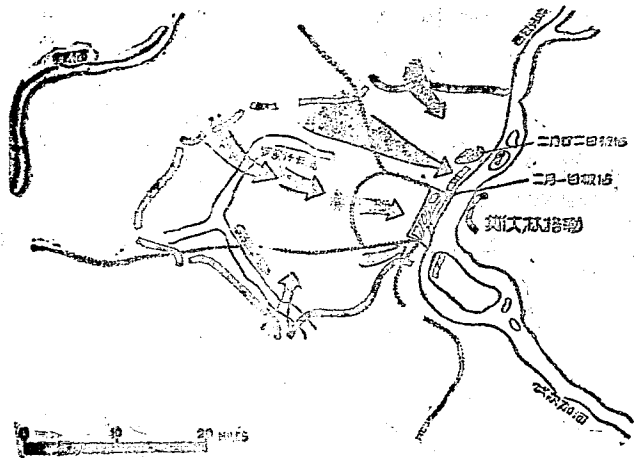
掉了。假大飛機場。在一月初，他們還算幸運，一天尚能保持一〇〇架至一五〇架的飛機運輸，其中有許多被擊落了。和我談話的德國空軍人員，曾從德國急忙飛到於薩爾斯克（Saarlautern）匆促組成的一個臨時機場，該地在考泰爾尼科瓦西南一〇〇英里，約距斯大林格勒二〇〇英里。他們說，他們在沒有戰鬥機保護之下被強迫飛行，而他們的容克五二式運輸機另在前端裝有兩挺機關槍，在機塔上裝一挺標機砲。被圍德軍的情勢竟這般緊迫，他們力圖晝夜飛行，而他們被通知把供應品投於德軍陣地，因為被圍德軍只有一處機場——在畢陶姆尼克（Pionnik）——而已在蘇軍的砲火之下了。

如果在蘇軍的哀的美頓書中會有任何特殊的句子，那就是它允許德國人，假如他們投降的話，在戰爭結束以後，可以到「戰俘們所選定的任何國家去」。很明顯地，「其他國家」關於這一點，將來一定要有所表示。不管怎樣，哀的美敦書並未會得到片紙隻字回答，於是在一月十日早晨，蘇軍開火了。在那天，包圍軍佔領了一個地區，從斯大林格勒向西擴展三十五英里。在其最寬之處，從北到南，則伸展了二十五英里。

羅科索夫斯基係首先從西面進擊，保持他的兵力於從斯大林格勒向西的鐵路線以北。他擊滅了那一部分的德軍陣地，而在一月十三日夜裏，他已經追逐被圍的德軍攻向斯大林格勒，於是德軍乃背向羅索什卡河及恰爾波倫那亞河（Cherblennaya R.）。這是一個多麼可驚的陣地呀！因為現在德軍敗入斯大

稱格勒，而蘇軍則來自西面了。猶憶上年八月，蘇軍會扼守過這個同一的陣地，然而當時，他們却敗入斯大林格勒，而德軍則來自西面。一月十四日，羅科索夫斯基又從南面打擊，突破了恰爾波倫那亞河防線，而同時，其來自西北的軍隊則突破了羅索什卡河的德軍防線。然後，兩軍會師，壓迫德軍更向斯大林格勒撤退，這樣，在一月十七日，德軍乃退向比斯汗加——波爾沙亞——羅索什卡防線 (Peschanokholshaha-Rossoykaline)。

然後，羅科索夫斯



斯大林格勒之戰

基又打擊了，這回是從西北面進攻，並突破了波爾沙亞——羅索什卡這部分的德軍防線，結果，在一月二十四日，德軍幾乎被捲回到斯大林格勒城郊了。在這一天，戰線大略離市區約六英里成一個半圓形。然而蘇軍還不止步。他們利用德軍的混亂，德軍的苦難和糧食的缺乏，晝夜推進不已。一月二十六日，蘇軍在一次進攻中，把德國的守軍切成兩部。一部分

被圍於斯城的南部，另一部分被圍於市區的北部。

一月二十七日，斯大林格勒市內崔可夫將軍的第六十二軍，與羅科索夫斯基的其他軍隊會師，對於被圍的德軍作最後的摧毀。二月一日，德軍的南面那個集團投降了，第六軍軍長鮑盧斯亦在其內，他只是在幾天以前，才被晉陞到野戰元帥的階級。當天夜裏，蘇機散放傳單，上面有鮑盧斯在蘇軍司令部裏被塞開的照片。第二天早晨，北邊那一股德軍也投降了，斯大林格勒戰役由是結束。就是在這個時候，在莫斯科的新聞記者們坐飛機去看斯城廢墟，並和蘇聯及德國的將軍們談話，想要探詢在過去若干星期內，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情。他們發現了一個駭人聽聞的飢餓，寒冷和缺乏軍火的故事。

第十九章 斯大林格勒之戰（四）

新聞記者們在蘇聯所過的投迷人的——一個下午，就是那天他們在斯大林格勒以西像是寂靜的農舍裏，看見了野戰元帥鮑盧斯和被俘的德國將軍們及上校們。兩天以前，砲火業已停止，五個多月來第一次在這一個地方有了和平。但死者尚禁屍沙場。傷者尚待照料。大多數的俘虜，正在向東行進，他們在那裏，將被裝入悶罐火車，作一個漫長而無希望的跋涉，到西伯利亞及其集中營去。在斯大林格勒市內，我們就看見了死屍。聞說，我們曾看見少數受傷的德軍，紅軍還未來得及把他們移走。在一個斯大林格勒的地窖內，躺著三〇〇名德國的傷兵，他們太衰弱而無法移動了。然而走到城市以西，在小農舍中，就是納粹的指揮官們，這些人，過去曾領導德軍進入戰鬥並進入毀滅。我們看見了他們二十三人。

在外貌上，他們和我們在紅軍中所看見過的將領們大不相同。他們的平均年齡約為五十五歲——比普通蘇聯的指揮官要年長十歲或十二歲。他們看來身材較高，態度較嚴，且更放蕩。對於我，他們看來好像畢生拼命生活，拼命打仗，拼命喝酒，拼命遊戲。

倫敦每日快報的小個子郝爾特（Paul Holt），描寫他們很妙。他說，在好萊塢，斯特洛澤姆（Stra-

Von Stroheim) 多年以來就裝拌着去譴刺上次大戰中的德國將領們。這些軍官們很像化裝了的斯特洛海姆。這兒是假飾的單眼鏡、假飾的軍刀，由納粹與威嚴所混合而成的粗魯。郝爾特說，他們是奔出於藍的斯特洛海姆 (Carl von Stroheiming Von Stroheim)，而他說對了。然而在我們大家看來似乎他們的相像僅止於外貌而已。你不能說他們全都堅強而仍欲一戰。他們不是的。你不能說他們全都是熱心的納粹。他們不是的。有些人堅強，有些人則已經軟骨頭了。有些人平靜，有些人則已經神經錯亂了。有些人相信總有一天一個勝利的德軍會來營救他們的。另一些人則曉得，直至戰爭結束，他們已經完蛋了。

我所看見的第一個軍官，是野戰元帥鮑盧斯將軍，他六英尺四英寸高，口角下垂的一張薄嘴，一次神經刺激會癢癢了他的右眼，他右頰的一部分，和鼻子的右側。他戴着一頂灰兔皮的帽子，穿着一件很長的灰外套，除了上將的肩章以外，他沒有勳章或任何徽章。在他的外套上惟一奇異的東西，就是它有一條綠色的柔皮，從肩上一直垂到腰部。當我們要求看他的時候，他從袋裏掏出來，但他並不講話。他恰好站在雲中，頭抬起來。肩筒後挺，他說的唯一的話就是他的頭一個名字「佛烈德利齊」(Friedrich)，和他的年齡「五十二歲」。

站在他後面的，是斯齊米德 (Blasfeld Schmidt) 將軍，他的參謀長，一個短身材，倔強的人

，有一張木然的臉，還有鮑盧斯的副官頭當上校（Colonel Adam），一張大而稚氣的臉，半被豹皮鞋耳所遮蓋。鮑盧斯穿着一雙髒靴，其餘的人則穿着普通的軍用皮鞋——在俄國二月初的天氣，並不够溫暖。

既然未能和這些人接談，我們乃到另一個農舍裏去。那兒一共有三間房子。第一間是由三個俄國的盒子槍手居住着。在左邊那一間房子，是第十四坦克軍團長斯齊利滿（Felmuth Schlemmer）中將，當我們進去的時候，他站起來並脫下他的外衣；還有第六軍衛生處長林諾狄（Oto Rinoledi）中將；第十四步兵師團長杜波伊斯（Durbaix）中將；以及第三七六步兵師團長丹尼爾斯（Aaler Von Daniels）中將。斯齊利滿在他的喉上佩帶着鐵十字的武士十字（Knight's Cross），這是他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得到的，另外還有一種勳章，係以一頂德國鋼盔圖以銀圈，這是因為他受過五次傷而得到的。他曾在波蘭和法國作過戰。林諾狄是一個態度溫和的人，帶着眼鏡，也像斯齊利滿似的，灰色的頭髮。杜波伊斯未剃面，曾很驕傲地告訴我們說，他的師團是奧國的而非德國的。除了鐵十字以外，他還帶一枚新的勳章，係一個卍字繞以金圈，這是上一年對於參加莫斯科之戰的戰場指揮官的賞賜。丹尼爾斯穿着一身短皮衣。當他看見蘇聯導官佩帶着最近紅軍所採用的肩章的時候，他指向它們並說道：「阿起，紐。」（Ach, Neue）。

這些人誰也不肯多講話，他們都說：「我們曾經作戰。我們係受最高統帥部的命令」。

次一間房子是其他四個軍官。其中一個是高身材灰頭髮的第二九七步兵師團長德利勃少將 (Major-

general meritz Von Dredder)。

「你以為紅軍怎樣？」他被問道。

「它打得很好。」他回答說。

「第六軍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用右手作勢。「俄國人來自北面。俄國人來自南面。我們是在中間。我們被切開了。我們沒有軍火，沒有糧食。我們丟掉了我們最後的飛機場」。

「希特勒會命令你們繼續作戰嗎？」

「不。然而當我們被迫放棄了某些抵抗線的時候，鮑盧斯會命令我們停止戰鬥」。

「如果被圍的軍隊能够及時得到命令，它能够打出去嗎？」

「我們能够打出去，但我們從未接到命令」。

「爲什麼？」

「那祇能由鮑盧斯去回答」。

附近的另一間房子，也是滿室的將軍們。其中的一個是拉斯契少將（major-general Raske）。他是南面最後兩股被圍部隊的指揮官。他是一個高身材，灰頭髮的人，說話的聲音很柔和。他的頭髮直向後梳左邊有一小部分。我們問他，關於他現在得到的食物的情形，因為我們先前看見的那位斯齊利滿將軍，曾訴苦說食物既不好，又不足。

斯拉契說他不能訴苦，而別的將軍們同意他的話。另外是一位高聲談話的軍官，他的名字叫阿爾尼姆（Sirt Von Arnim）。一位中將，第一一三步兵師團的指揮官，他的第一個表兄弟於幾個月之後，在突尼西亞被俘了，這位阿爾尼姆是一位瘦人，有一副向右彎曲的長鉤鼻子，一若被壓扁者然。他的鬚後是被剃光了，而在他的胸前是一排勳章。

「你是怎樣得到這些勳章的？」他被問道。

他聳一聳肩膀，作一個不愉快的笑，由第十四克羅爾團長盧德威格上校（Colonel Ludwig）隨聲附和着。這位盧德威格是一個樣子很堅強的中等身材的人，戴着一個單眼鏡。他的臉上被剃到一些刀痕，從其模樣，可以猜想是按照計劃刻上的。

我們問拉斯契將軍，什麼原因會使他的軍隊失敗，何以德軍起初拒絕接受投降條件而後來又投降了。拉斯契從他坐着的桌子上站起來，凝眸窗外雲掩的草原鄉村。然後歪鼻子的阿爾尼姆突如其來。他對

倚在桌子上，他的雙臂摺穿過胸前。

「這個問題提得很壞」，他憤然說，「你們應該問我們如何堅持得這樣長久」。

然而拉斯契却願意按照着自己的方式來回答這個問題。他遲疑了幾秒鐘，然後用一個低沉而思索的聲音說：「飢餓，寒冷和缺乏軍火」。

我相信他說到了真理，但只是真理的一部分。因為還有更多重要的因素促成這個德國第六軍的失敗。其中某些因素是：在德國發動攻勢的初期，提摩盛科的輝煌的撤退方式，保存了其人員和物資以備將來再戰；德軍的漫長的交通線，只包括兩條缺路的供應線；蘇軍熾烈的勇氣，他們寧死不退出斯大林格勒，蘇軍砲兵的優越，蘇軍於開赴前線以前曾經過幾個月艱苦的戰鬥訓練，蘇聯轉移國家這樣一大部份的財富和人力於斯大林格勒的防禦，以及能幹的領導。至於估計當蘇軍計劃其攻勢的時候，十一月初英美在北非登陸對於蘇軍反攻的意義，大概還為時過早。

第二十章

蘇聯與日本

當紅軍第一次被召喚去保衛蘇聯抵抗德國侵略的時候——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那個美麗的夏天早晨——它轉而去應付西方的攻擊，但在東方對於日本，也睜着驚覺的巨眼。當時的世界情勢依然混亂，沒有人能夠確切說出將發生什麼事情。一個國家及其軍隊所能逆睹的唯一事情，就是和侵略國家所成立的國際協定，其效力甚微或一文不值，而對於侵略的最好的防禦，就是強有力的軍事準備。於是莫斯科所能做的，就是集中其大部分的兵力以對抗德軍，並保持一個堅強的掩護力量以監視日本。在戰爭的初期，它會經過許多次不安的時刻。在是年十月末我到蘇聯的時候，俄國人嘴邊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日本人會進攻我們嗎？而假如他們這樣做，美國會來援助我們嗎？

然而如同世界迅即發現出來的，日本人會有一個比侵犯蘇聯遠東領土以響應德國在西方進攻的更野心的計劃。是年十二月，發生了珍珠港事變，日本侵入菲律賓，新加坡，隨後又侵入爪哇和新幾內亞，並威脅澳洲和新西蘭。從彼時起，我猜想莫斯科和紅軍開始呼吸得更輕鬆了。

在那些日子裏，事態迅速發展。十二月十一日，三個軸心國家，日本，德國和意大利，同意不僅要

聯合作戰到底，並且在戰爭勝利結束以後，還要密切合作。然後是一月二日，二十六個國家，在美國，英國和蘇聯的領導之下，保證用它們全部的軍事力量 and 經濟資源以對付它們與之作戰的軸心國家，彼此合作互助，不單獨與敵人議和。現在軸心國與聯合國之間，劃分了最後的陣線。惟一奇異的事實，就是蘇聯和日本還繼續維持外交關係。然而這種情勢，密切地符合於聯合國的偉大的戰略，其推理是：德國是最危險的敵人。蘇聯僅有對德的偉大的戰線，應該用一切力量去援助蘇聯擊敗德國。日本姑且擺在後邊。

惟一的行動足以顛覆這個戰略的，就是日本在遠東進攻蘇聯。這永遠也未發生，一部分是由於英美在西南太平洋及印度的實力，一部分是由於中國繼續抗戰，一部分是由於蘇聯在遠東保持着小而堅強的軍隊。通過這個整個期間，莫斯科在對日關係上，文雅而堅強。它無所取亦無所予。它希望並試圖避免兩線作戰。但它並不匍匐。

我說俄國人在戰爭初期會感覺不安。我確信其如此。不過，在那個第一年的冬天，兩件事情發生，使他們放心了。第一件事情就是珍珠港事變，日本和英美開戰。另一件事情就是紅軍的勝利的反攻，把德軍從莫斯科的門前逐退。

試讀一月八日古比雪夫的「伏爾加公報」(Volga Commune)上的一篇文字。

「日本在遠東戰場上軍事行動中的暫時的勝利，會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由於日本對英美交通線的出其不意的進攻。然而自此以後，在太平洋上所顯現出來的長久而頑強的戰爭中，日本將開始接連失敗並輸掉了戰爭」。

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呢。現在俄國人講話了。幾天之後，我參加在古比雪夫所舉行的一次新聞會議。英美的記者們曾於十二月到莫斯科及前線去過。現在他們回到臨時首都來取行裝，打算在莫斯科久住。

「你們可以在幾天之內回莫斯科去」，蘇聯情報部帶翻譯的發言人洛索甫斯基（Solomon Lozo-
vsky）說。

「可是日本的新聞記者們呢？」一個瘦小的日本人問道，「在十二月即不允許我們去。爲什麼美國人和英國人可以去，而日本人就不能去呢？」

洛索甫斯基很坦白地說：「莫斯科是前線。美國人和英國人是我們的盟友。只有盟友才可以到前線去」。他稍停，「我想像日本的盟友，德國和意大利的新聞記者們，可以得到更大的便利到東京前線去」。

那幾乎擊中了對手的腹部，而假如日本人不喜歡的話，請他們隨便好了。此時，蘇聯正和日本談妥

重訂漁業協定，該協定已經於十二月底滿期了。這是一個舊的協定，據此，日本人有權出一個代價，在西伯利亞沿岸以外的蘇聯領水撈魚。日本人打算把它再續訂五年並減低代價。最後，在三月二十日，經過了許多的爭論，彼此同意續訂一年並較前一年稅價百分之二十。並且，開放給日本漁船的漁區也減少了。

隨着歲月的挪移，蘇聯政府乃日益強硬。一位新的英國大使卡爾由其從前的任所中國抵此。也幾乎立即被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接見。一位新的美國大使斯丹德雷海軍上將也到了。他被斯大林接見。然後來一位新的日本大使佐藤尙武，以代替建川美次中將。然而斯大林却沒有工夫去見他。

佐藤會有一些難熬的日子。他曾被給予一個迅速的短期旅行，到莫斯科去和莫洛托夫談話，但當他在那裏的時候，他却讀到在戰爭期間蘇聯所發表的關於日本的最強硬的社論。那是在四月十三日蘇日中立條約的一週年紀念日，真理報寫道：「被軍事勝利沖昏了頭腦的日本軍閥及法西斯黨徒們，必須了解，他們空談在北面進行併吞的戰爭，將首先對於日本自己造成空前的災害」。該社論，通篇強硬到底。它祇是在於提起東京的注意，假如它願意去和蘇聯維持和平，就得修正它的道路。只是在這篇社論發表的幾天之後，就發生了一個不愉快的情況。四月十八日，美國轟炸東京。會有一架飛機落在伯利附近的蘇聯領土。很清楚地，按照國際法，其飛行員應該被拘禁起來，因為日蘇並未開戰呀。然而我曉得蘇聯

會企圖去漠視這個事件，而只是在莫斯科害怕日本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它才最後公開宣佈飛機曾經墜落，飛行員已被拘禁。這就是當時發生的事情。

在轟炸東京的兩天以後，洛索甫斯基曾在古比雪夫召集一個新聞會議。在那個時候，他曉得，美國大使也曉得，會有一架飛機墜於蘇聯領土。新聞記者們却不曉得。

但在開會的時候，却有好幾個美國的記者，純粹出於好奇心，會問洛索甫斯基道，假如一架美國的飛機墜於西伯利亞，又將如何。當時會有日本的新聞記者們在場。

「這個問題是荒謬的」，洛索甫斯基很鋒利地回答。「並沒有飛機落在我們的領土呀」。

「我曉得」，一個美國人說，「但我願意知道究竟怎樣」。

「我告訴你」，洛索甫斯基說，「並沒有飛機降落呀」。

「是的」，美國人說：「我方才問你的是一個假定的問題。你不能給我一個假定的回答嗎？」

洛索甫斯基向室內環視。他看見日本人到場了。他開始懷疑是否美國人知道了個中消息，或他只是開一個假定的問題。最後，他轉變了題目。然而洛索甫斯基和蘇維埃政府却得到了結論，認為當日下午這個消息就要洩露。他們認為其利害得失，關係重大，結果是在日暮以前，蘇聯的國家通訊社塔斯社乃宣佈美國的轟炸機會墜於伯利附近，其飛行員已被拘禁。許多月以後，一個洞悉個中情形的人會告訴我

說，在宣佈這個事件之前，蘇聯政府不僅有意於釋放其飛機及飛行員，且已爲美國飛機再加燃料，俾能繼續飛越中國。

當我在這次會議的一年以後離開蘇聯的時候，那五位美國飛行員仍被拘禁。起初他們是住在莫斯科東南的奔薩（Penza），但當德軍向斯大林格勒推進，奔薩受到威脅的時候，他們又被移到烏拉爾山喀馬河（Kama River）畔的一個小村。他們有自己的房子。在該地他們是唯一被給予鋼琴的。有好些次，美國的官吏們曾被允許去看望他們，並帶去報紙，雜誌，藥品和其他的供應品。自然，飛行員們並不願意住在那裏。他們太寂寞了。他們願意回家。但俄國人却害怕釋放他們引起來與日本人之間的真正麻煩。我不曉得這些飛行員今天是在哪裏。或許他們是在蘇聯。或許他們已經被允許回美國去了，有一件事我可以確定，即當蘇聯政府敢於釋放他們的時候，他們將被釋放。而如果是他們尚未被釋放，那麼其爲期也不遠了。

在拘禁美國的飛行員以後，有一段期間蘇日關係風平浪靜，但同時美國取道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亞，卻正在建築一條對蘇的供應線。這是一樁困難的問題，需要重大的外交折衝。美國政府進行得很快，而在蘇聯敢於接受的許久以前，即處在一個取道阿拉斯加予蘇聯以重大援助的地位。俄國人在其自己的對日交涉中，仍然強硬，但他們却依然懼於做任何足以使日本人認爲是一種戰爭行爲的事情。

在那年夏天，當俄國人正在被迫退還斯大林格勒的時候，某些方面相信日本總要進攻了。彼時它在西兩太平洋上會沒有動作。它也未進攻印度。它在中國的任何地方也未進攻。有些報告說——我相信大部分是來自重慶的——僑滿洲國的日本關東軍正在準備越過西伯利亞邊境。大約就在這個時候，美國派遣其陸軍航空隊的布萊德雷少將（major-general Telford E. Bradley）赴莫斯科。他的飛機的隨員，包括好幾個西點學校的畢業生，均屬各項專門人才。我相信如果日本在遠東進攻，則布萊德雷的使節團將幫助美國越阿拉斯加而援助蘇聯。然而日本終未進攻，俄國人坐而不動。

後來威爾基來到蘇聯。我想一般人都不曉得，他所完成的事情之一，就是說服斯大林開放西伯利亞，好使美國的援助能來自阿拉斯加。直至那時，斯大林還害怕經過那條路線用飛機來輸送，將為日本人所不能容認。

從彼時起直至一九四二年年底，平靜無事，當時蘇軍又採取攻勢，這回是在斯大林格勒以西；美國人和英國人則正在把德軍和意軍逐出北非，而美國人和奧大利亞人則在西兩太平洋上對於日本人施以壓力。從此以後，紅軍便很少憂慮日本在遠東進攻了。

任何外國人都不可能適當地議論在戰爭的頭兩年內，蘇聯遠東紅軍究竟有些什麼。在莫斯科，我們曉得西伯利亞的兵力是很雄厚的，但我們也曉得，它有許多師團已經被調到西方對德作戰去了。不過，

它會爲應付戰爭而組織起來。它自己有一些生產戰爭物資的工廠。它種植基礎它自己用的糧食。蘇聯在實施使蘇聯工業化的五年計劃過程中，蘇聯政府會努力去在西伯利亞創立一個差堪自足的工業區域。其目標之一，就是建築工廠，以供應其遠東的軍隊。上至工業中心馬格尼多高爾斯克（Magnitogorsk），係在一個蘊藏着上等鉄礦的地區。它包括鼓風爐，碾鉄廠，以及其他的煉鋼廠，全部由鉄路和庫什涅齊克盆地（Kuznetsk Basin）相聯結着，而庫什涅齊克則有世界上最大的煤礦，巨大的動力廠被建設起來，還有煉銅廠、化學廠、汽車廠、拖拉機和機器工具廠。新的產油地區被開發了。不過，凡此大部分都在西部西伯利亞。更向東去，接近日本控制下的偽滿邊境，則當地的環境不宜於作巨大的發展。少數的煉鋼廠被建立起來。如幾個煉油廠也建立起來。然而在這個區域，政府却改善了其運輸系統。

結果是，遠東紅軍擁有一個很好的供應根據地，雖然大部分生產出來的軍火，都被運去供應其在西方和德國作戰的軍隊了。爲應付日本的進攻，假如這個進攻到來的話，蘇聯最高統帥部會組織了兩個指揮區。一個叫做「遠東前線」。其指揮官是阿班納森科軍長，他的司令部是設在伯利。在他的管轄之下，有大港海參崴，但海參崴却易於受日本的進攻，而難於防守。伯利，更向北邊，是一個更好的作戰根據地。另一個指揮區是「外貝加爾前線」，司令部設在伯利以西許多英哩的赤塔。每個前線都有其自己獨立的空軍。

阿班納森科有一個更困難的指揮。他的軍隊遠離烏拉爾工業中心，並且他還警衛着外西伯利亞的鐵路。此外，他還控制着轟炸日本的空軍根據地，假如它進攻蘇聯的話。在紅軍中，他被認為是一個優秀的軍官。他身材短小，頭剃得光光的，綽號「怪力士」(Hercules)，一八九〇年生於頓河附近的波拉道爾斯卡雅(Platorskaya)。他不是「青年將領」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曾在沙皇的軍隊裏服役，起初是一名士兵，後來是哥薩克騎兵隊的一名伍長。他和許多別的紅軍將領一樣，曾參加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最初，在內戰時期他率領一支游擊隊；然後他加入了布丹尼的騎兵第一軍，最後他成爲一個師長了。據說阿班納森科自己曾用馬刀殺死了二百個敵人。

近年來他曾指揮過好幾個軍區。過去有一次，他曾率領他的軍隊在俄國，阿富汗和印度之間的多山的帕米爾高原紅軍，不久以後他寫一本「高山戰術」(Tactics of Alpine warfare)。一九三九年，他根據德軍在波蘭的作戰經驗，曾寫一本小冊子名爲「側背打擊論」(Crushing Flank and rear Blows)。在他手下服務的軍官們，認爲他是一個堅苦卓絕的指揮官。他很少在司令部裏，經常地出外作出其不意的巡察，對於無能的人或懶惰的人，鐵面無情。多年以來他就是一個黨員，一九四一年他被選爲重要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他也是最高蘇維埃的一員。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十月革命紀念日，當他駐在伯利時，阿班納森科將軍曾在他的地區作一次軍事演說，還要算是蘇聯歷史上，蘇聯最大的軍事

事感開了。在他的面前，通過了成千成萬的配以現代武器的有訓練之師。俄國人曾發表一個參加檢閱的機械化裝備的簡短報告，泰然地讓日本人來聽聽這次示威。阿班森科手下的官兵，從前都會打過日本。事實上，我在蘇聯無論走到什麼地方。我似乎都可以遇見一些人，他們過去在德國入侵以前所發生的無數次邊境事件中，都會打過日本人。他們有些人在紅軍中已經居於高級指揮官的地位。此外則是航空員。坦克軍官，步兵。紅軍中有許多人曾學習去打日本。

對於一個美國人或別的外國人，很難了解一個俄國人對於一個日本有何感覺，然而歷史却告訴了事實的真相。該兩國五十年來就是敵人。

一八九八年，沙皇俄國會從中國擷取了遼東半島，這使它在黃海上控制了暖水的太平洋港口旅順。然後在一九〇四年二月九日，日本艦隊也像進攻珍珠港那樣突然而奸詐地進攻旅順港，這引起了一九〇四——〇五年的日俄戰爭，結果是俄國戰敗。根據普次茅斯條約的條款，日本不僅取得了旅順港，並且獲得了朝鮮，以及俄國的南庫頁島。第二次日俄的衝突是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當時日本，美國和英國會佔領了海參崴及其他的俄國遼東領土，俄國革命者永遠承認這是一種反對他們的行動。美國會派出了九，〇〇〇軍隊，但在一九二〇年春天即從俄國領土上撤退了。美國軍隊的司令官格雷威斯將軍（

General William S. Graves）後來在他的「美國的西伯利亞冒險」（Ameri Ca's Siberian Adv

noture) 一書中曾寫道，他永遠也不能十分深切了解，我們的干涉是爲了什麼。無論如何，我們於一九二〇年撤退了。然而日本人，他們先同意只派七〇〇〇軍隊到西伯利亞去，實際上竟派了七，二〇〇〇以上的軍隊，直到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才撤退。不過，他們還留在庫頁島北部，其南半部則已經根據齊次茅斯條約由他們取得了。

一九二五年，一部分是由於美國的壓迫，一部分是由於英國廢棄了一九〇二年的英日同盟，日本發現它自己在遠東已經無從干擾俄國人了。於是外交關係開始，日本人並從北庫頁島，撤退。自此以後，日蘇的關係比較正常，然而根本的摩擦和衝突却經常存在，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入滿洲以後，藉口於蘇聯援助中國而煽動衝突。從彼時起，兩國互不信任，彼此都相信對方正在變成遠東的強大國家。日本人進入了滿洲，或「滿洲國」，如同現在所稱呼的。日本強迫蘇聯賣掉了其利益攸關的中東鐵路，該路由赤塔經過「滿洲國」到達海參崴。日本更企圖染指外蒙古。蘇聯方面則努力去開發其遠東富源。它建立起來其獨立的遠東紅旗軍。它晝夜巡邏其漫長的國境。它堅持外蒙古的獨立。它繼續向正在對日本抗戰的中國售賣軍火。

在隨後的衝突中，會有無數次暫短而流血的邊境事件。有些會列入世界的新聞。另外有些則無聲無息。最後，情勢竟演變至此，一九三八年兩國迫近了戰爭，雖則彼時雙方都不願宣戰等。在那年，於蘇

參戰以來的哈桑湖畔，曾有一次重要的戰鬥。一九三九年，在外蒙古邊境更有一次大的戰鬥，雙方都參加了許多師團。

紅軍於這些起伏不定的戰鬥中會學習了許多東西。在一九三九年的諾門坎戰鬥中，係由朱可夫元帥指揮蘇軍，他不僅從外蒙古境內逐退了日本的第六軍，而且他還進而包圍並摧毀之。在他的下面，有許多紅軍的人員後來在西方對德國作戰。俄國人曉得這些戰鬥，他們並深深地意識到兩國的利害衝突。當我在蘇聯的時候，我未曾遇見過一個軍人或平民，他們不憎恨日本人的，如同美國人在珍珠港事件以後憎恨他們一樣。可是，在德國侵人的頭兩年內，我所知道的唯一事情，就是蘇聯不願意對日作戰。日本是一個敵人，但蘇聯已經有一個強大的敵人與之抗爭，在一個時期有一個敵人也就够了。很珍貴地，蘇聯的對日政策卒為英美所接受，它們也認承德國是一個更大的危險；應該先擊敗之。

隨着戰爭的進行，在日蘇關係上將隨時發生問題。然則在戰爭的晚期，日本人由於恐怖，絕望或昏亂，會向蘇聯的遠東領土進攻嗎？如果他們進攻，他們將能够佔領海參崴及其鄰近地區，但我揣測，紅軍在一個初步的撤退之後，就要回來，而回來得很強烈，如同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一樣。或者，蘇聯將聯合美國，英國及中國，於德國被擊敗以後，將最後地擊潰日本嗎？蘇聯擁有直接攻擊日本能根據地。日本的城市是處在蘇聯遠東領土的輕易的轟炸半徑以內。

我猜想，當蘇聯於英美軍隊在歐洲大陸上獲得了立足點的某些期間以後，有機會去加強其遠東軍隊的時候，蘇聯將和日本作戰。不是爲了美國或英國的利益，而是爲了蘇聯自己的利益。蘇聯有許多舊賬與日本去算，而紅軍將能夠清算它們。

（全書完）

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譯起，十二月三日譯畢。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940.3

分類號數.....

255
2450

登錄號數.....

032961276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初版

實價國幣

元

(外埠另加郵匯費)

蘇聯的軍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者

美國。卡爾

譯者

關夢覺

發行人

金長佑

總發行所

重慶。鄒容路四十號

五十年代出版社

十

分發行所

西安。成都。蘭州
重慶。成都。西安

五十年代出版社
聯營書店



的軍隊